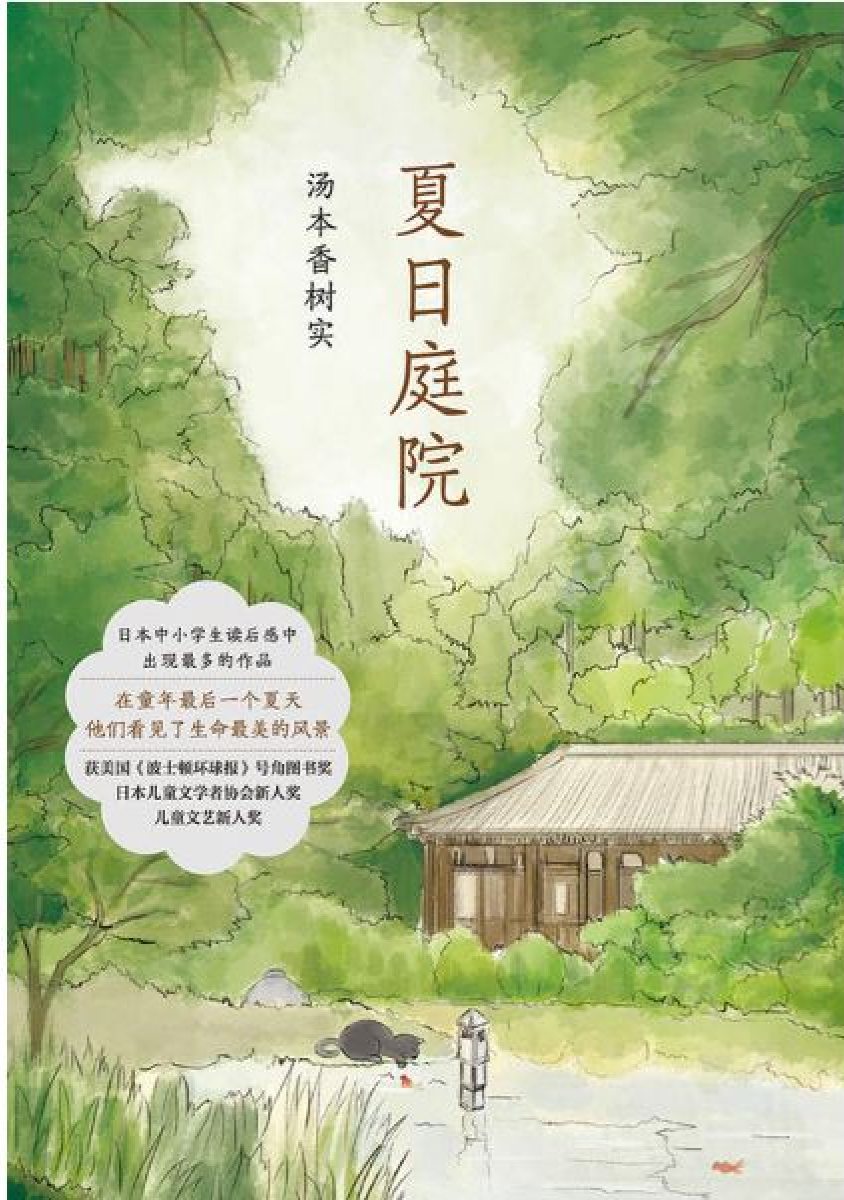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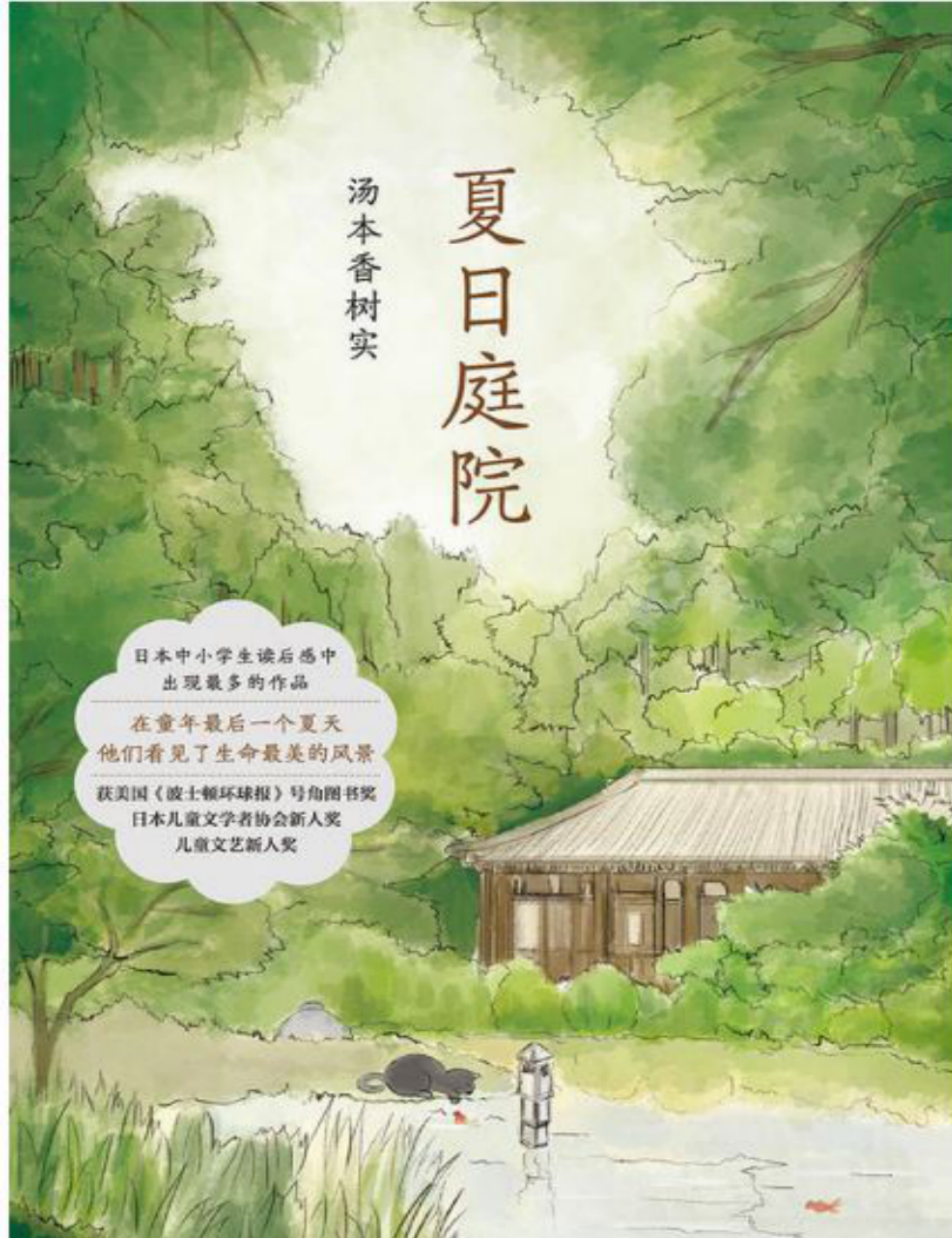

夏日庭院
汤本香树实
日本中小学生读后感中
出现最多的作品
在童年最后一个夏天
他们看见了生命最美的风景
获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号角图书奖
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
儿童文艺新人奖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夏日庭院
汤本香树实
日本中小学生读后感中
出现最多的作品
在童年最后一个夏天
他们看见了生命最美的风景
获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号角图书奖
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
儿童文艺新人奖


夏日庭院
汤本香树实
日本中小学生读后感中
出现最多的作品
在童年最后一个夏天
他们看见了生命最美的风景
获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号角图书奖
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
儿童文艺新人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庭院/〔日〕汤本香树实著；金晖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6

ISBN 978-7-5442-8268-0

Ⅰ．①夏… Ⅱ．①汤…②金… Ⅲ．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149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6-044

夏日庭院
〔日〕汤本香树实 著
金晖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褚方叶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268-0
定　　价 35.00元

作者：[日] 汤本香树实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译者：金晖

出版年：2016-6

页数：192

定价：35.00

装帧：精装

ISBN：9787544282680

目　　录

＜夏之庭＞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翻译手记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后记

＜夏之庭＞内容简介

《夏日庭院》是作家汤本香树实的代表作。

在童年最后一个夏天，三个孩子偶然遇见一位孤僻的老人，开始默默观察老人的生活。

出乎意料，老人随之走出孤独颓废的日子，开始打理荒废的院子。孩子们也变成帮手，一起在夏日的庭院里种满大波斯菊。老人在茫然的孩子身边扮演了父辈的角色，教他们除草播种，对他们倾诉昔日犯下的错。

老人最后因为年迈，平静地离开了，少年们首次体味到了成长之痛。那年夏天，他们看见了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夏日庭院》文笔清新动人，充溢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产生的美，是日本中小学生读后感中出现最多的作品。每一个孩子都从中体悟到成长的意义，从此不再畏缩恐惧，不再犹豫彷徨。即使是大人，看过也会潸然动容，想起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作者简介

汤本香树实，作家、编剧，1959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音乐大学作曲专业，从学生时代开始撰写歌剧剧本，师从寺山修司。处女作《夏日庭院》获日本儿童文艺新人奖，被译成十多国文字，改编为电影和舞台剧，并出版《春天的风琴》《白杨树之秋》《西照之町》《魔女与森林的朋友们》等。新作《岸边之旅》由导演黑泽清搬上大银幕，获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导演奖。

翻译手记

我的第一次关于死亡的间接体验发生在小学四年级，那年我11岁，恰巧与书中三位小主人公的年龄相仿。也是一个阳光斑驳、蝉鸣四起的初夏，中午放学后，我在学校正对面的同学家门口看到了一张白色的讣告，那是一个并不常见的姓氏，而那天，好友没有任何预兆地在班中缺席了。我隐约预感到了什么，紧接着就在楼下看到了被大人搂在怀里的小小的她，那样柔弱而无助。后来我在她家见到了一张至今都让我无法忘记的照片，黑色的相框里是一张清瘦的脸，头发些许灰白，两只眼睛透着睿智的光，嘴角微微上扬，笑容和蔼可亲。那以后的二十几年里，每隔几年，这张脸就会异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惊异于生命的不可思议，作为一个根本没有见过几次面的陌生人，从来没有谁如此长久而深刻地存活于我的记忆里。这让我意识到，人在年幼时的生命体验往往会留下如同刀刻般无法磨灭的痕迹。当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被死亡的气息笼罩之时，那种感觉是混沌而坚硬的，我只知道发生了极其不同寻常的事情，却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将意味着什么。于是整个人也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不晓得该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那些日子，我只是把好朋友带到家门口的公园里，让她坐在儿童转椅上，默不出声地推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讲一句话。虚空也好，无力也罢，作为一个少不经事的孩童，这无疑是种太过沉重的体验，一时间反而让人觉得轻飘飘的，无处安放自己杂乱的内心。

由于自幼长辈缘淡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去世并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心理冲击。成人以后，最直接和刻骨铭心的死亡体验是在我30岁那年，与父亲共同经历了一场长达四个月的生死诀别。我的身心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摧残，不忍回首。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书架上多了一些与死亡相关的书籍：《恩宠与勇气》、《你可以不怕死》、《西藏生死书》、《活出意义来》等等。

在我遇到我的Mr.Right之前，尽管身边的人不乏经历过至亲的离

世，可是从来没有任何人与我认真谈论过这个话题。死亡两个字是长辈口中避而不谈的禁忌，同龄人中能够深入探讨的机会亦少之又少。在死亡教育的课题上，我的Mr.Right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导师。我至今感谢他的陪伴与分享，他对生命的认识和对死亡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开始思索这个生而为人谁都无法逃避且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向死而生。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或许早已成为国人习惯性的逃避借口，而邻国的日本似乎更能对此泰然处之。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岛国从来不缺毅然自绝的文人墨客，也诞生了这样一部评价颇高、以死亡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我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时常为作者巧妙的构思而叹服，时而又勾起了我年少时的种种回忆，不止一次引起过共鸣。我曾经这样设想，如果自己在少年时代读到过这样一本小说，不知道会对死亡持有何种态度，又会如何影响我的一生呢？是的，我们试图了解死亡，探寻生命的出口，最终不过是为了明白如何生。这是一根绳子的两端，系在一起，方能将问题与答案连接，成为一个闭合的整体，才有可能将人生最大的悬念迎刃而解。我认为，这才是本书作者最想传递给读者的东西。学者陈嘉映曾经说过，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死亡赐予的。失去了死亡的底色，生命会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十几年前，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论文写的是志贺直哉的小说《在城崎》，或许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文学作品中的死亡题材有所感悟，愿意去思索和理解，并且试图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验证某些东西的存在。十几年来，这个过程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让我愈来愈清晰地知道自己应该为何而生，如何过有意义的人生。

在我翻译完这本小说的一个多月之后，我与那位三十年来友情历久弥新的好友一起去日本旅行。当我们漫步于和歌山县的高野山，走在奥之院通往弘法大师御庙的参道上时，身旁是千年不朽的参天古树，我们为之深深震撼而又默然无语，内心的澎湃与悸动想必同样存在而不可言说。这是一个生与死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却又时时刻刻能够让人感受到来自生与死的召唤的地方。每往前走一步，这触动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一分---与我在翻译本书时的感受何等相似，如此深切、亲近，而无法割舍。这就是我想将本书翻译出来，并且和你们分享的理由。

十月初的高野山，夜间已寒气逼人，人迹亦罕至。从奥之院回宿坊的路上，走在我们前面的是同样暗夜行路的一家四口。天上的街市闪烁着无数的明灯，孩子们发出兴奋的欢呼，在父母的陪伴下一路轻松愉快地行进在深夜的墓地里。这是一个相当奇妙的时空，竟然让人忘了本该存在的恐惧，留在心中的只有默然感激的爱、运、恩、缘。

感谢赐予我生命的父母，陪伴我成长的挚友，以及让我经历爱与被爱，懂得为何而生的伴侣和孩子。希望有缘看到本书的大小朋友们都能够从中受益。唯此薄愿，长久以持。

第一章

每到六月，雨就下个不停。今天也不例外。游泳池的开放日被延到明天。我茫茫然地看着窗外的「鬼叶」。那如南瓜大小的「鬼叶」，活像人的手掌那样，伸到了二楼教室的窗外。每下完一场雨，那叶子就会变大一些。记得在寒冷的冬季，叶子一度全都枯干掉落，没想到，春天一来，他们就跟着复活了，而每到夏天的脚步逼近时，这些鬼叶子真的就会像鬼魂那样，悄悄地伸出他们的身子。

二年级时，我偷偷地为这些鬼叶子取了「鬼叶」这个名字。那时，我的个子并不高，还没到被人取笑为「黄瓜」的地步，另外，我的大门牙也还没换，不像现在，大大的门面，一看就像是大人的牙齿。换句话说，那时的我，还是个可可爱爱的「小孩子」。我会因为营养午餐难以下咽而烦恼不已，看到六年级的用手打棒球，就会觉得他们酷毙了，甚至，会因此而怕他们三分。

曾经是个二年级小毛头的我，如今则在为一些新的发现感到兴奋不已。那时的教室，就在这间教室的正下方，我每天早上一进教室，一定要先仔仔细细地检查「鬼叶」。「鬼叶」趁着半夜没人时偷偷变大，我想，它在黑暗之中，一定是像万圣节的南瓜那样，会露出它的眼睛和鼻子。而这些鬼叶如果长到二楼教室的窗口，是不是就会有什么怪事发生？……我常常一边想一边探出头来看看二楼的教室，没想到，如今我就坐在这个教室里面。我已经六年级了，不过，怎么看，都没有我当年眼中所看到的那股酷劲儿。

看够了「鬼叶」，我回过头来看看教室。胖山下已经有三天没来学校了。如再加上礼拜天他也没去补习班考试，我们就整整四天没见面了。

山下就坐在我的斜对面。我可以瞄得到他放在抽屉里的漫画。万一被老师看到了，势必要被没收的。不过他这家伙就是这样。常常少了好几根筋。

「喂，木山。」

惨了，被点到名了。我慢慢吞吞的站了起来。

「你说说看。」

「嗯……。」

「说话啊。」

坐在我后面的河边，戳了一下我的屁股。

「圆的。」那家伙偷偷地打电报给我。

我照着说：「圆的。」

「嗯。然后呢？」

「没有角。」河边又偷偷地告诉我。

「没有角。」

「好。圆圆的，没有角。换句话说，就像我这样喽。嗯？」老师对着我问。我愣在那边，无言以对。

「是谁呢？」

是谁呢？河边没有告诉我答案。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圆圆的没有角，指的到底是谁呢？

「德川家康。」

教室里，所有的人都笑得人仰马翻。

「笨蛋！你以为这是什么课？」

「啊？」

「圆圆的没有角，是地层中的那些小石子的特征。你在发什么呆啊？」

去他的，我被耍了。我在同学的窃笑声中，畏畏缩缩地坐了下来。哼！都是山下害的。我伸长了脚，动了几下山下的椅子，尽可能地把他抽屉里的漫画遮住。河边戳了戳我的背。

「干嘛？」

「你知道山下为什么没来上课吗？」

「为什么？」

「听说是他的祖母死了。住在乡下的祖母。」

「真的？」

我根本不知道山下有祖母。虽说，谁都有祖母，但是我从来没听山下那家伙提起，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家在乡下。

「我妈说，他去参加丧礼了。」

「哦。」

「你有没有参加过丧礼？」

「没有。」

「我也是。前一阵子，我们那栋公寓有一位老爷爷死了，我妈在守灵的那个晚上去了。」

「你也很想去？」

「我不是想去，只是……啊！好痛！」

「河边！木山！」老师吼了起来。

河边被老师的粉笔打中，他把眼镜扶正，揉一揉前额。

「你们在聊什么？站起来！」

第二天，山下出现了。一早，我在学校的正门，发现那家伙的背影。

「喂！胖子！」

我才喊完，就觉得自己说溜嘴了。不出所料，那家伙回过头来时，显得无精打采。他那一向闪烁不定的小眼睛，今天看起来却黯然无神，甚至连我大声喊他「胖子」，他也都无动于衷。我开始感到抱歉。毕竟，那家伙刚刚才从「丧礼」回来。

我们静静地穿过校园。我是不是该说点安慰的话呢？可是，要说什么好呢？

「喂！胖子！听说你的祖母死了？」

原来是河边这个笨蛋。那小子从二楼的教室窗口伸长脖子叫道。那家伙说话都不经过大脑，甚至，从来都不用大脑。

山下先是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马上用很大的声音回道：「嗯，是啊，是啊！」真有精神。我完全不晓得山下的心情。他在想什么啊？河边这个人不用大脑还情有可原，但山下怎么搞的？祖母死了，竟然还说

「是啊，是啊！」

说真的，我实在不太能理解。我不曾参加过丧礼。我的祖父是在我出生前死的，总之，我完全不能体会，当周遭有人死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只怪河边把身子伸得太出来了，在惊险之余，他的宝贝眼镜从二楼的窗口掉了下来。那家伙是一旦少了眼镜，就没有办法走路的人。就在他摸着门边走时，杉田和松下过来嘲弄了一番，结果，河边哭了。

河边的妈妈来学校把河边接回去，因为河边的早退，我也就打消向山下询问丧礼的那个念头。因为，我真的不晓得要如何开口。山下看起来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两样，体育课他照样不会倒立，国语课他还是老念错字，自然课则把实验标本弄坏。虽然如此，我还是看到他有时会心不在焉地盯着墙壁一直看，还有，中午的营养午餐，即使是那家伙最喜欢的炒面，也不见他再添一碗。

补完习，我们像往常那样，坐在昏暗的公车亭里，一边吸着从肯德基炸鸡店那儿买来的饮料，一边等车。本以为河边不会来的，但他却戴着新配的眼镜出现了。是个圆圆拙拙的银框眼镜。河边的脸型都变了，看起来像个没有眼睛的外星人。

「那丧礼，怎么样？」河边问道。我说嘛！河边一定是因为想知道丧礼的情况才来的。

「什么怎么样？」

「好玩吗？」

「怎么会好玩呢？」我说：「虽然我也不清楚。」

「嗯。」山下回答：「一点也不好玩。所有的人都穿黑色的衣服，念经念个不停，好烦。叔叔伯伯们只顾喝酒，妈妈们又都好忙。小孩子的年纪又都比我还小，那些小鬼，开口闭口就叫我胖子。」

「我们也这么叫啊！」河边露出他的牙龈，诡异地笑着。一个戴着厚银框眼镜的家伙，在这个阴暗的地方发笑，让人觉得怪恐怖的。

「如果你不认识的人这样叫你，你会怎样？」

「说的也是。」河边收起了笑容。

「丧礼本身实在没什么。不过……」山下吞了一口口水：「人死了要拿去烧。尸体被送到火葬场，连同棺材放进一个好大好大的炉子里，然后，碰！门就关起来了。一个小时以后……」

「一个小时以后？」我的身体往前倾。因为，山下的声音越来越小了。

「变成了骨头。身体全被烧光，只剩下骨头。白白的，碎碎的。就那么一点点。」

「要烧一个小时啊？」

「嗯。」

「一定很热，火一定很大。」

山下想了一下，说：「有一个好大的烟囱，不过，只冒出一点白烟。我爸爸说，现在都用电器来烧，所以不像以前那么多烟。现在都是靠着时间，慢慢地烧。」

河边的脚开始不停地抖动。通常，这都是危险的讯号。这家伙只要一抖脚，就表示有一颗定时炸弹即将爆发。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轮流用筷子把骨头挟到骨坛里。」

「用筷子挟？」

「对。然后就结束了。」

就这样结束了？可是……。

「你有没有哭？」我问道。

「没有。」

「他是你祖母，难道你不会伤心吗？」

「可是，从我很小开始，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这跟陌生人还不是一样。」

「说的也是。」

「我从来都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好远。」

话说回来，我也好久没和爸爸那边的祖母见面了，我都快忘了她长什么样。

「我问你们，」山下吞吞吐吐地说：「你们有没有看过死人？」

「呵，哪有可能呢？」河边说完，就陷入沉默。我这才发觉，我连作梦都没有想过山下会看过「真的死人」，即使在我知道他去参加丧礼时，或是在他和我们谈骨灰时，我也都没有做过这样的联想。

「你看到了吗？」

「嗯。」

山下两眼一直盯着我不放。原来，这家伙一整天神情恍惚，就是为了这个。

「我们要一起把花丢到棺材里去。就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河边镜片后面的眼睛亮了起来。「怎么样呢？怎么样呢？怎么样呢？你快说呀！」河边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他开始毛毛躁躁地用鞋跟顶住地面。

「也没什么……。」山下接着说：「我看到她的耳朵和鼻子，都被棉花塞了起来。」

「用棉花把鼻孔塞住！为什么呢？」河边又开始抖脚了：「用棉花塞住耳朵和鼻子……用棉花塞住耳朵和鼻子……」

「河边，你可不可以闭嘴！」

河边不再出声。但脚却抖得更厉害了，连我们坐的那张椅子，都发出了嘎嘎的声音。

「我学大家，把菊花丢到棺材里。于是……」

坐在一旁等车的欧巴桑，露出奇怪的表情看了看我们。我用力按了按河边的肩膀。

「花瓣散了开来，纷纷掉到祖母的脸上。刚好有一片掉到她的鼻尖。」

不知怎的，我觉得那花瓣是黄色的。

「我心想，要帮她把那片花瓣拿开。可是，因为害怕，根本不敢伸出手来。就这样，棺材被盖起来了。然后，有人用石头槌呀槌的，钉上钉子……」

「……什么啊，就这样？」河边说完，又有气无力地说道：「什么跟什么嘛！」河边嘴里这么说，我却听到他的声音在颤抖。

「河边，你少罗唆。」我凶着脸说。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恶梦。」山下说到这儿，就沉默下来。

「恐怖吗？」

「嗯……我们家有一个好大的老虎填充玩具，对不对？」

「嗯。」

「小时候，我常常和它玩摔角。」

我本来想说，你现在也还在玩吧，不过，我没说。

「在梦里，我和这只玩具老虎在玩摔角。可是，我突然发现，和我玩的，不是填充玩具，……是祖母的尸体。」

「呜哇哇哇！」

河边像喷火一样的笑声，打断了山下。山下瞄了河边一眼，然后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继续说道：

「她简直跟填充玩具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反应。就连我踢她，她也只是扭成软软的一团，不会喊痛。换句话说，是个物体。」

「物体？」

山下点头说：「当时我吓坏了。」

其实，连我也听得毛骨悚然。这是我不曾有过的感觉，就算在电视上或漫画里看到一些打打杀杀的镜头，我也不曾像今天这样害怕。

「人死了，会变怎样？」我说：「全都结束了？……还是……。」

「我觉得有鬼。」山下咬了咬下唇说道：「只是，我一直以为，鬼……应该是很轻很轻的。可是……」

「可是什么？」

「我现在认为它们一定很重很重，像装满沙子的沙袋那样重。」

如果，像山下说的那样，死去的人只是一个物体，那么，鬼也是物体喽。没有没有灵魂，可以用重量来表示它们。……就像盐、收音机、皮包那样。我可不想去看一个站在体重计上的鬼有多重。连鬼都有重量，那这个世界不是没救了吗？

「我真的好害怕。早知道，我就不去参加葬礼了。」山下嘀咕完这一句，用球鞋的前端踢了一下地面。

突然，河边像将军那样挺直了身体。他把邻座欧巴桑的手提袋抱在怀里，再倒退几步。然后，这家伙像个白痴似的，一边笑一边叫道：

「我是不死之身！」

接下来有一阵子，我们都不再提山下祖母的事了。山下又恢复他原来的样子，河边自从在公车亭「发作」过后，变得话少一些之外，大致上并没有什么改变，看来，丧礼一事，已经被淡忘了。

就在河边戴新眼镜来的那一天，他要我和山下下课以后，到他家公寓前的停车场等他。

「干嘛？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河边看起来好兴奋，我则有种不祥的预感。

「嗯……，大马路的旁边，不是有一间书法教室吗？」

「嗯。就在岸根庄嘛！」

那一带，都是一些老房子，而且都是木造的平房。这当中有几间看起来实在不怎么样的小房子，是专门租人的。

「那间书法教室的隔壁的隔壁，住着一个独居的老人喔！」

「真的？」

河边用充满期待的眼神，轮流看了看山下和我。我在猜，山下大概和我一样，有着不祥的预感，因为，他从刚才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

「然后呢？」我问。

「什么然后呢？我听我妈和隔壁的阿姨在说，那个老人大概快死了。」

我搞不清楚河边到底想说什么。

「木山，你不是没看过死人吗？」

「嗯……啊啊。」

「我也一样。」

「那你想怎样？」

「我在想，」河边睁大了眼睛。那样子看起来好恐怖。他说：「如果有一天，独居老人突然死了，会怎样？」

「会怎样？你不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看吗？」

会怎么样呢？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即使有遗言要说，也没有人听得到，那，那些话不就只能在屋内飘荡，然后，消失在空气里吗？就算他说「我不想死」、「我好痛苦」、「好痛」、「我不甘心」、「我是幸福的」，说了不是等于没说吗？

「可以在那里发现死亡。」

「啊？」

「在那里，发现老人独自死亡的情形。」

「谁去发现？」

「当然是我们罗！」

「我吗？我要回家了！」山下陡地叫道。没想到，河边迅速地抓住山下的衣领，不让他走。

「你不能不在。只有你看过死人。」

「不要不要不要！」

「听好，我们要一起监视这老人。他是不是快死了，山下会最清楚。」

可怜的山下，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依我看，河边是吃错药了。

「你在想什么啊？」我很不耐烦地说道：「秃鹰是专门在吃死去的动物的。所以，它们是只要发现有动物快死了，就会在那个动物的上空盘旋，好等着吃大餐。你是秃鹰吗？笨蛋！」

听我这么一说，河边低下头来，不再出声。山下自他的手中挣脱出来，不停地咳嗽。

「我……」河边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从那次以后，我就老是梦见山下的祖母。虽然我没见过她，可是，在梦里，山下的祖母总是往我的身上倒。她的身体好重，压得我根本不能动。有时，又会梦见我睁开眼睛，四周都是火，我在一个好窄的隧道里，全身被火包住。等我大喊『救命』、『我还活着』时，我才醒了过来。」

「啊啊。」我呻吟了起来。虽然不尽相同，但我最近也是天天都作类似的梦。

「最近，我常在想一些跟死亡有关的事。譬如：死去的人、我什么

时候会死、死了以后会怎样。可是，就算我晓得人一定会死，我还是很不能相信这个事实。」

「我也是。」我和山下不约而同地说。

「我说得对吧？」河边像突然被打了气似地，看着我们两人说道：「去想一些即使脑子知道，却难以相信的事情，不是会让人觉得很烦躁吗？那种感觉很像憋尿。」

「说的也是，」我答道。

「我已经受不了了。老师曾经说过，人类会进步，是因为我们有求知欲，我是到了十二岁，才晓得我也有求知的欲望。昨天，我走在电车的铁桥上……，我爬上铁桥的栏杆。」

咕噜，我听到山下吞口水的声音。

「当电车渐渐靠近时，我在想，如果我掉下去，一定会被电车碾过，而且，必死无疑。我一想到这里，就很不安，觉得我一定会掉下去。」

我的耳中，开始有电车的警笛在响。

「可是，我想到你们。就算我可以因此而晓得死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死了，就无法告诉你们了。」河边那喷火般的笑声又发作了。「我从栏杆上跳下来以后，发现自己竟然尿湿了裤子。天啊！」

听完这段话，我开始对河边生出一些敬意。虽然这家伙有点怪，但是却比我这种只知道害怕的人强太多了。对于想知道的事，我们实在应该努力求知。

「好吧！」

「……嗯？」山下怯怯地问。

「我的意思是，」我避开山下那犀利的眼光，说：「如果你能保证，我们绝不对他本人造成困扰的话……」

「啊——！」

「太棒了！两票对一票！」河边跳了起来。

第二章

那间房子，好像都不曾整理过似的。外墙上的木板，有一半以上都剥落了，风一吹，它们就摇摇欲坠，门窗上的玻璃，破的破，补的补，而且还是用胶带把报纸黏在上面的。房子的周围，被一堆东西围了起来。这些东西包括不明的废物、积满了多年雨水的腌菜桶、旧报纸、垃圾袋等等。靠南的院子，有一棵金木犀正对着房子的长廊，长廊的下半部，是一片不透明的玻璃，而这片不透明的玻璃门，正好将里外的两个世界隔开。

从靠东的马路看过去，虽然无法看到房子的内部，不过，由于不透明玻璃上一直有蓝色的光影跳来跳去，所以，不难想像里面的电视是开着的。明明快七月了，老人还窝在暖炉矮桌里。是不是因为雨一直下个不停，天气还不怎么热的关系呢？不管怎样，那从不透明玻璃外隐约可见的红被子，让我觉得郁闷极了。

「还活着。」在长满青苔的水泥墙外，河边伸长了脖子说。

「你啊，」我躲在墙底下说：「你到底知不知道，盯梢是一件需要耐力的工作啊？」

「对啊，你到底知不知道？」山下说：「比电视上的侦探或警察还要辛苦好几倍呢！」

「这我当然晓得。」河边说：「我爸爸以前当过侦探呢！虽然爸爸说不可以告诉别人。」

「哇塞！」山下露出敬佩的眼神说道：「帅毙了。」

「是啊。警察处理不了的杀人案，他都能够解决。」

「厉害。」

「记不记得理发厅发生过的剪刀杀人事件？」

「不记得。」

「那个事件就是我爸爸查清楚的。破案的关键是一卷录音带。因为那个犯人，每次都会到作案现场听一首华尔滋。有一天晚上，我爸爸自

己一个人回到作案现场。理发厅半个人也没有，好像只有一股还没散去的血腥味。就在我爸爸要放录音带来听时……」

山下完全被河边的这一段话所折服了。天空开始下起小雨。不过，我们都没有将伞打开。

河边没有爸爸。听说，在他还是婴儿时，他的爸爸就死了。这家伙每次说到爸爸，都好会编故事。有时，他爸爸是棒球选手，有时是小说家，有时是飞行员。通常，他一年会说个两三次，大家的反应也总是充满了惊讶，不过，没多久，大家就都忘了。由于我们每年都会换班级，所以河边到现在都还没遇到什么麻烦，可是，像我这种从幼稚园到小学都和这家伙同班的人，每次听他说这些，就不免会觉得「这家伙又在吹牛了」。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记忆力特别好的人，这种人，还真让人讨厌呢！

那是发生在去年的事。那时，大家都在准备学校同乐会的表演，河边很想演「吹号角的男孩」中的主角，可是，这个角色却被杉田抢走了。本来，主角是要由老师来选的，谁知道杉田却先在大家的面前说他是候选人，而且，还说他「无论如何都要演这个角色」。河边大概是很不甘心吧！就告诉大家，说他的爸爸曾经是个演员。

「他是有名的配角。像电视剧那么烂的戏他根本不演。他是个标准的舞台剧演员。」

我记得，那时杉田马上露出了诡谲的眼神。

「河边，你爸爸不是飞行员吗？」

河边无言以对，杉田骂道：「骗子，你爸爸不会觉得丢脸吗？」

河边当时的愤怒表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绿着一张脸，咬牙切齿地瞪着杉田，那鼓起来的腮帮子，就好像随时要把眼镜吹走似的。

我一回想起那件事，就会觉得有些后悔。我抱住河边，不让他对杉田动手。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河边恐怕会杀了杉田那家伙。一想到这里，我就吓得毛骨悚然。我全身无力地坐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不干脆就狠狠地揍杉田一拳呢？

我和河边真正的交往，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之后，山下加入，

我们便很自然地形成了三重奏。从此，戴眼镜的河边、胖山下和我，总是形影不离。有一次，为了要一起写功课，我还邀请他们两人到我们家来。惨的是，当妈妈在跟河边说话时，他的双脚总是抖个不停，然后，山下一不小心，又把橘子汁泼到沙发上。他们两人走了以后，妈妈对我说：「下次带更好的朋友回来吧！」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邀请过朋友了。

「侦探？真好啊！」山下眯着眼睛，一边微笑一边开始作梦。看来，他正在幻想，以为自己穿着风衣、把帽沿压得低低的，是个不折不扣的私家侦探。

「来吧！来讨论接下来的时间表吧！」我撑着伞蹲在地上。山下和河边钻了进来。雨越下越大了。

「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利用去补习班以前的时间。下了课，回家拿好补习班的书包，就到这里集合。」

「那棒球怎么办？」山下说。

「喂，大侦探，」河边说：「你老是打外野，我就不相信打棒球对你有那么重要。棒球和侦探，你要选哪一个？」

「选哪一个？」

「到底要选哪一个？」

「侦探。」

「我说嘛！」

「嗯。」山下勉强点头。

「至于星期六，」我才开口，山下就吞吞吐吐地说：「我……」

「有什么事？」

「星期六我要帮忙看店，否则，会挨骂的。」

山下他们家是卖鱼的。

「我想起来了，」河边说：「木山，星期六我们要去学游泳。」

「那，山下礼拜六可以不用来。我和河边雨点以后去游泳，游完泳就过来。」

「OK！」

「那星期天呢？」

「补习班要考试，又要去上足球课，怎么办呢？」

「考试的时间都不一定，干脆礼拜六再决定好了。」

「就这么办。」河边点头说：「这么说，除了游泳时少了山下，其余的时间都是三个人在一块儿嘛！你们不觉得这很难得吗？」说到这儿，河边「啊！」了一声，指着我说：「你的钢琴课呢？」

「早就不去了。」我恨不得能够躲开这个话题。最早，是妈妈要我去的，由于我练得好痛苦，最后，便索性不学了，现在，家里摆着一台没有人在弹的钢琴，老实说，我的心理压力还真不小。「我的钢琴老师怀孕了，她怀孕以后，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很歇斯底里。」

「那一定是她的先生不好。」河边说话的口气好像欧巴桑。

「是这样吗？」

「是啊。生儿育女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嘛！……咦，可是……」

「可是什么？」

「你的钢琴老师结婚了吗？」

「结婚了啊。干嘛？」

「你不是说过，你长大以后要跟老师结婚？」

「少罗唆！」河边这个人，对某些事总是记忆超强。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还在上幼稚园呢！

河边开始一边哼着「少女的祈祷」，一边跳到伞外大叫：「老师，请和我结婚！」山下像个白痴，在一旁咯咯咯地笑着。我的耳根变得滚烫如火。说来惭愧，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弹「少女的祈祷」呢！

他们两个，都是搭档出现，一个是又高又瘦，另一个则是又矮又胖。他们像极了劳莱与哈台，简直就是喜剧演员中的绝配。两人都有一头跟扫把一样的蓬松乱发，以及一对凸凸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所想的妖怪，就是这个样子。从小，这对像「劳莱与哈台」的妖怪，就常在梦里追着我不放。我只要一走在没人的、昏暗的走廊时，就会看到地板上有他们长长的影子在等我，紧接着，我们来到乌云满布的天空下，我在大马路上死命地跑，而这两个家

伙总是在后头一边放声大笑，一边追我。高高瘦瘦的那一个，像船桨一样，挺直了身体前后摇晃，至于矮矮胖胖的那一个，则像个圆球，在地上弹跳。虽然，他们的样子像极了漫画里的人物，但对我而言，真是恐怖到家。而他们笑得越过火，我尿床就越严重，说起来还真是不堪其扰。

自从听山下谈他祖母的事以后，那两个鬼家伙又在我的梦里出现了。在暗夜中，他们举着火把，睁着凸凸的眼睛，一边咯咯咯地笑着，一边追我。他们正准备用火把将我烧死。

我每天晚上都因为作了这种幼稚的梦，而吓得满头大汗，每次醒来，都觉得有些悲哀。不过，比小时候好一点的是，我已经慢慢知道我害怕的原因了。这两个鬼家伙，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他们根本不想了解我，而我也对他们无从了解。虽然，我说了那么多遍「我不想死。不要杀我。」可是，他们都只是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可见，他们是听不仅我说的话的。这两个鬼家伙，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世界跟我所在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猜，那是「死」的世界。

他们只是不小心闯进了我的世界。他们甚至不能理解我的恐惧。但对我而言，这却是最恐怖的部份。

我们已经连着观察好几天了，可是，老人依然只是天天窝在暖炉矮桌里面看电视。

「真好啊，可以看那么久的电视。我每天最多只能看一个半小时而已。」山下坐在水泥墙下，说：「不过，如果只看电视，不做其他的事，那人生未免也太无聊了。」

「这还用说吗？」我答道。

「是啊。如果是我，就会打打电动。」

「山下！」

「什么？」

「你就是这样，才会这么胖。」

「你的意思是叫我多运动？」

「不是，我是说你这个人的神经真粗。」

「会不会是？」河边从头到尾都撑直了背，在偷看水泥墙里面的动静。他是绝不会像我和山下那样，坐在地上的。他说：「会不会是……老人把电视开开，然后，窝在暖炉矮桌里面，死了？你们敢说没有这种可能吗？」

山下和我陡地站了起来，朝墙内偷看。由于我的身高最高，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将腰打直。比河边还要矮的山下，却是即使伸长了脖子，也还显得吃力。所以，只听他老在一旁嘀咕他看不清楚。

「可能吗？」山下一边往上跳，一边说。

「怎么会没有可能。」河边首次离开水泥墙，说：「这么热，还窝在暖炉矮桌里面，怎么想都不对劲……」

山下停止跳跃。河边说得一点也没错，今天正逢雨停，所以，天气突然变得又热又闷。我两眼盯着不透明玻璃直看。就在我的斜前方，老人一如平常，面向电视坐着。他的头有一半都秃了，他穿着一件咖啡色的衣服，他的背影像被钉在玻璃上，一动也不动的。玻璃上，只有电视的余光在上面晃动。

「木山。」

我才回头，就见河边露出他那特有的诡异眼神。

「喂，你的眼镜滑下来了。」听我这么一说，河边赶紧把眼镜扶正。可是，他那奇怪的眼神却依然还在。

「进去看看。」

「喂，等一下啦！」

「他有可能已经死了。不对，他一定死了。我有预感。」

「如果还活着，你怎么办？」

「那，如果死了，你怎么办？放着不管，那才糟糕。对不对？」

「山下。」山下被我点到名，吓了一跳。我说：「你觉得呢？你觉得他死了吗？」

「要我怎么说呢？」

「少废话。你不是看过死人吗？」河边毫不留情地说：「说清楚，胖子。」

山下像在求援似的，一双小眼睛转个不停。

「我怎么知道嘛！不过……」

「不过什么？」

「如果把死人放着不管，过一阵子，尸体就会开始腐烂，并且发出恶臭。尸体会长蛆虫，蛆虫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把尸体吃掉。」

河边又开始抖脚了。我看，再不采取行动，事情可能会变得更严重了。

「喂，你们有没有闻到啊？」河边连声音都在发抖了。

「啊！」山下跳了起来。

「怪味啦。我从刚才就一直闻到一股怪味。我看，八成是……。」河边一边晃着身体，一边不断地在用鼻子吸气：「没错，一定是。」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好像有一股怪味。那味道闻起来酸酸的，有一点点刺鼻……。

「是这样吗？」我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河边点点头。

山下用很小的声音说：「回家啦！」可是，没有人理他。

我们再次伸长了脖子，准备朝里面偷看。就在这个时候，从屋子里传来了移动东西的声音，紧接着，位在我们身旁的玄关的门，发着怪声开了。

「哇啊——！」

我已经不记得那是谁发出来的怪叫声了。我想，大概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叫的吧！我们三人卯尽全力，落慌而逃。

结果，我们三个人当中，竟然没有人看清楚站在玄关前面的到底是谁。我们来到河边家前的停车场，个个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河边问山下和我：「看到了吗？」一看我们两人都在摇头，河边就尖声叫道：「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啊？」山下马上反问：「那，你又看到了什么？」于是，河边这才闭上他的大嘴。

虽然有过这件事情，但我们三人之后还是照样持续「跟监」。就这样，我们得知老人并没有死，也晓得老人每隔三天就会出门到附近的便

利商店买东西，还有，我们也终于搞清楚，那股怪味其实是从屋外的那排垃圾袋传出来的。我们是一直到七月放假的前几天，才确定了这几件事。这段期间，除了天气变得更热以外，就没什么其他的变化了。老人还是步履缓缓地活着，跟监期间，也未见任何杀手潜进他的房子。我打定主意，等我长大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要当侦探。这个工作既费心又费时，而且，简直是无聊透顶。

要不是河边的坚持，以及我那恼人的恶梦还在持续，我想，我们已经早早收工不干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其他好玩的事可做。

我们跟踪老人到便利商店。我们会去买冰淇淋，或是东摸西摸，装装样子。老人每次买的东西都差不多，例如：便当、面包、香蕉、泡菜、沙丁鱼罐头、味噌汤材料包、泡面。在这些东西里面，便当是必买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则不太一定。有时，他还会买一些卫生纸回去。

老人提着塑胶袋慢慢地走着。他有时会停下来，盯着电线杆、空罐子、看板、或是路人直看。他的眼神，看起来一点都不友善，甚至像在「兴师问罪」，可是，他所看的那些东西，明明又都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他来到社区的小公园时，总会坐下来吃一根香蕉。并用他那像在兴师问罪的眼神，对玩砂的小孩、或是在砂上大便的小猫扫视一番，然后，才动作缓慢地站起来，继续往前走。每一次的路线都一样。从来没有人会和他说话，而老人也从不与人交谈。

「他吃的东西不太好呢！」

有一天，当我们又躲在墙外，看着刚从便利商店回来的老人时，山下忽然说了这一句话。

「什么？」

「老人啊。他每次都买两个便当。一定是一个晚上吃，另外一个留到第二天早上吃。」

「如果是你的话，一定是一口气就把两个吃掉吧！」河边糗道。

「大概吧！」山下虽然有点儿不高兴，不过，他也只得两眼上翻、两臂交缠，做沉思状。

「我们家因为妈妈下班时间晚，所以晚上都吃便当。我对这一带的便当店最清楚了。」河边说：「要买便当的话，前面的『银亭』比便利商店的要好吃多了。要不然，『京樽』的寿司也不错。不过，他们很早就关门了。

「我们家每天都吃卖剩下的鱼。」山下说。

「最近，我们家连星期天也吃便当。外面的便当比我妈妈煮的还要好吃。」

「咦？」我妈妈是全天候在家。她每天作饭给我和爸爸吃。有时，我补习回家晚了，妈妈还是会很快地烤个肉片或什么给我吃。她总是坐在一旁看我吃。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但我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妈妈常常是一边看我吃饭，一边吃吃饼干、喝喝葡萄酒。

通常，在我快吃完时，或是更晚一些，爸爸才会回来。于是，妈妈又得钻进厨房。不过，爸爸只吃泡饭这一类简单的东西。妈妈不陪爸爸一起吃。妈妈到底都吃些什么呢？

第三章

我老是记不清楚老人的长相。当然，如果在路上遇见他，我应该可以马上认得出来。只是，一回到家，就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我总觉得，他好像黏土做的偶人，轮廓模模糊糊的，很难在脑海中清楚地浮现出来。

老人总是穿着一件咖啡色的衬衫，和一条深灰色的长裤，这条长裤又松又垮的，全靠着一条皮带系住。他常常是脚穿一双轻便的运动鞋，手拿超级市场的塑胶袋。他的身体好瘦，头秃秃的。另外，他的手上还有一块一块的老人斑。类似这些整体感觉，或是比较细微的地方，我倒是还算清楚，可是，只要一问起他的长相，我就没辄了。

「对啊，我也是这样。」山下听我说完，就兴奋地接着说：「你应该看过电视里的古装剧吧？我上次看到一个老人演一名退出江湖多年的大盗，当我看他一个人默默地在过日子时，就在心里面想，啊，他跟那个老人好像。然而，第二天，当我又在别的节目看到另外一个老人时，我又会想，这个比较像。」

「我也是。」河边说：「我以前听人说过，若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就会老记不住她的长相。」

正在喝饮料的山下被呛到了。他气急败坏地说：「老人和喜欢的女孩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很少看到山下这么生气。

「就是嘛！」

「少胡说八道了。」

「说真的，为什么会记不住呢？」

为什么呢？

「谁叫我们要偷偷摸摸的看人嘛！」山下说道。

「有可能是这样。」我说。然而，河边甚么话也没说。好像他全没意见似的。

「啊！」

玄关的门悄悄地开了。因为是简陋的夹板作成的，所以门开时，发出了小小的声音。

我们全速跑向停车场，先躲到车后，再开始尾随老人。老人像平常那样，步履蹒跚。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目的地一定又是便利商店，那么，先绕过去等他也是一个法子。可是，为了尊重河边的想法，我们还是煞有介事地躲在电线杆或是自动贩卖机的后面进行跟踪。在转进商店街时，老人突然回过头来。山下一急，撞到了电线杆。老人看到了，「哼」了一声，又继续往前走。

「笨蛋！」河边抱怨道：「你曝光了。」

「曝光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人家看到你的脸了。就算没看到你的脸，你的胖身材，也够醒目的了。」

山下低下头来，眼睛瞪着地面。

「不准哭，胖子。我帮你化妆。」

「啊？」

「化妆啦！」河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四角形盒子，说：「我就知道可以派上用场。」

塑胶盒子里装着一条黏胶和一团黑黑毛毛的东西。

「是胡须组合。我来帮你黏上去。」

山下窜来窜去一直说不要。可是，河边却只顾着打开黏胶。

「不要这样。」连我，都想要替山下说话了。一个穿着短裤的胖胖的小学生，如果在鼻间长出胡子，岂不是更加引人注目？

「别浪费时间了，快点去便利商店！」

我才刚讲完，山下就头也不回地向前冲了。

来到位在商店街尽头的便利商店，却没有看到老人。我们老神在在地朝公园走去。当我们知道老人也不在那里时，着实有点发慌。

「一定是被他发现了。」山下带着歉意，不安地说。

「再找找看吧！山下负责到他家附近看看。河边到商店街看看。三十分钟以后再到这边集合。」

「OK！」

我们就像训练有素的情报员那样，说完，就轰然而散。

我已经想好要去那里找了。那是一家位在公园斜坡口的综合医院。我一边冲向斜坡，一边想像待会儿山下与河边一定会对我投以敬佩的眼神。

再过不久，就是夕阳时分了，阳光从候诊室的天窗洒了下来。这里有挂号处、收费处，和领药处，然后，就是由几条成放射状的小通路，分成内科、小儿科、耳鼻喉科、眼科、外科、和妇产科。

我很快地扫视了一遍中央候诊室，确定老人不在这里之后，就到各科的候诊室转了一圈。我几乎看不到老人。看到的大都是小孩、小孩的妈妈，以及利用上班时间来这里的店员。是因为下午的关系吗？上一次，我是上午请假来的，看到的就几乎都是老人和大腹便便的妇女。

那天早上，我的眼睛好红，像极了死鱼的眼睛。

「一定是结膜炎。不去医院不行。」

虽然我说我可以一个人去，但妈妈还是坚持要带我去。

我和妈妈在候诊室等待，突然，我听到从诊疗室里传来医生震耳欲聋的叫声。

「不是前天才给你药水的吗？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了呢？说清楚。为什么前天才给的药水现在就没有了？」隔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人吞吞吐吐的回答。于是，医生用像电视中刑警问案的口气说道：「打翻了？为什么打翻呢？啊？是不是故意打翻的？是不是？」那声音好吓人。我以为，那挨医生骂的，一定是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没想到，从门后走出来的，竟然是一个身材矮小、满脸皱纹的老人。他手上提着一个超级市场的塑胶袋，袋子里放着钱包，他的脸上都是老人斑，衬衫有一半没有扎好，露了出来。那位老人看到我时，尴尬地笑了一下。我永远忘不了那个老人的笑脸。

另外，我也忘不了医生后来的嘴脸。他满脸笑容地对妈妈说：「你儿子得的是结膜性角膜炎。他的毛巾、脸盆，都要和家人分开使用。不过，不要紧，我们的药非常有效，五天以内就会好的。」在回家的路

上，妈妈说：「运气不错嘛！那医生人很好。」我听了，心中竟燃起一股无名之火。

救护车的警笛声，吓了我一跳。该不会是……，我突然有着不祥的预感。我赶紧穿过中央候诊室，来到医院的大门，只见担架上空空的，病人已经被抬进去了。

「说是从楼梯跌下来的。」一个穿白制服的中年妇女，正在和旁边的人说话。我擅自钻到里面，在这位中年妇人的前面停住脚步。

「请问……。」我的声音在颤抖。

「什么事？」穿白衣服的妇人，眼睛的周围长着一粒粒像种子的东西，教人看了很不舒服。

「刚刚救护车送进来的是一位老先生吗？」

「不是，是老太太。」

我松了一口气，竟忘了跟妇人说谢谢。

当我到达集合地点时，河边和山下已经到了。

「怎么样？」河边又在抖腿了。我摇摇头，眯着眼睛说：「让他逃脱了……。」

「你以为你在拍侦探片啊？」

接着，我们一起去找老人。我们走遍了澡堂、高尔夫球练习场、百货公司的顶楼、以及平常根本不可能去的房地产样品屋。天黑了，脚也酸了，我们终于回到老人的家门前。只见屋子里的灯是亮的。

「搞什么鬼嘛？他回家了。」山下说完，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蹲了下来。我和河边也跟着坐在地上，然后，三个人就这样并排在墙角下，发了一阵呆。

「干嘛那么拼命找他呢？」

「真是笨啊！」河边说完，又哈哈笑了两声。太阳已经西沉了，却还听得见乌鸦的叫声。远处高速公路的车声，听起来像是潺潺的水声。听着听着，竟然平添了几分睡意。

「糟了！」山下的叫声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

「什么事啦！」

「忘了去补习班。」

这是我们第一次忘了去补习班。我们三个人同时起身，我看着山下的表，山下看着河边的表，河边看着我的表，就这样，三个人的头撞在一块儿。

「还有三十分钟就下课了，怎么办？」

「跷课啊。」河边说。

「就……就这么办吧！」山下不安地说。

「还是去吧！」我说。

「木山，你真是个乖宝宝。」河边说道。山下则是露出既失望又放心的复杂表情。

既然被说成是乖宝宝，我便赌气似地说道：「我要走了。」

「咦？你是说真的吗？」

「我要去。」

「别去了，现在去，还能干嘛啊？」在山下的一阵安抚声中，我们三个人又一起开步向前走了。

第一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由于山下必须留在店里帮忙，所以，就由我和河边，负责傍晚的盯梢。前一天，我们很晚才进补习班，结果，很不幸，补习班在那之前就已经跟家里的人联络过了，河边今天一碰面，就垂头丧气地说他被他妈妈揍了一顿。我从补习班回到家，妈妈只是一边看我吃饭，一边喝酒。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很明显地，她喝得比平日还凶。

我和河边静静地守在老人的门外。河边踮着脚想要往里面看，我却不时地在留意别让自己的头露出来。最近，我好像长高许多。像这样每天都到墙边站岗，就会很清楚自己的身高变化。有时，我照照镜子，看到露出一大截的小腿和手肘，就觉得好烦。难怪，有女孩子会嘲笑我是「黄瓜」。我发现，就连脸型也在不知不觉间拉长了，尤其是鼻子。我以前的鼻子应该没有这么长才对。

「喂！」有人在后面偷偷地叫着。原来是山下。他全身是汗，看来是一路跑来的。

「什么事？」

「你怎么可以从家里偷溜出来呢？」河边一副教训人的口气。

「嗯，你们看。」他的手上拿着一包用报纸包起来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山下得意地笑笑，并打开报纸。原来，是生鱼片。「很棒吧？」

塑胶盘子上，有鲔鱼、乌贼、海胆，以及几片紫苏和萝卜丝。我虽然不是很喜欢吃鱼，但我还是觉得盘子上的那些东西，很有光泽，看起来一副很好吃的样子。

「外送服务吗？」

「是我摸来的。」

「你来干嘛？」

山下不语。

「这个鱼，要怎么吃啊？」

「你弄错了，我是想，要不要拿给老人吃呢？」

「你……，太厉害了。」河边开始兴奋起来：「你简直是天才。不，比天才还厉害。你是一个勇敢的天才。」

「是……是吗？」山下有点儿不好意思。

「是啊，光是这样干等，实在很难等到他死。」河边语重心长地说。

「咦？」

河边的目光，被生鱼片吸了过去。「看不出来里面有毒嘛！」

山下迅速地把生鱼片拿到背后，并且用充满不悦的声音说道：「开什么玩笑嘛？」

「什么意思？」河边嘟着嘴问道：「里面，不是有毒吗？」

「我只是想给老人吃而已。」

在我们跟监的这段期间，老人的确不曾吃过生鱼片。他老是吃从便利商店买来的便当和罐头。

「你啊，是不是脑筋有问题？我们每天这样辛辛苦苦，到底是为了什么？」河边的黑眼珠瞪得老大，像图钉那样，盯着山下直看。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可是……」

「补充营养，然后呢？笨蛋！」

「可是，」山下低下头来，双手紧紧地握住那盘生鱼片，说：「如果他真的快死了，那，给他吃点好东西，也不为过啊！」

河边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才又嘀咕道：「要怎么拿给他啊？」

「放在门边，再按铃。然后，赶快闪开。」山下胸有成竹地说。

「那你怎么不去做？」

被河边这么一说，山下突然很不安地看我一眼。

「就一个人？」

「是啊，这个主意是你出的。你自己负责。」山下听河边说完，又看了看我。

「一个人拿去，比较不会引起惊动吧？」听我这么一说，山下露出一脸的失望。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真的？」

「真的。」

山下一直看着玄关的那扇门。然后，他看看我，对我点完头后，就小心翼翼地从水泥墙边把手伸到玄关前的一块石板附近，再轻轻地把盘子放到上面。接着，他面向我们。我和河边用力地挥手，示意他过去，于是，他又点了点头，搔一搔鼻子，再向前跨了两步。紧接着，我们就听到「咚咚咚咚」令人窒息的敲门声了。

「来了！」

我们连滚带跑地躲到一辆车子后面。玄关的门开了，老人环顾四周，先是往下蹲，然后又站了起来，旋即又把门关上。等我们三人回到原地时，我们发现，盘子已经不见了。

「他会吃吗？」山下不安地说：「搞不好他真的以为里面有毒。」

「一定会吃的啦！」河边说：「我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会吃。」

「而且，那盘东西看起来本来就很好吃啊！」经我这么一说，山下整个人往下蹲，说：「啊——，我的心脏都要停了。」

第四章

暑假开始了。每天上午，我们都要去补习班报到。由于这里的上课时间比学校还早，所以，大伙儿都是满腹牢骚。每次，到了补习班，都要先做完早操才开始上课。

往补习班的公车，刚好会经过老人的家。由于学校位在反方向，所以，我们是到了暑假，才有机会在早上看到那间房子。

早晨，既看不到他的秃头，也看不到电视的光影晃动。他一定还在睡觉。是谁说老人都很早起床呢？明明就是骗人的嘛！

老人的庭院，有好多的麻雀停在金木犀上，吱吱喳喳叫个不停。阳光下，有一只野猫出现在那脏乱的庭院前，然后，野猫踱步到玄关前面，把放在那里的垃圾袋咬破，并开始舔着里面的便当盒，这样的光景，老实说，还真吸引人呢！

我在猜，他一定是因为起得太晚，所以，才来不及把垃圾拿出去倒。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开始汇集散放在四周的垃圾袋。今天是星期一。我只要把这些拿到十公尺外的电线杆下就OK了。我才拿起垃圾袋，就听到野猫发出抗议的叫声。突然，有一股酸酸的怪味窜了出来。我忍住想吐的感觉，对着猫说：「嘘！安静。」为什么会生出这么一股怪味呢？答案很简单，那是因为东西腐烂的关系。原本好吃的香蕉、便当里的鲑鱼、罐头里的沙丁鱼，都因为腐败而变得难闻了。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可思议。东西会腐烂，这纯粹是一种变化。如果说，肉煮久了会变香也是一种变化的话，那么，酒放久了会发酵出甜味、食物会腐烂，不也同样是一种变化吗？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些味道好闻，有些味道难闻呢？另外，在看待变化时，为什么也会有「好变化」与「坏变化」之分呢？依我看，我的手脚不断变长，就是一个不好的变化。

我用力吸了一口气，试着把垃圾的味道全吸进去。我简直要吐出来了，就在我「热泪盈眶」时，我听见有人在叫我。

「木山，你在干嘛？」

原来是河边和山下。他们从水泥墙的边边，探出头来。

「我想把垃圾拿去丢。」

「垃圾？」山下瞪大了眼睛。

「你在想什么啊？」河边说：「赶快回来啦！」

「帮帮忙好吗？我一个人丢不完。」

「你笨不笨啊？」

「因为老人好像还在睡觉。」

「为什么我们要帮他倒垃圾呢？」

「你们喜欢监视的时候有怪味吗？上一次，你不是说有一股怪味吗？」

「那又怎样？」

「少罗唆，过来帮忙好吗？」

他们两人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一边把脚踏到墙内。野猫正想离开，却被河边踩了一脚，于是叫了起来。

「哇啊！」

「山下，安静一点。」

他们两人魂飞魄散地站在原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始把垃圾袋一一传了过去。

「好臭！」河边的脸皱成一团。「连报纸都烂掉了，真过份。」山下自己又去扛了一堆出来。

「帮他做这点事也是应该的。他都让我们跟监这么久了。」河边似乎也想通了。

「太好了，帮他清干净吧！」

就在我说这句话的同时，玄关的门突然「碰」地一声开了。且就在我回头的刹那，我的额头被门板撞了一下。

「你们在干什么？」

我的眼前一片昏黄，我傻傻地愣在那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在干什么？」

老人穿着一件缩水的衬衫和一条长及膝盖的宽松内裤，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看他。扁豆般的脸孔，配上小小的黑眼珠。他的声音虽然惊人，但是眼神的移动却是不急不缓。黄色，不对，应该说是咖啡色的牙齿。下齿颚门户大开，有四颗牙齿掉了。上门牙也没有了。他的头光秃秃的，脸下方却长满了白黑相间的落腮胡，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一副被附身的样子，傻傻地盯着他直看。就在老人的眼神和我的眼神交会的刹那，我陡地回过神来。

「垃圾……。」我好不容易才开口说道。

「垃圾？」老人再一次看了看我们。河边和山下也像被黏住似的，两手提着垃圾袋，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

「我们觉得，垃圾该清一清了。」

「你们常常在这边鬼鬼祟祟的，对不对？」

我的心差点跳出来，我说：「没…没有……，我们只是……。」

「只是，只是什么？」

惨了。都怪我说了「只是」这两个字。我总不能说：「我们只是在看你什么时候会死。」

于是，我用很小的声音说：「我们只是想把垃圾拿去倒。」

「胡说八道。」

老先生嘀嘀咕咕地好像在说：「都已经露出马脚好几次了。」

老先生这么说，真让我们感到无地自容。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真的只是想把垃圾拿去倒。虽然我很想让他了解这一点，可是，毕竟还是心虚，所以，我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我这么想、这么做，天晓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不用大脑想事情的。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做了其他的坏事吗？」这是河边的声音。

「不要说了。」山下说。

老先生「哼」了一声，正准备把门关上。河边又说：

「等等。你的意思是，我们三个是小偷？」

「河边，不要说了。」我按住河边的肩膀。

老先生又把门打开，他说：

「这是什么态度？你们擅自进到人家家，到底想做什么？」

「对不起……我们……」山下慌慌张张道歉，可是老先生只管盯着河边直看。

「谁家的小孩，这么没有教养！」

我心想，这下完了。河边最不能忍受人家说他的父母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又开始晃脚了。

「……我的爸爸，他……我的爸爸是消防队员。他为了救人，死在火里！他很勇敢！」

老先生「碰」地一声，把门关上。

「喂，等一下！你听不懂人家说的话吗？出来啊！！」

河边对着门大叫。到了这种地步，谁都劝不了他了。

「笨蛋！老头子，你注意听！没错，我们是在监视你！因为有人说你快死了，所以我们才监视你！我一定要看清楚，到时候你是怎么死的！」

我和山下使尽全身所有的力气，拉着失控的河边来到大马路上。河边突然静了下来，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往前走。结果，我们根本没把垃圾带走。

到了补习班，我们仍然没有交谈。在考算数小考时，我呆呆地望着教室。坐在我前面的山下，弓着背，却不见他动笔。旁边的河边，则是每写几个字，铅笔心就断了。整间教室像沉在水底似的，笼罩在铅笔的沙沙声，和微薄的呼吸声、以及冷气的低喘声中。

这时，老师沉稳的脚步声，在我的身边停住了。老师在看我的答案纸。我赶紧用考卷将它盖住。

在门的另一边，老先生到底有没有听到河边的声音呢？我始终忘不掉老先生的那个眼神。带着质疑，和几分狡诈，那样的眼神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养的一只狗。

那只狗好老了，老到不想出去散步，而且，即使屁股黏着大便，它也是照睡不误。据说，在我还没出生以前，爸爸和妈妈就常带它到河边

散步。那家伙常常是只要被风一吹，就兴奋得乱跑、乱撒尿，真是教人难以置信。对我而言，那只狗就跟脏脏破破的毛毯没什么两样，我实在懒得理它，如果要理的话，就是偶尔拉一拉它的尾巴，也因此，那家伙只要看到我靠近它，就会不耐烦地把脸别开。有一天，兽医来家里替它打针。妈妈说：「因为，次郎明天就要死了。」

那天晚上，我在小狗的身边待了一阵子。小狗似乎无意把头别开，它睁着黑黑的大眼睛，一直在看我。那眼神透露着不安。而我很能理解那种不安。我自己也觉得不安。那感觉就像突然有个重要的东西要离我而去，一股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当妈妈强行把我带到房间时，我哭了。

第二天早上，大人把小狗放进纸箱。爸爸说，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看。记得，那个时候我明明很想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说。于是，那只狗就连着箱子一起被埋起来了。我就是这样，常常错失某些事物，并因而造成自己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到现在都还常常涌现。尤其，只要我一想起那天晚上那只小狗的眼神。

补习班的课半天就结束了，我们坐在公车亭的椅子上，静静地吃着面包。而我们第一次谈山下死去的祖母时，也是坐在这张椅子上。

「我们今天去游泳吧！」山下受不了了，率先打破沉默说道。今天刚好是学校游泳池的开放日。

「好啊！」我表示赞成。

「走啦！」

河边从刚刚开始，就只顾着狼吞虎咽。

「不去。」河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面包吞到肚子里去，他用沉沉的声音回答。

「我们最好停止监视了。」山下讪讪地说：「反正，老先生看起来也不像是马上就会死的人。」

听山下这么说，河边只是盯着地面直看。山下和我对看了一眼。我想起上次的生鱼片，河边的「下毒」之说，开始让我感到不安。

河边把第二个咖哩面包塞到嘴里，然后，站了起来。真是没辄。看

来我和山下只好奉陪到底了。如果放着河边不管，实在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大热天，老先生家阳台的玻璃窗，竟是紧闭着的。我们一度听到开窗的声音，但是，老先生一看到我们，就又马上把窗户关紧。第二天，听到开窗户的声音，以为老先生就要出现了，没想到，竟是一桶水朝我们三个人的这个方向淋了过来。接着，我们就听到水打在墙上的声音。

「真可惜。」河边诡谲地笑道。

这段期间，我们照样跟踪老先生。不过，其实已经不好说是跟踪了。老先生出门去买东西，河边总是盯着他的背影，大大方方地，跟在后头一步一步走。老先生有时会突然转过头来看我们。我们就会像木头人那样站着不动。

「好像是在玩三二一木头人呢！」山下很想笑，可是，一看河边完全没有附和的意思，便只好沉默下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最近，老先生的食欲大增。他变成每天都出去买东西，而且，也不再限于便利商店。有时，他会跟菜贩买一些青菜，或是跟鱼贩买生鱼片。

「一定是上次的生鱼片太好吃了。」山下说：「只是，既然要买的话，怎么不到我们家买呢？」

河边埋怨道：「当初实在是应该下毒的。老头子！」

傍晚，我们在商店街又跟丢了，老先生不见了。我们兵分三路，在商店街的几个热闹地带寻找，找着找着，我和河边撞个正着。

「找到了吗？」

我摇摇头，河边和我并肩而行。

「反正他一定会回去的，我们不如就回他家等吧！」

河边什么话也没说。天气又热又闷。眼看天就要黑了，老先生也该回家了。我心想，老先生一定没有带伞。

「我爸爸……。」河边突然说道。

「咦？」

「其实并没有死。」

我看了看河边。只见这家伙目不转睛地瞪着整排购物的人群。

「除了我以外，他还有小孩。那个小孩的妈妈跟我的妈妈不一样。」

河边说完，低声骂了一句：「去死」。我搞不清楚，他说这一句话，是在骂谁？是那些买晚餐的太太们，还是老先生？他爸爸？或是另外的那个小孩？小孩的妈妈？

「抱歉，我说了好多谎。」

「别这么说。」我想都没想过，他必须为这种事情道歉。

「木山！」山下挥着手，说：「这边这边！」

老先生站在邮局的前面。他靠在邮筒边，朝四处东张西望。

「好像在找什么人。」山下一边观察，一边说道。

「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正准备朝老先生方向走去的河边，突然停住脚步。

根本没有人出现。老先生又开始四下张望，突然，老先生看到了我。而就在眼神交会的同时，老先生已经迈开步伐向前走了。

「难道……。」山下以小跑步跟在河边的后面，他一边跑一边说：「他在找的人是我们？」

「会有这种事吗？笨蛋！」

没这回事。山下一脸困惑地看着我。我斜倾着头，不置可否。

第二天、我们依旧顶着大太阳，在墙边站岗。我们都已经被太阳晒得头昏脑胀了，还不见老先生在窗前出现。他家的电视也没开。原本我们以为他大概提前出门去买东西了，可是，等了一个多钟头，依然不见老先生回来。

「搞不好在家里面昏倒了……。」山下不安地说。

「你想太多了。昨天他的精神还那么好。」我说。

「我祖母也是这样啊。她死去的前一天还在煮饭呢！」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房子里还是不见任何动静。河边噘着嘴，盯住窗户，然后，将视线移到大门，最后，又移回窗户。而不知何时，他已经又开始摇腿了。

蝉鸣声吵死人了。他们一定都停在金木犀上。我们的背后，有一辆车子呼啸而过。接着，又是一阵的蝉鸣。

「我这个人……。」河边用很小的声音说：「动不动就生气，我那天说话说得太过火了。」

我虽然想说「别在意」，可是，却发现那三个字哽在喉咙，说不出来。我想，要他别在意，是牵强了些。

「我很小的时候，眼睛就很不好。所以，脾气也不好。」

「脾气不好跟眼睛不好，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应该向他道歉的。」河边的表情变了。

「敲门看看好了。」山下小心翼翼地说道。就在这个时候，窗户嘎啦嘎啦地打开了，不过，只有十五公分宽。我们摒息看着窗户。终于，老先生那瘦瘦的、布满老人斑的手露了出来。他的手微微颤抖着，看起来就像是从墓碑下方冒出来的强尸的手。

「怎么办？怎么办？他一定是快死了。」山下维持踮脚的姿势，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什么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喂，到底该怎么办嘛！」

河边整个人僵在那里，眼睛瞪得大大的，从喉咙的深处发出咕咕咕咕的怪声。

「河边！」

河边一副要口吐白沫的样子，我像公鸡那样，不停地转动着头，却不知是要看河边，还是要看那强尸般的手。

「咦？」

老先生的手停住不动了。而就在同时，那只手对着我们，用食指和中指摆出一个「V」字。

「混蛋，他摆我们！」

河边气得头顶都要冒烟了。

「开什么玩笑嘛！」眼看白操心一场，我也开始感到生气。

「我们简直是被他耍了嘛。」山下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吵死了！！」

河边顾不得歪掉的眼镜，只管往前走。我和山下则紧跟在后。

「那一定是他给我们的宣战讯号。」河边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对我们说道。

「听好，我一定要继续监视那老头子。不管你们怎么说，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会放弃。」

「好。」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奋战到底吧！」

原有的一点不安，竟然完全消除了。既然对方提出宣战，我们当然就不能退缩。

「那个人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说得一点也没错。那家伙简直就是九命怪猫。

第五章

老先生在清理院子。他把一些旧报纸、垃圾、装泡菜的桶子、单只的木屐，全都堆到玄关的前面。猛烈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照着他那已经秃掉的头。

最近，酷暑连连。补习班的老师几乎天天都说：「这个夏天是一决胜负的关键。多忍耐吧！」报纸上常常有海滩挤满了人的照片，或是小孩被关在车子里面以至于热死的新闻，另外，就是谈了又谈的冷气对策。所有的一切，都臣服在夏天的阳光之下。这使人误以为接下来要过的，乃是无止无尽的、一成不变的日子。或许，就是为了想在这令人窒息的日子当中，找到一条属于我们的出路，所以，我们会对到老先生家一事，表现出高度的热忱。

我们不再躲藏，我们大喇喇地站在墙边，看着老先生。先前的那种鬼鬼祟祟，现在想想实在是蠢透了，而且，为了不露出头顶而必须半蹲的姿势，也着实把我们累坏了。我不断地在长高。就像《杰克与豌豆》里的那颗豆子树那样，卷曲的蔓藤，一点一点地在向上攀爬。

老先生不再朝我们倒水了，也不再赶我们走了。他时常一边走动，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嘿咻」或是「真伤脑筋」等等。我总认为，他一个人的时候，应该不会说这样的话才对。

「精神真好啊！」山下探头说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家伙的身高已经追上河边了，长高之后，要偷窥墙内的动静，就变得简单多了。

「之前他整天开着电视，像个活死人一样。现在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昨天傍晚，老先生甚至还自己油炸东西来吃。那香味飘到我们跟前，害我们的肚子都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他在耍酷。」河边说：「他知道我们在看他，就故意装出很有精神的样子。太不可爱了。」

在别人的面前显得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乃是常有的事情。譬如，我如果是一个人在房间读书，通常都很没有效率，不过，如果我在餐桌一边陪妈妈做菜，一边写功课的话，我就会变得非常专心。只是，爸爸总是会很生气地叫我回自己的房间，加上妈妈又常常喝酒，所以，我最近几乎都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做功课。我不太喜欢看妈妈喝酒的样子。总觉得那时的妈妈离我好远，那会让我不安。

「你们在干嘛啊？」

是杉田和松下。大事不妙了。

「你们常常在这里偷看，对不对？」

「没你的事。」

「我早就知道了。你们不去游泳，在干什么啊？」

「关你什么事啊？」

「啊，对了。」杉田抬了抬下巴，说：「胖子，我妈妈在你们家买鱼。」

「那，那又怎样？」山下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在叫。

「我要叫我妈妈问问看。问你爸妈，你最近怎么老是偷看别人的家。」杉田用令人生厌的口气说道。山下的脸都绿了。

「偷看别人的家，最差劲了。」杉田说。

「最差劲了。」松下又重复了一遍。

「侵犯人家的隐私权。」杉田说。

「侵犯隐私权。」松下又重复了一遍。

「会被警察抓走哦！」

「会被警察抓走哦！」松下这个人简直是个呆子。

「搞不好，你们是想……」杉田降低音量说道：「是想当小偷？」

「你说什么？」

「河边，走啦。」山下拉住河边的手腕。我一心想要离开那片墙，遂偷偷地移动自己的脚步。

「我们只是有点好奇罢了。因为，这个老先生一个人住在这里。」我说。

「我们有时候过来帮他倒垃圾。」

「骗人。」

经杉田这么一说，我又想起老先生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我无言以对。就在这个时候，从院子传来老先生的声音：

「你们在干嘛？」

我转头一看，只见老先生抱着一脸盆的衣服，站在院子的正中央。

「喔！有新脸孔。过来，帮我晾衣服。」

我的脑中突然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杉田和松下看着我们三人。在看到杉田那幸灾乐祸的眼神时，我想都不想，就大声叫道：

「OK！」

于是，我冲进院子。山下和河边也随后跟进。杉田和松下则落荒而逃。

「喂，那个个子最高的。」

老先生把绳子丢给我。那是用来绑重物的麻绳。「把它固定在那棵树上。」

我爬到金木犀上，用绳子绕住树干，准备在上面打结。可是，我怎么弄都弄不好。我的手好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这么粗的绳子打结。

「可以吗？」

我狠狠地抓住绳子，并用力打了两个死结。

老先生搬出一个小梯子，将绳子穿到檐下的一个铁框里。然后，他把绳子的一端交给我，叫我将它绑在位于院子一角的、只剩半边的晒衣台上。

「要拉得很紧才行。」看我动作慢吞吞的，老先生走了过来，并且使尽力气，把绳子拉得紧紧的。老先生只比我高一点点。他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力气似的，没想到，却结结实实地打好了一个结。前一阵子，我在电视上看到渔夫绑船的过程。虽然，不足以相提并论，但老先生的动作还是让我想起了渔夫当时的手势。

等到V字型的晒衣绳拉妥之后，老先生把放在阳台的那盆衣服拿来交给山下，把放衣夹的篮子交给河边。我从山下的手中接过衣服，把衣服挂到绳子上，再由河边用衣夹将它固定住。河边构不到的部份，就由我来代劳。那些塑胶做的衣夹，因为长期暴露在阳光之下，所以，只要稍一用力，就碎掉了。

「不行不行，要拉直，不可以让衣服皱成那样。」河边一边说，一边用力拉直那些我所挂上去的衣服，再用衣夹将它们固定住。他的动作，看起来非常俐落。

「刚刚杉田和松下的德性，你看到了吗？」河边一边动手，一边小声地说道。

「看到了。」

「一看到我们进来，他们就傻眼了。」

「是啊，是啊。」

「真是可笑。」

「嗯，真的，连我都吓了一跳。」

「不错嘛！」老先生坐在阳台边说道。

「咦？」

「不是在说你。我是在说那边那个戴眼镜的。他会不会读书，我不知道，不过，他倒是很会晒衣服。」

河边噘了噘嘴，但又掩不住几分得意。他小声地对我说：

「在我们家，晒衣服是我的工作。」

大概是因为他妈妈在上班吧！我想都不曾想过，河边会帮忙晒衣服。

只见晒衣场上有：三条毛巾、四件领口不成样的衬衫、五条裤头松掉了的内裤、两双起毛球的厚袜子、一条日本手巾、两条床单、一件棉质长裤、一张枕头套，以及一条被套。

「太好了、太好了，该洗的全都洗了。」

一等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晾好之后，老先生在阳台边满意地说道。我这才想起，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在晾衣服。

绳子大约就在我们的视线高度。我们站在这些洗好的东西旁边，正好可以感觉到当凉风吹过我们的身体时，就会有一股洗衣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风吹过我们流着汗的身体，使人觉得凉飕飕的，好不舒服。

「喂，走啦！」河边说：「没事了，快走吧！」

说的也是。只是，我只要一想到还要到墙外站岗，就觉得心情沉重。

「喂，等等。」老先生从屋子里叫住我们：「这个拿去。」

出了阳台，老先生把两个装得满满的塑胶袋丢给河边。我们看着塑胶袋，在想，是什么东西？可以接受吗？

「垃圾。和大门旁边的那堆垃圾放一起。」

「喂，你好意思……。」河边说到一半，山下拉了拉他的手。

「干嘛啦！」

「杉田，又来了。」

「……真的？」

「嗯，我才看到。」

我们只好提起袋子，只见大门一侧的垃圾已经堆积如山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呢？」山下问道。

「累积出来的啊！」我叹了一口气。

「是啊，垃圾和年龄成正比嘛！」

「听好，」河边眼神逼人，对着我们说道：「以后不可以和老头子多说话。因为，我们和他不算朋友。」

「知道啦！」山下语气含混地答道。

「你根本不知道。别忘了，我们有我们的目的。」

「明天是星期几啊？」忽然，背后传来老爷爷的声音。

「星期五。」河边答完，才警觉到自己不该作答。山下露出诡谲的笑容。

「那，明天可以丢垃圾了。」老爷爷说。

「那又怎么样呢？」河边吼道。

第六章

第二天一早，我们帮忙把垃圾拿去倒。河边显得很心不甘情不愿，不过，到底还是被我说服了。只因为他很在意老爷爷和杉田说他「说谎」这件事。我们三个人在老爷爷的家和电线杆间来来回回走了五次，才把老爷爷家的大门周边清理干净。

「他还在睡觉吗？真会鬼混。」河边探头瞧了瞧阳台。然而，只见窗户被关得紧紧的。

下午，一补完习，我们就在墙边徘徊。山下最先提出：

「如果今天又被杉田看到我们在这里晃来晃去，事情一定会闹得不可收拾。」

「那，该怎么办呢？要放弃了吗？」河边的声音听起来好阴沉。

「没办法啊！」

「我不干。」河边整个人贴着墙，继续说道：「要放弃你自己放弃好了。」

山下哭丧着一张脸，看了看我。该如何是好呢？河边并不是不知道山下的意思。我只要看河边贴着墙，还在那边东张西望的样子，就可以证明了。他其实也很不安。

「放弃了啦！再下去会惹麻烦的。」山下又一次哀求河边。这时，靠近阳台的那扇窗户嘎啦嘎啦地开了，老爷爷大声说道：

「草长得这么高，蚊子多得不得了，连窗户都不能开了。」

我们开始除草。不出我们所料，杉田和松下来了，不过，看到我们一边拍打蚊子，一边一言不发地工作，他们两人都瞪大了眼睛离去。

老爷爷的院子，都快要被一片杂草覆盖住了，看起来就像是久无人居的样子。由于一些多余的垃圾全被清干净了，所以院子看起来就更显荒凉。老爷爷头绑毛巾，坐在阳台边，不时地发号司令，说着「要用手指的力道拔」、「要连根拔起」、「不可以偷懒」等等。

「自己为什么不来做做看呢？」河边在嘴里嘀咕道，于是，老爷爷

说：

「我的膝盖不好，没有办法弯身。」

「哼，这么老了，听力还那么好。」这一回，河边是故意要让老爷爷听清楚的。可是，老爷爷却装出一副没听见的样子。

「他这是在支使我们。」山下说。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贯彻我们当初的目的。」河边说这话时，看都不看山下一眼。他满头大汗，眼镜从鼻梁滑了下来。他往上推了好几次，但是眼镜还是照滑不误。山下大概是因为太胖了，他每往下蹲，身体就会跟着失去重心。也因此，他只要用力拔草，就会跌跤，或是屁股着地，真是没效率到了极点。我的脚底和脚指头好痛。我极力忍住，但没多久，就又轮到背疼了。

「木山——」

就在我们除了三天的草，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时，我听到墙外有人叫我，原来是我们班上的田岛友子和酒井绫子。

「嗨，是你们。」

这是我们在暑假期间第一次碰面。我有点兴奋。田岛和酒井是班上最可爱的两名女生。班上的男生不是「田岛派」就是「酒井派」，我们甚至还为此偷偷地投过票呢！田岛总是晒得黑黑的，她的眼尾很细，鼻子好挺，嘴巴则小小的。她是一名运动健将。据说，她们家有网球场，而她最喜欢和她的爸爸打网球。至于随时保持微笑、看起来像偶像明星的酒井，则是生来一副好皮肤，白里透红的脸颊，像极了水蜜桃。我是田岛派。山下是酒井派。至于河边则不属于任何一派。

她们两人今天都背着球具。由于戴着登山鸭舌帽，所以，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看样子，是要到田岛的家打网球吧！

「听说木山你们在帮老爷爷的忙，真是了不起。」田岛说道。

「是妈妈叫我们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酒井转动着大眼睛，看着我说道。没想到田岛派的我，竟然因此耳根发烫。

我正想叫她们过来，却听河边抢先说道：

「抱歉，这是我们三个人决定好的事。我们只想靠自己。」

她们两人露出赞叹的眼神，在互看了一眼之后，陡地将视线转向大门。老爷爷拿着超市的塑胶袋站在那里。我们拔草拔得太专心了，完全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出门的？

田岛和酒井尖叫了一声，然后，露出不安的眼神，上下打量着老爷爷。她们一副遇到名人的样子。老爷爷穿着一件松垮的长裤，和一件宽宽大大的灰衬衫，他提着超市的袋子，没头没脑地，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两个女生异口同声地说：「你好」。满嘴胡髭的老爷爷，也微微牵动嘴巴，对她们两人说道：「你好」。由于老爷爷每次看到我们，说话都不怎么客气，所以，我们三人都对这样的差别待遇感到惊讶。

「听到了没？」山下瞄了我一眼：「女生就是比较吃香。」

「有可能。」

两名女生丢下一句：「继续加油罗！」就笑着离开了。

「干嘛急着走呢？」我抱怨道。

「是啊！」山下也表示同意：「还说什么想帮我们。」

「混蛋。人家根本没把你们看在眼里。」河边说完，还伸了伸舌头。

我们三人又开始投入工作了。我们不再闲聊，我们只顾着拔草，把什么都抛诸脑后。我们忘了这是老爷爷家的院子，也忘了补习，忘了现在是暑假，忘了我们几年级，忘了我们的爸爸妈妈。回到家，吃过饭、洗过澡、草草结束功课之后，便是倒头大睡。那是个无梦的夜晚。当然了，我的妖怪梦也没有出现。

第二天傍晚，拔草工作终于完成了。在光秃秃的土地上，只有我们和金木犀站在那里，另外，就是位于上方的V字型晒衣绳了。你看不到垃圾，也看不到一根草。阳台边放着一堆洗好的干衣服。这些日子，老爷爷变得很常洗衣服。

「大功告成了。」山下说。

「嗯。」

「院子好像变大了。」

「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真的。」

我们都好得意。

「拿去切开。」老爷爷从屋里抱来一个大西瓜。菜刀和砧板就放在阳台边。我们像是被蚊香和干衣服的味道吸引过来似的，纷纷坐到阳台边。

老爷爷敲了敲西瓜，说：「熟了。」为什么光敲外面，就可以知道熟不熟呢？山下学老爷爷的动作，敲了敲河边的头。

「干嘛啦！」

「里面有东西吗？」

河边气得反敲山下的头。山下抱着头大笑。河边整个人压在山下的头上，山下叫道：「唉呦，要破掉了啦。」

「别胡闹了，你们两个。」我才说完，河边就敲我的头。

「好，不玩了，扯平了。」

「这是什么意思？」

山下愈笑愈大声。我狠狠地敲了他的头。

「好痛！」

「吵死了，你们。」老爷爷不耐烦地说：「回去！」

「等西瓜吃完我们就会回去。」河边回答。他大概忘记是他叫我们不可以和老爷爷多说话的。

「讨人厌的小伙子。那就快吃！」

「这西瓜，算是植物的果实吧！」河边摸了摸西瓜：「这果实真巨大。最早看到这种果实的人一定吓坏了。」

「西瓜让你切。」老爷爷对河边说。

「不行啦！」

「为什么？」

「我没切过。」

「连西瓜都没有切过吗？」

「我们都买切好的。买一整个西瓜，会吃不完。」河边答道。

老爷爷点点头，看了看西瓜。想必老爷爷也是很久都没买过一整个

西瓜了。

「切切看嘛！」山下怂恿河边，并顺手拿起菜刀。就在这时，他陡地站起身来，把菜刀摆在阳台边，说了一声「等等」，就朝门外走去。

「干什么啊？」

「我马上回来，等一下。」

过了十分钟左右，山下上气不接下气地回来了。他手上握着一块黑黑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写毛笔用的特大号墨条。老爷爷看到他手上的东西，恍然大悟。山下笑了。我却不晓得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在流理台。」老爷爷说。山下脱下球鞋，拿着菜刀往屋子里面走。他走到屋子的最里头，那里有一个面窗的流理台，他先用水将那块长得像石块的四角形弄湿，然后，就开始传出磨擦东西的声音。

「他在干嘛啊？」

山下看都不看我们这边。老爷爷脱下凉鞋，走进屋内，我和河边跟了进去。

暖炉矮桌已经被收起来了。在那间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眼睛看得到的，就是一张小桌子、电视、放电视的柜子、衣橱和壁橱。屋子被收得干干净净的，只有一个装有麦秆的蓝色枕头，散放在屋中一角。除此之外，你看不到半个装饰品，甚至连个假花或月历都没有。所以，一眼看去，不免让人觉得有点单调。

再往里面走，就是厨房，厨房里发散着阴阴湿湿的气味。而这种气味，也是老房子特有的气味。木造地板冰冰凉凉的，让人觉得有一股冷气直渗脚心。厨房的右手边是玄关，左手边大概就是浴室和厕所了。流理台的前端，挂了两个小锅子，旁边则放了一个洗好的茶杯。

山下右手紧握住刀柄，很有规则地在石板上磨起菜刀。他用左手的四根指头压住刀刃。他紧咬着嘴唇，显得极为认真。

「你在磨刀啊。」河边一副很佩服的样子。

「他很会磨。」老爷爷说。

「当然了，我们家是卖鱼的。」山下停下来休息：「我爸爸更厉害。」

山下稍微挪了一下菜刀的位置，又开始磨了起来。

「所有吃的东西，如果刀功不好，味道就会变差。」山下说完这一句话，就不再出声。四下突然变得好安静。我们所能听到的，就是咻咻咻的磨刀声和从院子传来的蝉鸣。

「你以后也打算卖鱼吗？」老爷爷问。

「我也不知道。」山下盯着被磨得发亮的刀刃直看。那表情好像是古装剧里的武士在收拾自家的宝刀。他接着说：

「我妈妈说，像爸爸那样卖鱼，一辈子苦哈哈的，有什么用？而且，也不会有人要嫁给我。所以，她叫我要用功读书，将来要做不一样的事。」

磨刀的动作暂停了下来。山下换了刀面和手势，又开始磨了起来。

「可是，我一直觉得爸爸的工作真好。」山下说完，把拇指放到刀刃上，想看看磨得够不够利。

「喔，危险。」河边说。

「放心。」山下笑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山下这么有自信。

「你有没有切过自己的手？」我问。

「有啊。不过，如果一直害怕被切到，而不敢去碰，那就永远学不会了。」

「说得好。」老爷爷说。

「是我爸爸说的。」山下笑了起来：「就在我被切到，不愿意再靠近砧板时说的。菜刀既可以杀人，也可以做出好吃的东西，让人增进元气。所以，就看你怎么用了。你们知道吗？切生鱼片，已经难不倒我了。」

我们都很佩服山下。山下说完：「好了，磨好了」，就朝阳台的方向望去。从阴凉的厨房望过去，庭院看起来像是一个装满亮光的四角盒子，而夏日的艳阳，正在其间舞蹈。

在大家的期待下，西瓜被剖开了。

「嗯，够熟了。」老爷爷说。

「感觉真好。」河边第一次看到西瓜被切开的那个刹那，露出不可

思议的眼神，盯着菜刀直看。

「小心一点。这刀子好像很利。」老爷爷笑着说。

「为什么说好像？」

「不知道。」不晓得山下是在装蒜，还是真的不知道，总之，我搞不清楚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西瓜水分饱满，躺在红色果肉上的黑色种子，好像都要弹出来了。在切了八刀之后，我们开始啃了起来。由于在这之前，大家都已经是口干舌燥了，所以吃起来更觉好吃。老爷爷把他手上的那片西瓜再掰成两半，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好不好吃？」

「嗯。」

「哇啊，劳动之后再吃西瓜，那西瓜特别好吃。」山下眼睛眯成一线。

河边把衬衫脱掉，说：「弄到西瓜汁，会洗不掉。」

「啊，有道理。」我和山下也裸露半身。由于这一阵子我们都没去游泳，所以，我们的肚子像青蛙肚那样，好白。而袖口则留下衬衫盖住手的痕迹。

「你看，这是我们拔草晒黑的。」听我一说，老爷爷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这和他平常有气无声的笑法很不一样。

「你们两个，如果能加起来除以二就刚刚好了。」河边看着肋骨突出的我，再看看山下。

「你太爱管闲事了吧！」我说。

「对对，多管闲事。」山下说。

河边没我这么瘦。可是，我只要看河边那像鱼肉般透明的身体，就会觉得那家伙一定是弱不禁风。最近，他的身高也被山下追过去了。由于他上身光溜溜的，所以，架在细鼻梁上的那副沉甸甸的眼镜，就显得特别醒目。

「把眼镜拿掉吧！」

「为什么？」河边一边啃西瓜一边问。在他弓起的背部，可以清楚

地看见脊椎骨。

「不为什么。拿不拿随便你。」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有点心浮气躁。

「明天是星期几啊？」河边没头没脑地问道。

「是…是……」

「星期三。」老爷爷答道。

「那，该丢垃圾了。」河边拎着西瓜皮说。

「啊。」山下抬头看着天空说：「下雨了。」

在灰白色的干土上，开始出现黑色的小点。最后，点状遍及整个院子，大雨落地的声音，充塞着我们的耳朵。湿土味和蚊香味，扑鼻而来。

「等秋天到了，来种点什么。」老爷爷的声音，穿过雨阵，传到我的耳边：「譬如说，金盏花或什么的。」

「不必等秋天。我来种。」河边只要想做什么，就非得马上行动不可。

「你怎么这么性急呢？」老爷爷瞥了河边一眼。

「人家说夏天播种，我们不是什么都没做吗？」山下说。

「没关系。让它在土里等嘛！」

「说得也是。明天来种。」听我这么说，山下露出一脸的狐疑。

「山下，种什么好呢？」

「嗯……」

老爷爷说：「车轮铁线莲。」

河边说：「水仙。」

我说：「三色堇。」

山下说：「萝卜。」

「萝卜？什么跟什么嘛！」河边被打败了。

「它会开花喔！」

「对，对。」老爷爷说：「白色的花。」

「咦，我从来都不知道。」

「紫茉莉。」我说。

「石竹。」河边说。

「小野菊。」山下说。

「石蒜。」老爷爷说。

老爷爷又说了一大串我们听都没听过的花名。我们一边听，一边各自想像心中的花园，最后，才又回到雨滴不断的空旷院子。这块焕然一新的土地，正等着新的植物在它上头扎根，我们侧着耳，倾听它和雨水的对话。

第七章

「池田种子店」。

补完习，我们三个朝车站的反方向直走，来到了这间夹在大楼中的木造古屋。招牌上的油漆都已经剥落了。虽然，前面是一扇玻璃门，但是，里面看起来还是很暗。

「到车站前面的那家花店不行吗？」河边往里头探了探。他指的是最近刚开的一家花店，那家店位在一栋贴着白磁砖的新大楼里。

「不行，那家店不够专门。」

这家店，我曾经来过一次。那时我一年级，我来这里买牵牛花的种子。那是因为我把学校给的观察用的种子弄丢了，所以妈妈带我来这里买。我把种子种在花盆里，每天浇水。蔓藤沿着竹棍往阳台的方向延伸，然后爬上屋檐，最后，像对着天空伸出纤纤玉手那样，继续向上伸展。那一年，大朵大朵的牵牛花开了又开。从大家所写的观察日记看来，我的牵牛花的开花次数，高居全班之冠。记得当时我还和妈妈用花瓣染了好几条手帕。对了，那个时候，妈妈根本还不会喝酒。

我突然想起，花期结束之后，我还特地将种子留了下来。红花、白花、紫花，在黑黑亮亮的种子里面睡觉。我把散落在各处的种子一一捡了起来，然后放进信封里面。那个信封后来跑到那里去了呢？

「老板在吗？」

店里面透着一股凉意。前面一排一排的，全都是一些小抽屉。屋里散发着属于老屋特有的气味。

「来了来了。」

有一块蓝色的布帘，隔开了店面和住家。踩在榻榻米上所发出来的的脚步声愈来愈近，而就在布帘被掀开的那一刹那，有一道强光射了过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悦耳的风铃声了。

从屋内走出来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婆婆。她穿着淡紫色的短衬衫，手肘看起来有点弯。她的手好小，嘴巴也好小。至于眼睛，也是小

小圆圆的。满头的白发，在脑后扎了一个髻。她的个子甚至比我还小。穿着短袜的小脚，外加一双小号的凉鞋。整个看来，就像个小女生。

「我们要买种子。」

「什么种子呢？」

「有没有适合现在种的种子？」

「今天要种的。」河边说。

「现在是八月，所以……」老婆婆想了一下，说：「要是能种车轮铁线莲就好了！」

「啊，就这个，老爷爷昨天提过这个。」山下说。

「对。」

「嗯，就这个。」

「这种花应该在夏天撒种。因为不太有人种，所以……」老婆婆带着遗憾的口气说道：「我们店里没有这种种子。」

说完，老婆婆面对着那些小抽屉，开开关关了一阵，并自言自语地说：「嗯，现在要种的话……。」只见每个抽屉里面，都整整齐齐地放着用小袋子装好的种子，看起来跟图书馆放阅览证的抽屉好像。每一个黑暗的抽屉，都是一个沉睡中的花园，所有的种子，都在等待阳光和雨水来照拂它们、滋润它们。我突然觉得，我的那个装有牵牛花种子的信封，说不定也在某个抽屉里面。

老婆婆缓缓地移动脚步，朝我们这边走来，并问道：「是要种在花盆里吗？」我在想，上次妈妈带我来时，不知道老婆婆在不在场？

「要种在院子里。」

「花台吗？」

「整个院子。要种一大片。」河边说。

「这样的话，我们有。」老婆婆笑眯眯地说。

老婆婆又缓缓地移动脚步，朝抽屉的方向走去。

「你们这么说的话，就种这个吧！」老婆婆从抽屉里取出一包种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交到我们的手中。原来是大波斯菊。上面写的「播种时间」是六月中旬。

「现在种的话，虽然不会长很高，但是花一样会开得很好。现在洒下一整片的种子，到时候就会很漂亮。」老婆婆接着又说：「大波斯菊要种一大片才会好看。」另外，她还告诉我们，现在这个季节，不需要施肥，只要把种子一把一把地丢出去就可以了。

「你们要买多少？」

「嗯……。」

「如果要种一整片，大概要一二十包。」老婆婆说到一整片，就露出神采飞扬的样子。

「一包多少钱？」山下问完，才提醒了我，我一直没在考虑钱的问题。

「一百元。」

我们转身背对老婆婆，开始展开秘密会议。

「你有多少钱？」

「四百元。」河边回答。

「我有三百五。可是，这是买面包的钱。」山下说。

我有三百元，三个人加起来一共是一千零五十元。

「好吧，那就买十包吧！」

「午餐怎么办？」山下问。

「省下来。」

「什么！」

「叫什么叫，少吃一顿，可以减肥呀！」听河边说完，山下不再答腔。

而不等我们回过头来，老婆婆已经把一包包的种子放进纸袋里了。

这时，屋内传来叫「奶奶」的声音，紧接着，一名像在读高中的大姐姐探出头来。

「啊，有客人。」

她头绑马尾，下巴有一点尖，圆圆的额头，跟老婆婆好像。

「绘里，来帮忙。」

「嗯。」于是，在这间灰灰暗暗的店里，顿时只见大姐姐身上的那

件白色运动衫，在四处飘来飘去。大姐姐帮老婆婆把抽屉里所有的大波斯菊种子全都拿了出来，然后开始包装。

「他们要在院子里种一大片。」

「那，种大波斯菊很好哦。也不需要花什么工夫。」大姐姐看着河边，露出微笑：「真好，有一个院子。」

「那是老爷爷的院子。」河边慌忙低下头来，说：「我们家是公寓。」河边的声音，小到都快听不见了。而且，他又开始摇腿了。我赶紧按了按这家伙的肩膀。

大姐姐看了河边一眼，亲切地说：「是吗？」然后，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好了，包好了。」纸袋鼓鼓的，里面塞满了种子。

「可是……。」

「没有关系。这些全是春天没有卖出去的。全都拿去吧！」老婆婆在微笑中带着凄凉的语气说道：「而且，这家店不久就要关了。你们这么小，就懂得照顾院子，真不简单。」说完，老婆婆随即对我们行了一个九十度的大礼。

「老爷爷一定会很高兴的。」大姐姐对着河边点头说道。

虽然，老婆婆说不要钱，我们还是把仅有的一千零五十元放在柜台上，在说了声「谢谢」之后，就拿着那一大包种子走了。在往老爷爷家的路上，河边慎重其事地抱着那包种子，一句话也没说。

打开袋子，里面的种子简直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我们把这些细细长长的种子握在手心，然后用半蹲的姿势，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撒了出去。

「哪来这么多的种子啊？」老爷爷坐在阳台边，露出惊讶的表情。

「从种子店抢来的。」我说。

「你们也会当强盗啊？」老爷爷噗嗤地笑了起来。他好像忘了，最开始，他还把我们三个人当小偷看呢！

「大波斯菊根本不需要这样特地播种。」老爷爷说：「在乡下，到处都是。」

「哪个乡下？」

「北海道。」

「喔！」

「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是我跟你们差不多大的时候。」老爷爷闭上眼睛。我们也闭上眼睛。我看到原野上是一整片的大波斯菊，而当微风轻轻吹过时，我听到了花草在风中摇摆的声音。老爷爷小时候到底长什么样呢？不用说，一定没有秃头，他可能瘦瘦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我很努力地在做想像。可是，到头来却发现，站在原野中的男孩竟然是我。

「知道大波斯菊的花语是什么吗？」山下说。

「不知道。」

「少女的……。」

「……是什么？」

「写在包装的纸上。少女的纯…。」

在阳台边，大概有将近五十个包装袋，每个袋子上，都印有大波斯菊的照片。由于散做一地，所以，一眼看去，好像是阳台的波斯菊捷足先登了。我拿起一个袋子，翻到背面。上面写着：日文名·秋樱、大春菊。科名·菊科。原产地，墨西哥。花语，少女的纯洁。

「到底写什么啊？」山下问我。可是……，我觉得好难启齿。

「你看，木山也不会念。」

「我会念。」

「那，为什么不念？」

「纯洁。」我升起了无名火，用好大的声音对山下说：「你连纯洁的洁都不会念吗？」

山下挺直了腰杆，转头对我说道：「什么是纯洁？」

真受不了。山下的国语一定很烂。我说：「就是没有被污染的意思。」

「没有被污染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来都没有做过坏事吧！」我含含混混地说着。

「坏事是指哪些事呢？」山下一脸茫然地说：「是指补习班不跷

课、还是半夜不偷吃饼干？」

「谁晓得？」

「还是指把发回来的考卷藏起来？……还有，说谎也不太好。」

老爷爷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吵死人了，你们。」河边板着脸说：「赶快撒种子好吗？」

「好奇怪。河边，你好奇怪。你怎么一直都不说话。」

「别管他。」我说。基于武士道的精神，我没有点出河边不说话，是因为在想刚才的那位大姐姐。

老爷爷从屋里拿出一条旧水管。水管的前端用绳子绑着一个莲蓬头。老爷爷「嘘」了一声，然后就将眼光扫向背对着我们的河边。山下笑了出来，马上脱掉球鞋，跑去厨房，准备扭开已经套好水管的水龙头。

「OK！」山下压低了声音。我对准目标。经过了一小段时间，水喷了出来。

「哇啊！好冷！」河边慌慌张张回头：「住手！」

河边在院子里抱头鼠窜。为了怕踩到种子，他每跑到撒过种子的地方，就会踮起脚尖，所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跳舞呢！我和山下、老爷爷看了都开怀大笑。

「哇，好美。」墙外传来女孩子的叫声。是田岛和酒井。河边「咦」了一声，停下脚步，结果，整条裤子都被淋湿了。

「彩虹。好漂亮。」田岛说。

「真的！」只是稍稍改变水管的角度，阳台边就又出现另外一道彩虹。这是太阳光的七个颜色。原本，彩虹并不常见，没想到现在却因为一条水柱，而让它在我们的面前现身。我真不懂，光为什么要把它的颜色隐藏起来？我猜，这个世界，一定还有很多东西是被隐藏起来的，或者是说，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而这些东西有时会不经意地出现，有时则是像伟人传里面所写的那样，是在一些科学家或冒险家的长期努力之下，才让我们有幸看到它们的。是否有什么东西，现在还躲在某一个角落，在等待我去发现它呢？

这时，莲蓬头因为抵挡不住水势，而从水管飞了出来。水汩汩而流，朝刚刚才撒上种子的泥土开出一个小洞。

「喔！」老爷爷赶紧将我手上的水管接了过去，他压住管口，好让水势变小。呈一直线的水柱，这会儿又朝河边的脸上直射过去。

「哇哈哈！」

女孩们的笑声，响彻云霄。

「对不起对不起。要不要紧啊？」老爷爷想笑，却又极力忍住。山下终于搞清楚了，于是，赶紧跑去把水龙头关紧。

我在床上数着呼吸的次数。一、二、三、四、五、六……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三十，终于，三十以后的数字，在睡意间逐渐消失。我被卷进沉沉的睡意里，然而，我像是一只浮出水面的旧鞋子，不久，又慢慢地朝清醒的方向游来。于是，我只好再重数一遍。一、二、三、四……。

很久以前，我看过一本书，书上说，我们人活着，平均要呼吸六亿到八亿次。自从看了那本书以后，我每天就变得一定要数一数自己的呼吸次数才行。大概是从我二年级开始的。我每次数呼吸，到最后都会觉得呼吸困难，我每每痛苦到咳嗽，于是只好又从头开始数。不管是在上课或是吃饭，我都常常如此。妈妈看我一天到晚不是张着嘴巴呼气吸气，就是不停地咳嗽，所以，她说了我好多次，要我：「不可以再咳。」然而，我却对自己的这些行为束手无策。我每天晚上上了床，就会一边哭一边呐喊：「我不能呼吸。我不晓得该怎样呼吸。妈，我要死了。」

最开始，妈妈总是很无奈地坐到我的枕边陪我，或是端一杯热牛奶来给我。我虽然会因此而稍微安定下来，可是，只要妈妈一走，我又会被相同的不安给淹没掉，又开始呐喊：「我不能呼吸。我要死了。」

现在，我已经不会叫妈妈过来了，不过，睡前数呼吸的习惯依然未改。从出生到现在，我到底呼吸了几次呢？如果八十岁的人要呼吸八亿次，那我今年十二岁，应该就是一亿两千万次了。那表示，有一亿两千万个小小的空气团经过我的身体。到底会持续到多少次呢？有一天，通

路会突然断掉，空气团也会因此而陷落，然后，生命就结束了。是五亿、八亿、九亿、还是三亿呢？那之后……，我又到哪里去了呢？还是……。

我试着停止呼吸。我把头埋到枕头底下，开始数了起来。一、二、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三一、三二、三三、三四……我闭紧眼睛。于是，在黑暗之中，我看到有黄光在慢慢钻动。最后，黄光变成了一片开满黄花的原野，而我的身体向上飘了起来，我仿佛是一只正在俯瞰原野的小鸟。不，不对。我看到的是火焰。小黄花变成了小火焰，它们开始烧了起来，把原野染成一片火海。好像有人站在那里。他的脚下是燃烧着的火焰，他朝着我挥手。到底是谁呢？……然而，我却再也看不清楚了。我因为痛苦，而发出急促的喘息声。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叔叔告诉我，死，就是停止呼吸。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这么认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毕竟，活着并不等于光会呼吸。所以，我认为那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隔天，我们开始整理老爷爷的家。我们把裂开的外墙钉好、请玻璃工人来换玻璃、在剥落的窗格子上涂上油漆。另外，山下还从家里拿来一些装鲑鱼的木箱，我们将箱子分解了以后，就拿那些木条去补遮雨窗上的破洞。

老爷爷教我们调油漆，以及如何使用刷子和锯子。我们不是让鎚子槌到自己的指头，就是不小心打翻了油漆，除此之外，在锯木板时，也免不了要和锯子展开一番苦斗。

杉田和松下还是常常跑来偷看我们。

「喂，」我从梯子上对着他们两人说道：「可不可以帮我把油漆拿过来。我放在下面。」

河边正卯尽全力要把油漆已干的窗子装回去，山下则忙着在钉纱窗。我朝着松下，挥动我手上的刷子。

松下不知所措地看着杉田。杉田看了看罐子里的浅咖啡色油漆，煞有介事地问我：「你们不练足球吗？」

「啊？」

「想请假吗？」

我这才想起，今天是放暑假以来第一次练足球的日子。「我忘了。」

「你打算怎样？」杉田靠近我，用好低的声音说。烦死了，干嘛管那么多嘛！

「今天要忙这些，所以，我请假。你可不可以帮我转达？」

松下瞪大了眼睛。

「他们两个呢？」杉田用下巴指了指河边和山下。

「喂！」我大声说道：「今天要练足球。你们要去吗？」

「不行不行，我还在忙。」河边很会踢足球，可是，他好像一点都不受影响。

「忘了。真糟糕，妈妈今天什么也没说。」山下只是轻描淡写。

「你看到了吧！快帮我把油漆拿过来。」

山下倒退了几步，然后就慌慌张张地跑走了。松下紧随在后。他们两人一溜烟地，就不见踪影了。

「拿去。」老爷爷把油漆罐交到我的手上。

我开始在木板墙上涂上淡淡的咖啡色。虽然背对着老爷爷，我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他在看我。老爷爷一副不管我们的模样，其实，他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有一次，我把《稻草人》这本书放在老爷爷家的阳台边。那是一本又可怕又有趣的恐怖小说，里面有一个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英国男孩。老爷爷也不问「这本书是谁的」，就不声不响地把书交给我。）

最开始，是我们在偷看老爷爷，没想到，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被看的对象。虽然同样是被看，但是那和妈妈一边喝酒一边看我吃饭的感觉不太一样。

虽然漆好的油漆浓淡不一，但整个房子还是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们在金木犀的树荫底下，一一检视成果。淡咖啡色的外墙、绿色的窗棂和大门及遮雨窗、蓝色的屋顶，看起来还真不赖。这样的一间房子，一定很能引起路人的好奇，我在想，要是不认识的人经过这里，一定都

会想敲门进来瞧一瞧究竟。

「等大波斯菊开了，这里就变成大草原里的小屋子了。」山下说。庭院开始有新的杂草冒出来了，而大波斯菊也开始长出双片叶子。我本来提议拔草，但老爷爷却说，既然长出来了，就随它去吧！

「真不像我的家。」老爷爷交缠着两手，发出赞叹的声音。

「真的。这之前根本不像有人住在里面。」河边说完，老爷爷斜睨了他一眼，但河边浑然不觉。他正在欣赏油漆凝结后，在遮雨窗上所留下来的那些绿色水滴。

「你说得对。」老爷爷再次看了看这间已经脱胎换骨的房子。「真的是这样。」他说：「我实在是太久都没理会这间房子了。」

「实在应该整理看看的。」我说。

「是啊，应该整理的。」老爷爷一边点头，一边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有没有结过婚？」河边突然问到。

「有啊。」老爷爷语气平淡地说。

「你太太呢？死了吗？」

「嗯……」

「分手吗？」

「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

「忘了。」

「你没有再结婚吗？」

「没有。」

「为什么？」

「说了你也不懂。」老爷爷有点感伤地说。

「那个人叫什么？」

「忘了。」

「漂亮吗？」

「忘了。」

「有没有小孩？」

「没有。」

「好奇怪。」

「什么？」

「我爸爸结了两次婚，两边都有孩子。」

「没什么不好啊！」老爷爷叹了一口气。

「不好！」河边噘起嘴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说：「如果老爷爷有小孩的话，那我爸爸说不定就不会结两次婚了。」

「这是什么谬论？」

「难道真的不相关吗？」

「你爸爸结两次婚，关我什么事呢？」

「我不是说你怎样。我是说，很可能在冥冥之中会有一点关系。」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河边有点生气地说：「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不知道，所以，我才会想，这中间是不是会隐藏着一些关联。」河边说完，沉默了好一阵子。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河边抬起头来，突然用好大的声音，急促地说道：

「A的家里有一个苹果。B的家里有两个苹果。两家合起来是几个呢？竟然不见得是三个。我不懂的就是这件事。你们看，我又不能把爸爸当成苹果切成两半，那我们家就没有爸爸了，虽然我们家有一个爷爷，但又不能叫爷爷当我的爸爸。因为他也不是苹果。我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让所有的人都皆大欢喜，我好想找出这个方法。地球上有空气，小鸟有翅膀，风会动，鸟会飞，像这些伟大的结构，都让人类找出来了。就是因为这样，人类才会发明飞机。只是，为什么连飞行速度比声音快的飞机都有了，而我却没有爸爸？为什么星期天妈妈在百货公司里面，要对我那么凶？为什么她老是要对我说，等我长大以后，要让爸爸后悔？」

河边一口气说完这些，又小声地说道：「回家。」

老爷爷顾不得大波斯菊的双片叶，他横越庭院，冲向房子，把放在阳台的西瓜和菜刀拿了过来。然后，他将西瓜切成四份，说：「吃吧！」

「不吃了。」河边低下头，露出窘态。

「吃啦！」

河边刚开始只是小口小口地、慢慢地吃着西瓜。但是到了后来，他只顾埋头苦干，连脸都看不到了。我们好像征战凯旋归来的战士，虽然不知为何而战，却觉得舒坦极了，我们正对着太阳，把那又大又甜的西瓜吃得精光。

第八章

老爷爷不再囤积垃圾了。他每天一早起床，就会把垃圾拿到电线杆的前面。一看到我们，他就会精神抖擞地和我们打招呼。每次从补习班下课回来，我们都会到老爷爷家的墙外偷瞄一下。大波斯菊已经有十公分高了，而且开始长出细细的叶子。卖种子的老婆婆曾说它们不会长得太高，而我们怎么看，都觉得它们太纤弱了一些。

「真的会开花吗？会不会开不了花啊？」

「真叫人担心。」

窗户开开的。老爷爷是不是在靠纱窗那边的和室房里烫衣服呢？最近，老爷爷已经很少看电视了。

看过老爷爷家的动静之后，通常，我们不是各自回家，就是跑去游泳。河边再也不说「我们去监视老爷爷」了。老爷爷每天都去买东西，然后自己做菜，自己打扫，自己洗衣服。看来，我们已经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不用功不行啦！」游过一阵泳后，河边坐在池边说道。他的背后被太阳染成了红色。河边吸了一口气，继续说：

「昨天发回来的考卷，我的分数好低。妈妈气疯了。我被绑在阳台的一块木板上。」

「真的？」

河边神情落寞地盯着游泳池直看。山下正在仰泳。他的速度很慢，而且老是要往下沉的样子。

「我一直哭，到了半夜，邻居的阿姨来了，妈妈才把我放开。」

我的暑期期中考，其实也考得很差。补习班还打电话到家里来问呢！

「你每天都在干嘛？」妈妈看我的眼神很不寻常。

「没干嘛啊！」妈妈的眼神依然未变。才考坏一次，根本犯不着用这样的眼神看人嘛！她好像对我很没有信心。我说：「我会用功的

啦……」。

「是不是到没有同校同学的补习班会比较好？」妈妈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径自说道。

「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丢下这句话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想念点书，可是，却一直无法进入情况。

「咦？」河边对着游泳池四顾搜寻：「山下到哪儿去了？」

大概是上岸了，可是，游泳池畔只有我们两人。

「怎么搞的？」

「喂，你看那边。」河边指向游泳池。

「啊！」

这时，传来尖锐的警笛声，体育老师近藤静香很快地就跳下水。老师身上穿着一件蓝绿相间的泳衣，只见那蓝绿的条纹，在水里缓缓前进，接着，她从池底捞出一个看起来像湿布团的东西。

「山下！」

大家全聚到游泳池边。山下微闭着眼睛，摊在地上。他的脸和身体都近乎苍白。

「还活着吗？」有人问道。老师没有回答，她只是不停地压着山下的胸口，在做心肺复苏术。山下并没有醒来。

「山下，山下。」老师拍打着山下的脸颊。

「会不会真的死了？」我身后的杉田说道。

「闭嘴！」我的声音大到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河边的两颚直在打颤，而且，他又开始抖腿了。

老师捏住山下的鼻子，然后，嘴对嘴，朝山下吹气。就这样，五次、六次、七次……，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看着。

我突然想起山下手握菜刀的样子，以及山下的眯眯眼。还有，他满头大汗向前冲刺的身影。另外，我也仿佛听到山下站在鱼店的门前大叫「欢迎光临」。就在这时，我第一次体会到，所谓的死亡，就是指我刚才说的这些都会随之消失，而且，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再也不能见面？再也不能和山下见面了？虽然如此，现在却依然是夏天，我也依然

活着，世界照常运行，并没有因此而做任何的改变。我愈想，就愈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山下，胖子！振作一点啊！」我大叫。

山下的脸微微转红，并且，缓缓地张开眼睛。

「咦？你们在干嘛？」

我们等山下在保健室休息够了，才一起回家。虽然近藤老师说要联络山下的妈妈，但是，山下却坚持说不用。

我们站在天桥的最中央，茫茫然地看着底下来来去去的电车。曾经有一次，河边差点从这座桥掉下去。

「真好，你竟然和近藤老师亲了嘴。」河边扬起眉毛，看了山下一眼。山下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说什么。近藤老师是个大美人。她的睫毛好长，眼睛好亮，唇型像是出自雕塑家的手笔，长得还真有点像外国人。

「真好。」我也加了一句。

「什么感觉？」河边问道。

「什么什么感觉？……我失去知觉了啊。」山下慌忙回答。

「笨蛋，我要问的是，」河边把脸凑近山下：「你失去知觉的事。你刚刚差点死掉呢！」

山下好像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快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山下欲言又止，低下头来开始深思。

「我只记得我的脚抽筋。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记得了吗？」

「嗯。」

「也没有痛苦的感觉？」

「不记得了。」山下端出一脸的歉意，说：「不过，我做了一场梦。」

「什么梦？」河边和我精神都为之一振。

「我在海里。我骑着比目鱼。沙丁鱼的鱼群闪着银色的光芒，朝我

这边游了过来。好漂亮。」山下斜仰着头说道。

说不定，死后的世界就在那深不可测的海底。

「比目鱼对我说：『海里的公主生病了。只有比目鱼的生鱼片才能治好她的病。勇敢的人，你可以把我切成生鱼片吗？』」

「然后呢？」

「把会说话的比目鱼做成料理，我觉得我下不了手。更何况，我也还不会做比目鱼的生鱼片。所以，我跟它说我要回家，我下次再来。结果……」

「结果怎样？」

「我就醒过来了。」

「喔！」

有一天，要是山下学会做比目鱼的生鱼片，他一定会再度想起这个梦。

「还好，」河边低声说道：「你回来了。」

「嗯。」山下倒抽了一口气。桥下正好有一列电车经过。

「你会不会觉得，有时，人好像很容易就死了？」河边问我。

「譬如说，车祸啦，或是在工地突然被东西打中，或是在游泳池被淹死。」

「跌一跤，撞到头。」我说：「或是流氓打架，不小心被他们的流弹打中。」

「还有，吃河豚中毒。」山下说。

「像我，就绝不吃河豚。」河边说：「说来说去，我怎么反而觉得活着比死了还要不可思议。」

我想起前一阵子上自然课时看到的关于蛾产卵的幻灯片。虽然，幼虫生了好几十个、好几百个卵，然而，能发育变成蛾的，有时竟然连一只都还不到。那些卵几乎都被其他的虫吃掉了，剩下的，有的是因为找不到叶子可以吃，有的则是因为气候条件太差，死了。他们来这个世上，好像是专程来赴死亡之约的。

「死亡是不是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死嘛！」我这么

说，只见河边在一旁点头。

「可是，我还是怕死。你们不怕吗？」

「嗯。」

「实在很奇怪。既然人都会死，为什么还会害怕呢？是不是不到死亡关头，就不会知道呢？」

「我啊，」山下说：「我还不会做比目鱼的生鱼片。我不希望我还没有学会这门技术就先死了。我常想，万一我在学会之前就死了，那该怎么办？我想了就觉得很恐怖。可是，就算我真的学会做比目鱼的生鱼片，我也不敢说，我接下来可以死而无憾。」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可以死而无憾呢？就算不能像山下那样达成某一个目标，我还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找到死而无憾的理由。不这样，我就不晓得人到底为何而活了。

八月的第二个礼拜，来了一场台风。风在无人的路上狂飙。它每次呼啸而过，就会带着雨水用力地敲打窗玻璃。

因为公车停驶，所以，不必去补习班。我贴近客厅的窗户，盯着这巨大的怪物，看它是如何在吞噬外面的世界。街道成了怪物的囊中物，所以，虽然是白天，整个街路还是被染上一层暗暗的灰色。你看不到半个人在外面走动。一些小看板像雪橇那样，划向空中，飞了起来。

「妈。」妈妈整个人陷在沙发里，她睡着了。

「妈。」她的脸色很难看。看起来一副很累的样子。是因为垂肩的头发把脸盖住的关系吗？昨天晚上，我被妈妈高八度的声音吵醒。我竖起耳朵，听到爸爸在隔壁的房间，正压低声音在对妈妈说话。但是，妈妈接下来都没有出声。

我把耳朵凑近妈妈的嘴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温暖的鼻息弄湿了我的耳朵。一阵微风吹过妈妈的身体，再吹向我的耳朵，我的脑门就好像要裂开一样。

房间里好安静。铝门窗被关得紧紧的，冷气带来了几分寒意。这样的气氛，即使天塌下来了，我看，都还可以让人照睡不误。我在想，坟墓里面，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那些躺在湿冷的地底下的死人，想必都

竖着耳朵，在听从地面远处传来的嘈杂声……。

我悄悄地起身，然后，打开玄关的门。狂风像要吞掉我似的，我在风中跑了起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老爷爷家的庭院，变成一片水乡泽国。只有杂草依然挺拔，至于大波斯菊，则东倒西歪地倒在水中。看来，它们的命运是凶多吉少了。

由于雨滴跑进我的眼睛，我的脸顿时挤成一团。我在墙外站了一会儿。我没有伞。反正，这个时候撑伞也是无济于事。

「你在干嘛？快点进来。」

大门只打开约十公分左右，由于逆着风，老爷爷咬紧牙，仅露出半张脸。

「快点。」

我一钻进屋内，门就「碰」地一声关了起来。门外传来了风渐行渐远的吼声。我站在玄关，用老爷爷递给我的毛巾把头擦干。当我看到有两双很眼熟的球鞋并排在那里时，我愣住了。

「嗨。」山下从和室探出头来。

「你果然来了。」河边从厨房冲出来，说：「把袜子脱掉嘛！」

我脱下湿答答的袜子，并擦了擦身上的衣服。毛巾因为吸满了水气，所以，开始有了一些重量。我说：「我可以进来吗？」

「来吧！把这些交给我。」河边接过我手上的毛巾和袜子，三步做两步地跑向浴室。

「我从我们家的二楼往下看，刚好看见有一个人撑着伞，在雨中跌跌撞撞地走着。仔细一看，那个人就是河边。」山下一边模仿河边扶着眼镜在雨中行走的样子，一边说：「因为河边告诉我，他好担心大波斯菊，所以我就跟他一起过来看看。你也是吗？」

「嗯。」因为让他们两人捷足先登，我觉得有点扫兴。

「我帮你丢进去洗了。」河边从浴室走出来，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似的，大喇喇地坐了下来。

「好了，坐下来吧！」老爷爷安详地坐在窗边。我选择窗户的另外

一边，小心翼翼地坐下。

「你们在干嘛呢？」

「没干嘛啊。」他们两人互看了一眼。

「怎么说没干嘛呢？你们两个。」老爷爷的心情特别好。

「什么意思？」

两人笑得好诡谲。

「不想说就算了。」什么意思嘛？两个人合起来孤立我。

「我们在打赌。赌看你会不会来。」山下说。

「赌我会不会来？」

「对，对。」

「什么意思嘛！」

「只是好玩啊。对不对？」河边和山下翘起嘴巴。

「结果谁赢？」

老爷爷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

「来吧，你们得帮我按摩。」

山下开始按摩老爷爷的肩膀。河边按摩左脚，我莫名其妙，也跟着按摩右脚。

「为什么我也要跟你们一起按摩呢？我又没有打赌。」

「少罗唆。我们会有这种下场，还不都是你害的。」河边说。

「别扯了。」

山下骑到老爷爷的背上，他一边嗯嗯嗯地出声，一边用大拇指搓揉老爷爷的肩膀。「我的技术不错吧？」

「嗯嗯。」老爷爷脸朝下，闭着眼睛，发出呻吟。

「我常常帮爸爸按摩肩膀。我已经可以很熟练了。」

「嗯嗯。」

「爸爸的肩膀大概是老爷爷肩膀的三倍宽。」

「嗯嗯嗯。」

「很舒服吧？」

「嗯嗯嗯嗯。」

「要不要再用力一点？」

「嗯嗯嗯嗯嗯。」

「不要客气，你尽管告诉我。」

「痛，好痛。」

「哎哟！」山下停了下来，说：「为什么不早说呢？」

老爷爷又呻吟了几声。

我把老爷爷的裤管卷起来，才发现老爷爷的脚好瘦、好瘦，瘦得像皮包骨一样。他的皮和仅有的一点肉，好像不愿意附着在骨头上似的，在我的手中晃来晃去。我的爸爸脚上全都是毛，但是，老爷爷的脚却像油纸一样光滑，摸起来光溜溜的，让人觉得要起鸡皮疙瘩。

「喂，右脚。」老爷爷趴着身子说道。

「是我吗？」

「你是不是没有替人家按摩过啊？」

「嗯。」

「可悲的家伙。」

哼！这是什么话嘛！原本，我一直都很小心翼翼，但这会儿，老爷爷把我惹毛了，我便故意使了力气。

「一点感觉都没有……对对，就是这样，有进步了。把电视打开吧！」

还真会享受啊！我打开电视，然后，又继续帮老爷爷按摩脚部。

电视新闻正在报导，在很远的地方，有两个国家正要开始打仗。画面上，只见晚上的机场，有一整排的战斗机，正准备起飞。机上的飞行员，都戴好了飞行帽。在掌旗男人的指挥下，飞机像展翅的鸟儿那样，缓缓地动了起来。飞行员自信满满地挥着手。像极了我在电影中所看过的画面。

「你有没有上过战场？」

用两手顶着头部，在看电视的老爷爷，瞄了我一眼，然后，又将视线移回电视。

「有啊！」

「坐过飞机吗？」

「我不坐飞机。」

「那你做过什么呢？」

「唉！战争！」老爷爷两眼仍然盯着电视。电视画面上，正出现瓦砾连连的街道。

「说给我们听嘛！战争期间，你做了什么？」手未停止按摩的河边，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在丛林里走了好久。」

「只是走吗？」河边不太信服地说：「说嘛！说详细一点嘛！」

老爷爷什么话也没说，就站起身来，将电视关了。就在这一刹那，雨声变大了。另外，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风铃，随着风，聒噪个不停。

「说嘛！」河边已经按捺不住了，扭捏着身体。

「忘了。」老爷爷又坐回原位。

河边急躁地说：「不行，不可以这样啦！」

「真是个烦人的家伙。」

「说嘛！」我说：「我想知道战争到底是什么。」

老爷爷想了一下，说：「战争很可怕。」说完，就沉默不语。我看到盘腿的老爷爷，右腿在微微地颤抖。他横扫了我们三人一眼，之后，就闭上了他的眼睛。

战争，真的很可怕。

老爷爷说，从前线退下来以后，他们的那一支部队就逃到丛林里。原本有二十五人的小队，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到最后，只剩下十八人。酷暑加上饥渴，使所有的人都疲惫不堪。于是，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则是因为病了，而被同伴弃于路中。这些被弃于路中的人，有时还会碰到路过的其他部队。他们虽然还在呼吸、呻吟，但嘴角和眼角都已经开始长蛆了。路过的人，没有人会伸出援手。反正，结果都是一死。他们嘴咬着苦涩的草汁，藉以充饥，尽管已经筋疲力竭了，他们还是不停地走，因为，他们都怕停下自己的脚步。

晚上，他们蹲在凹凸不平的树根上，像鸡那样，蜷曲着身体睡觉。在丛林里，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让人平躺的。有的人累极了，便豁出自己的性命，来到海边，准备平躺下来睡一个好觉。结果，不是被敌人发现了，就是遭到一群蜜蜂的攻击……。

「还好，你回来了。」山下说。

老爷爷默不作声。只是怔怔地看着山下。他看人的眼神，好像山下是个陌生人似的。

「终于，有一天，」老爷爷继续说道：「有一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村子里只有几户人家，他们的屋顶都是用叶片铺成的。我们终于得救了，至少，我们有东西吃，也有新鲜的水可以喝了。说真的，要是我们没有到那个村庄，我们就不可能生还了。」

雨水毫不留情地打在窗上。远远地，好像听到有人说：「让我进去。」

「不过，在住下来以前，我们必须先做一些事。」

我们静静地等着听下文。风好像转向了。打在窗上的雨滴，也没先前那么猛烈了」。

「村子里，只剩下女人、小孩、和老人。我们先杀了这些人。」

「为什么？」我马上问道。

「如果留下那些活口，他们就有可能去跟我们的敌人通风报信。这么一来，我们就没命了。」

「敌人会用机关枪哒哒哒哒杀你们吗？」河边又在抖腿了。

「对。」老爷爷回答得好干脆。

「杀人有什么感觉？」河边两眼发亮。山下想要制止河边。

「其中有一个女人逃跑了。我去追她。我已经好几天没吃没喝了，跑没几步，我的腿就抬不起来了，而且，也气喘吁吁的。那女人还很年轻，像鹿一样灵敏。她扎了一个马尾，那束黑色的长发，在她的背后跳动着，她每跨出一步，腰部的强韧肌肉就上上下下地动了起来。我盯着她的那个部位，在丛林里穷追不舍。我只觉得脑海里不断传来咚咚咚的钟响，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追谁了，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追，但我依然死

命地追，最后，我开枪了。这个女的就像面粉袋落地那样，摊在地上。」

我们三个听得鸦雀无声。我觉得，我好像也听到了咚咚咚的钟声。不过，那大概是风的吼声吧！

「子弹从女人的背后穿过胸膛。我走了过去，一边发抖一边把趴在地上的女人翻过来。那时，我才发现……。」老爷爷停了一会儿，才说：

「她是个孕妇。」

「你是说，她的肚子里有小孩？」山下用很小的声音问。老爷爷点了点头。

「我用手摸，发现她圆圆大大的肚子，动了一下。她已经死了，可是……」

老爷爷把头垂得好低，我完全看不到他的表情。

「之后，我回到村子，和我的同伴一起把食物吃光。我们就是这样活过来的。」

老爷爷说完，又轻轻吐了一句：「战争就是这样。」河边微微抖着腿。山下嘴巴开开的，斜眼盯着柜子的把手直看。

时间就这样静静地走过。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老爷爷从电视柜下面的抽屉拿出香烟，然后用放在蚊香盘上的火柴点火。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老爷爷抽烟。老爷爷吸了几口烟，看了一阵烟头，就将香烟捻熄了。

「这种事，还是不听比较好吧？」

「不会，不会。」我吞吞吐吐地说，我这么说，似乎只会让气氛更显得尴尬。

「说给我们听，并没有什么不好啊。」河边用很小的声音说：「这种事，说出来比较好，真的！」

「是吗？」老爷爷的表情略带惊讶，旋即转头望向窗外。雨势稍微转弱了，但有时又像即将入睡的婴儿，忽而发出激烈的抽泣声。

第九章

「一定是因为这样，老爷爷才会和他的太太分开。」

原本，我和河边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经山下一说，却都颇有同感。老爷爷在南方的岛上，杀了一个女人，而且是个肚子里有小孩的女人。老爷爷为了要避开这段记忆，只好离开他的家、他的妻子，和属于他的幸福。

「其实，老爷爷应该晓得，一定也有很多人和他一样，做过类似的事。」山下想了一下，又说：「说不定，这个女的变成了鬼以后，还抱着小孩来找老爷爷。」

「不要说了。」河边吓坏了，瞪着山下说道。

「战争真的很不好。」我说。河边点头「嗯」了一声。

那个台风天，老爷爷对我们说了很多话。他滔滔不绝地，好像要把藏在话匣子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给我们。难道，是因为那狂风与暴雨的关系吗？

战争结束后，老爷爷回到日本，但是，他并没有回家。他不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行踪。就连他生还归国的事，也没告诉家人。他太太名叫弥生。现在，大概已经恢复为婚前的旧姓，叫古香弥生，很好听的名字吧！老爷爷如是说。

「她的个性善良温柔，大概又被其他的男人娶走了。」老爷爷说完，就倒在榻榻米上睡觉。我不清楚他是在装睡，还是真的睡着了。

「我想了很久，」在补完习的回家路上，河边扭开书包，拿出一张折好的白纸，说：「你看看这个。」

我打开一看，是刚刚发回来的国语考卷。二十五分。「真惨！」我同情地说。这家伙「咦？」了一声，靠近一看，慌忙将考卷抢了过去。

「错了。是这个。」

河边又给了另外一张纸，纸上写了五个电话号码。而这五个电话前面，都有五个同样的姓……，都叫古香。

「昨天，我跟电信局问的。」

过了台风天，我们又常常到老爷爷家碰头了。不过，昨天河边并没有去。补习班一下课，河边就说他有事，而且连面包店都没去，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我先查住在东京的。虽然老爷爷说过，古香弥生原来住在乡下。」

「这些电话要干什么？」

「要打打看啊！」河边抬高声调。

「你打到姓古香的人家家，也不见得会有叫弥生的人啊。」山下说。

「你知不知道，」河边趾高气昂起来，说：「电话簿只登录户长的名字。说不定，弥生婆婆就住在那里呢！就算不住在一起，也有可能找到其他的线索啊！何况，姓古香的人又不多。」

「原来如此……真有你的。」山下撑大了小眼睛，在看河边。

「一开始，我都不晓得要怎么查电话簿。很辛苦的。」河边露出一脸的得意。呵，这小子，真爱现，而且，还自以为是英雄呢！

「如果她住在乡下，不就白费力气了吗？」我突然很想浇他冷水。

「如果是这样，那就再查啊！电信局里面有全国的电话簿。」这家伙，未免太有自信了。

「要是她又再婚、改姓了呢？」

「嗯……。」

「而且也有人不做登记的。」

河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关口说道：「我不是说，趁机找找线索也不错吗？说不定，就因为这样，可以找到她的亲戚呢！」河边不耐烦地吼了起来：

「反正，去打电话就对了。到我家集合！」

我们围着河边家的电话，默不作声。

「好了，来打电话。」河边最先打破沉默。我和山下点了点头。我们只是点头，却没有人愿意拿起听筒。我们又再度陷入了沉默……。

「好了，来打电话。」河边又说了一次。我和山下点了点头，接着，又是一片沉默……。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们三人同时向后倒退。然后，河边拿起听筒，对方好像是河边的妈妈。

「嗯……，你要晚点回来……，嗯，嗯，我知道……没问题。我自己吃……。嗯，再见。」

河边放下听筒，松了一口气，转而对我说：「你打。」

「什么话，这是你家的电话。」

「别罗嗦了。这种事，就你最行了。」河边每次遇到什么事，都是躲第一的。我用手指了指山下。

「我最不会跟陌生人讲电话了！」

我也不会。可是，我还是无奈地拿起听筒。每次遇到倒霉事，好像都是非我莫属。

第一通电话没有人接。

「没人接。」我放下听筒。

「你高兴什么？再打下一通啊！」

「下一通让河边打。」

「你少来，你打就好了啊！」

我又拿起听筒。铃声还没响，就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喂！」听起来好像不太友善。

「嗯，喂喂。」

「喂喂？」

「请问你那里是不是姓古香？」

「是的。」对方的声音更不友善了。

「嗯，我们要找一位叫古香弥生的人……。」

「咦？什么？」他的声音好凶。我真想把电话挂断。

「请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位叫古香弥生的？」

「弥生？」

「是一位婆婆。叫古香弥生。我们在找她。」

「我们这里没这个人。」

电话被切断了。

「他说没这个人。」

山下用笔把刚刚打的这个电话号码划掉。说：「再打下一个。」

「又是我吗？」

「有什么关系嘛！就照你刚刚那样说就可以了。」山下捶了捶我的肩膀。

接下来的这一通电话，是个女人接的。我猜，他的年纪大概跟妈妈差不多。

「古香弥生吗？她是我的亲戚罗。」

「真的？」我一手握紧听筒，一手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河边和山下都把头靠了过来。

「我在找这个人。」

「咦？为什么？」

「因为老爷爷想看她。」

「老爷爷。是你的爷爷吗？」

「……是，是。」

「为什么呢？」

「嗯。」

「为什么你的爷爷想要见古香弥生呢？」

「因为……。」

「因为不可告人吗？」女人压低了声音说。我总不能在这个时候功亏一篑。所以，我开始撒谎：

「是因为我爷爷想跟古香弥生当面道歉。爷爷快死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死了。」

「咦？那真的很严重。」女人吐了一口长气。她好像在抽烟：「为什么要道歉呢？是他落跑，还是遗弃人家呢？」

「不，不是这样。」我又说谎了。女人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请问你，」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可不可以请她来听电话？」

「谁？」

「古香弥生。」

「这里没这个人啦！」女人好像很惊讶，她说：「我一个人住。」

「那，请问她在那里？」

「我怎么知道呢？」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她是你的亲戚吗？」

「我的意思是说，姓古香的人很少，所以，我们一定有什么关连。很抱歉，我不认识叫古香弥生的老阿婆。」

我好失望，不禁叹了一口气。

「你随时都可以再打电话给我。」女人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挂了。

第三通电话是答录机：「我会有一阵子不在家。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我会在天涯海角，祝你幸福。」是个男人，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听起来像猫叫一样，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第四通电话，是个小女生接的。

「喂，没有人在家。」小女生一拿起听筒，就大声地说。

「妈妈不在家吗？」

「去上班。」

我心想，下次再重打吧！

「今天元元咳嗽，所以我不能跟他玩。我和奶奶一起看家。」

「奶奶在家吗？」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奶奶耳朵听不清楚，所以不接电话。你是谁？」小女生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最后加了一句问话。

「我是奶奶的朋友。」我真是个说谎大王。

「你是奶奶的朋友？」小女生好惊讶：「奶奶有朋友吗？」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奶奶叫什么？是不是叫弥生？弥·生。」我强掩住兴奋的心情，咬字清楚地将名字又念了一次。

「不是。」女生毫不考虑地就说：「奶奶叫华惠。奶奶的名字叫华惠。」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对着河边和山下摇手。

「哥哥，你真的是奶奶的朋友？」

我正想说是我弄错了，却听到小女生说道：

「你是弥生奶奶的朋友？」

「咦？」

「弥生奶奶不住在我们家。」

「你的奶奶不是叫华惠吗？」我被搞糊涂了。

「弥生奶奶比华惠奶奶还要老。我爸爸是华惠奶奶的小孩。我和元元哥哥是爸爸的小孩。华惠奶奶的姐姐是弥生奶奶。弥生奶奶太老了，所以不住在我们家。」

我已经是满头雾水了。「那，弥生奶奶现在在那里呢？」

「她本来住在我们家。现在，她的房间变成元元哥哥的房间。哥哥要考试了。所以我不能吵他。」

「弥生奶奶以前和你们一起生活吗？」

「我叫真由。」

「真由以前和弥生奶奶一起生活吗？」

真由没有回答。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话？

「什么一起生活？」真由小心翼翼地问。

「就是说，弥生奶奶以前住过你们家。」我用生平最小的声音说道。

「对，住过。」

「那现在，她在那里呢？」

「安养院。」真由大声回答：「妈妈说，那个地方很好。」

那家老人院，就像是一家小小的医院。一格一格的房间，看起来像是白色的箱子并排在一起。房间里开着冷气，只见老爷爷和老奶奶不是在里面下棋、看电视，就是在跳草裙舞。他们都好安静。这些老人在夏威夷音乐和电视广告声的包围下，静静地走动、小声地交谈。他们的动作缓慢，看起来好像是在水里游动。

突然，我在这些老人中间，看到有一个穿着淡粉红色制服的人，她

踩着塑胶鞋，发出「咻咻咻」的脚步声走了过来。

「你们要做什么？」听她说话，像是个还在念大学的大姐姐。

我问她：「请问古香弥生在这里吗？」

「今天并没有人预约要会面啊。」大姐姐看了看公布栏，问：「你来看她吗？」

看到我点头，大姐姐说：「这么远的路，你真不简单啊！」真的很远。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电车之后，又换了一趟公车才到的。

「竟然有人来看弥生奶奶。」大姐姐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你是她的孙子吗？」

河边和山下用手顶着我。我说：

「我是弥生奶奶的妹妹的孙子。」我又撒谎了。

「跟我来。」大姐姐向后一转，又发出「咻咻咻」的声音，朝走廊的另外一头走去。

「请问……。」

「什么事？」大姐姐回过头来。

「请你告诉我们地方，我们自己去就好了。」我怕见到老奶奶，我的谎言就被揭穿了。可是，大姐姐还是很好意地，要我们跟着她走。

由于无计可施，我们只好乖乖地跟在后头。

这是一条好长好长的走廊。窗外是一片稻田，以及一栋座落在稻田中央的变电所。烈阳下，一条条的电线，像停止呼吸那样，动都不动一下。

「古香奶奶，有客人来看你哦！」来到走廊的最尽头，大姐姐打开其中的一间房间。我们三个人，在门口缩成一团。

「古香奶奶，你妹妹的孙子来看你了。听说你们以前还住在一起。他和他的朋友来看你，你高不高兴啊？」大姐姐拍拍我的肩膀说道，然后，就硬把我们拉了进去。

床上坐着一位又小又瘦的老奶奶。她露出一脸的微笑。

「你们很久没见面了，他是不是长很大了？古香奶奶，你认不认得他呢？」

「嗯，嗯。」老奶奶笑着回答。

「那，你们聊一聊吧！」大姐姐拍拍老奶奶背后的枕头，然后，安排我们坐到沙发上，就匆匆离开了。被大姐姐陡地丢在身后，我们三人仿佛变成了沙发靠垫，全身无力地呆坐在沙发上。

老奶奶缓缓地伸手到床边的抽屉，并从里面拿出三个用和纸包起来的小点心要给我们。我起身去拿，然后，传给了坐在沙发上的河边和山下。

「要喝茶的话，到外面的走廊去拿。」

「我们不渴。」嘴巴虽这么说，但我其实是口干舌燥的。

老奶奶依旧是笑容满面。难道，她把我当成真由的哥哥？老奶奶的皮肤好白。虽然她满脸皱纹，但圆圆的小眼睛，却让人觉得她好慈祥。

包小点心的和纸，渐渐被我的手濡湿了。我得努力找话说才行。

「我去倒水。」河边站了起来。山下紧跟着河边，说：「我也要去。」说完，就慌慌张张地尾随河边出去了。每一次都是这样。总是我一个人落单。

「请问。」

「嗯。」老奶奶亲切地一边点头，一边注视着我。这时，有一阵风吹来，她和服上面的小花，好像也随风摇摆了一下。

「老奶奶……。」

「什么？」

「没什么，我想问，你的身体好吗？」

「托你的福。」老奶奶垂头对我致意，弄得我接下来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真由她好健康、好快乐。」为了制造话题，我连不认识的真由都搬出来了。

「嗯？」

「真由她好健康、好快乐。」

「是吗？真是太好了。今年的天气特别热，对老人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老奶奶对真由似乎没什么兴趣。我终于鼓起勇气问：

「我想问有关以前的事。」

「好啊，你问。」老奶奶开心地点头。

「从前，有一个男的，他出门去打仗。他有太太，可是，战争结束之后，他一直没有回家。他这么做，并不表示他把他的太太忘了。这个人，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人生活。」我一口气把这段话说完。

「战争结束了，却有好多的故事还在继续发生。」老奶奶轻轻闭上眼睛。说：「所以，你说的事，确实有可能发生。」

老奶奶静静地搓着自己的手背。那又粗又黑的手，跟她的白皙、娇小，很不相称。老奶奶一言不发地，低头看着她的手。

「那个男人在战争中，遇到了很惨的事，就这样，害得他没有办法回家和家人相聚……。」我开始词穷了。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可怜？」

「你问我吗？」老奶奶慢条斯理地问道。

她露出防卫的眼神。我心想，早知道就不要来了。我们一心一意只想找到古香弥生奶奶，却没有考虑到人家不见得想要和我们谈这件事。

不过，老奶奶的不安神情很快就消失了，她斜歪着脸，看了看我。

「如果，你是这个男人的太太，你会不会恨他呢？」

「嗯。」

老奶奶沉思了一会儿。她看起来一副对这问题很感兴趣的样子。

「大概不会恨他吧！恨他也没有用啊。我这个人，只要遇到不愉快的事，就会想办法把它忘掉。」老奶奶又是笑容可掬：「何况，战争的时候，人都会变得很不一样。人会变成那样，是很可以理解的。」

「我可以带老爷爷来这里吗？老爷爷说他想来。」

「老爷爷？」

我说出老爷爷的名字。老奶奶想了一阵子。她恐怕是不想见他。

「我啊，」老奶奶终于开口了：「我年纪一大，记性就变得很差。你说的那位老爷爷是谁啊？」

老奶奶略带紧张地笑着。我说：「就是和老奶奶结婚的人啊！」

「你搞错了啦！」老奶奶夸张地笑了起来：「我的先生，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她一定是得了老人痴呆症。」

走出老人院的那栋建筑，我喃喃自语地说道。太阳已经西斜了。一阵凉风吹来。我心想，秋天已经来了。

「会不会弄错人呢？」山下说。我听了马上摇头。

「如果她真的是真由的奶奶的姐姐，那为什么你提到真由时，她都没什么反应？」

「也有可能是……」河边压低声音说道：「她其实记得老爷爷，只是因为不想见他，所以就假装忘了。」

「嗯。」我想了一下，说：「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反正，最好是别让老爷爷跟她见面。」

「……说的也是。」

山下突然停住脚步：「你们看。」

我们回头一看，只见原本是淡茶色的那栋建筑，这会儿在夕阳的照射下，已经被染成像火红般的橘子色了。晚风徐徐吹过，整片窗玻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波光粼粼的池塘，我们看到有人在窗玻璃的对面朝着我们挥手。

「是大姐姐吗？」

「不是。」是老奶奶。

我们不约而同地用力挥手。老奶奶动作缓慢地挥动她的手。虽然，我们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相信她一定是面带微笑的。

那时的画面，透露着难以形容的感伤气氛。在夕阳下，那栋建筑看起来就像是被丢弃在稻田中间的一个小箱子。我原本希望能多了解一下被塞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但是，却发现它们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而我又无法让时间停下它的脚步。

老奶奶停止挥手，她只是站在窗玻璃的尽头，一动也不动地看着我们。

「下次我们还会再来！」

我大声叫了起来。但我猜，老奶奶一定没有听到。因为，她已经背对着我们，在窗玻璃的尽头渐次消失了。

「下一次，我们真的还要再来。」

身体仿佛已经融入夕阳的河边和山下，也在一旁附和着我。

第十章

即使经过了一场台风的扫荡，大波斯菊还是安然地存活下来了。曾经被风吹得垂头丧气的茎部，现在又开始向上延伸了。叶子也增多了，为整个院子平添不少绿意。

「真是不屈不挠。」河边表示赞叹。

补习班一下课，到老爷爷家集合，似乎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了。我们到了老爷爷家，总是先看看大波斯菊，然后再做功课。老爷爷对我们的到来，并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欢迎，不过，也还不至于对我们皱起眉头。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爷爷家多了四块坐垫。在塞满棉花的坐垫外，套着被熨得服服贴贴的白色棉布。

「你们的头脑又不好，干嘛这么用功啊？」

「就是因为头脑不好，才要用功啊！」

老爷爷和河边常常会这样抬杠。老爷爷有时会教我们历史或汉字。尤其，只要碰到生字，老爷爷就会为我们造一些我们不曾听过的词。譬如：说到「树」，他就会告诉我们「树海」。说到「修」，他就会告诉我们「修罗」。然后，老爷爷会为我们解释，「修罗」就是一种住在深山或海底的坏神，他一天到晚都在打仗。说到「房」，他会告诉我们「乳房」。这么一来，连山下那家伙也都能牢牢记住。也因此，那家伙的汉字能力增强不少。

有一天，老爷爷还告诉我们，败将源义经并没有自杀，他从北海道向北潜逃，最后成了蒙古的勇士成吉思汗。我们听了，都半信半疑。那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我试着说出藏在心里的一些话。

「关于那个老奶奶……。」

「你是说，上次那一位？」

「你们会不会觉得她很像一个人。」

河边和山下彼此对看了一眼。

「谁呢？」

「你们真的不知道？」

「啊……！」山下看着我。

「像吧！」

「嗯，像。」

「到底是谁啦？」河边还不知道我们在说谁。

「池田种子店的……。」

「老婆婆？」

「像不像？」

「像。」

我们并没有告诉老爷爷我们去老人院看老奶奶的事。

「要不要去拜托种子店的老婆婆呢？」

「拜托什么？」

于是，我说出了我的计划。

当我们大叫：「古香奶奶来了！」老爷爷的表情，简直就像是看到了鬼。我们先去怂恿种子店的老婆婆来看即将开花的大波斯菊，然后，在往老爷爷家的路上，我们开始拜托她要假装成是古香弥生。当然，我们把缘由告诉了她，并告诉她，老爷爷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古香。所以，老爷爷一定很想和她见面聊聊。

「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老婆婆迟疑了一会儿。说：

「他真的会把我当成那个人吗？」

「没问题。你们长得很像，身体都小小的，皮肤又都很白，而且，额头都圆圆的。」

老婆婆摸摸她的额头，额头因而显得光滑了许多。

「你们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吧？」

「嗯。」

「好。既然你们这么说，我就答应了。」

「太好了。」山下说。

老爷爷正抱着装有衣服的脸盆，站在庭院的正中央。老婆婆有点尴

尬地对他深深一鞠躬。挂在绳子上的老爷爷的及膝内裤，随风自在飘摇。

「请到这边坐。」山下在阳台那边吼道。有两杯麦茶，已经等在那里了。山下说：「我们这叫喧宾夺主。」

老爷爷看都不看山下一眼。他面无表情地走向阳台，然后，转头招呼老婆婆：「请用。」老爷爷两手紧紧抓着脸盆，大剌剌地就往蚊香的上头坐下。

「啊！好痛！」

老婆婆在一旁偷笑。老爷爷的表情更严肃了。我挥手叫山下过来。外野手该退出球场了。

第二天，补习班下课以后，我们又依照惯例，带着中午要吃的面包到老爷爷的家。老爷爷一言不发地在烫衣服。屋子里热烘烘的，另外，还散发着从熨斗底部传来的焦味。

老爷爷朝白色的垫套喷水，然后，用熨斗从上面压过。他使劲把皱折压平，等到那块地方被烫平了，他就将熨斗放回平台，并改换垫套的位置，然后，再朝着套垫喷雾。老爷爷提熨斗的那只手，很明显的，浮出了好几道青筋。尽管我们七嘴八舌地说，太热了，不如先吃饭，等凉快一点再烫，如果没东西吃，那我们可以去买，或是帮他煎个荷包蛋……等等，老爷爷还是对我们不理不睬。

河边忍不住了，问道：「你到底怎么了嘛！」

老爷爷将熨斗的插头拔掉，然后，把涂有浆糊的垫套套在已经有些破绽的垫子上头。他什么话也不说。我们三人只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你不想见她吗？」山下诚惶诚恐地问道。老爷爷还是不肯回答，于是，山下对着我露出谴责的眼神。那眼神好像在说，你看，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所以才会把事情搞成这样。

「你在生气吗？」我有点不满。老爷爷一边把四块焕然一新的垫套叠起来，一边看我。

「那个老婆婆跑来拜托我，叫我不要骂你们。」

「你一看就知道是我们搞的鬼吗？」

「那当然。」

「那你还在生气罗。」

老爷爷把手靠在四个坐垫上头，对着我说：「你们竟然对老婆婆撒谎。这种行为，跟骗子没什么两样。」

「你不可以诬赖我们！」河边冲口而出。

「混蛋！」

就在这一刹那，我整个人魂飞魄散。我第一次听到老爷爷用这种口气说话。

「我们完全没有恶意。」

「这不是有没有恶意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河边吼了起来。

「知不知道？你们这是在拿别人的人生开玩笑。」

听老爷爷用这么沉重的口气说话，我真的是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段话，比起说我们头脑不好、长相不好、或个性不好，都要严重好几百倍。

「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因为她们实在是长得太像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陷入了沉默之中。我陡地抬头，随即「啊！」了一声。老爷爷正瞪着我。

「你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我终于晓得事态严重了。

「你说她们很像，是什么意思？」

河边也开始瞪我，并说：「木山，你这个笨蛋。」

山下绝望地摇着头。

「我们去见过老奶奶。」我不得不说了。

「你们找到她了？」

「嗯。」

我把整个过程，老老实实地说了。包括打电话的事，以及古香弥生

住在老人院的事。还有，古香弥生在住进老人院之前，曾经在她妹妹的儿子家住等等。

「她现在好吗？」老爷爷把头埋得好低，我只能看到他的秃头。

「嗯。」

「她有没有说什么？」

看我久久都不回答，老爷爷抬起头来直盯着我。

「她说她忘了。」

「原来。」

「她好像有老人痴呆症。她说她的丈夫已经死了。」

老爷爷苦笑了一下：「她这么说也没错。我这和死了没什么两样。」

「不是，不是这样的。」

外面传来蝉鸣声。一波接连一波，好似整个耳朵都被蝉鸣塞满了，也因此，自己的声音变得又小又远。

「你是英雄。她说他死去的丈夫是英雄。她还说，她的丈夫在战争时，曾经背着炸弹，冲入敌人的阵营。她说得好仔细，好像她亲眼看过似的。你简直不敢相信她在说谎。」

「这不叫说谎。」河边嘀咕道。

「你说得对。这和说谎不一样。」老爷爷低着头说：「那地方很远吧？」

「有一点远。」

等我说完这句话，老爷爷在丢下一句「以后少管闲事」之后，就转身背对着我。

「有人在家吗？」

那声音细细的，听起来好像在微微颤抖。我从阳台往外一看，只见种子店的老婆婆站在门口。老婆婆看到我们，就绕过庭院走了过来。她今天穿着和服，撑着一把白色的阳伞。光线聚集到阳伞的上方，好像把晴空切成了两半。而阳伞也就仿佛成了要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口。

老婆婆收起阳伞，恭恭敬敬地行礼说道：「昨天实在是很抱歉。」

「还有……，」老婆婆看着我们说：「我没有做好那件事，我……。」

我们三人用几近沙哑的声音说道：「对不起，是我们的错。」

「怎么这么说呢？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老婆婆又急急忙忙地打拱作揖。

老爷爷来到阳台，说：「我也觉得过意不去，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老爷爷一边说，一边拿出刚刚烫好的坐垫。

老婆婆手上拿着一个用淡粉红包巾包起来的东西，她把这包东西放到阳台上，然后将它打开。原来，是一篮红色的果实。

「是木莓吗？真难得。」

「这是从老家寄来的，就这么一点点，不成敬意。」老婆婆一脸的笑容。

老爷爷叫我拿去洗。我站在流理台前，先放水到盆子里，再洒点盐，然后，便一颗一颗轻轻地洗了起来。洗水果要放盐，是老爷爷之前教我的。这些浓淡互异的红果实，看起来好像是镶着一粒又一粒的红宝石。我仔细清洗过后，便将它们端到阳台。

「好吃！」

「好酸！」

「好好吃！」我们三个同时叫了起来。

「要是熊看到了，不高兴死才怪。」老爷爷一粒接一粒地往嘴里丢。他的心情已经完全好转了。

「熊？」

「熊最喜欢这种果实了。有好吃的果实，就一定会有熊出没。有熊的地方，通常也都有这种果实。」

红色的果肉，吃起来又酸又甜。我在想，这滋味真特别，大概和森林里的叶子上的露珠一样吧！

「另外，还有山葡萄之类的。」老婆婆说。

「对，山葡萄。」老爷爷兴致勃勃地说。他的样子，好像他就是一只熊似的。

「还有猕猴桃之类的。」

「对，对。」老爷爷简直像只吃了木天蓼的猫咪，越来越忘形了。

「还有水松的果实。」

老爷爷长叹一声，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最近这种果实变少了。因为，种这类果树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老婆婆像小鸟那样，噘起嘴来，在吸果实的汁。

「您的老家在哪里？」老爷爷问。

「北海道的爱别。」

「真的？我的老家就在当麻。」

老婆婆露出惊喜的表情说：「真巧，我们是邻居。」老婆婆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好像古香弥生奶奶。

「说真的，我昨天就有这种感觉了。」

「哦！」

「北海道的人，都有一些特色。」

老爷爷用力点头，说：「北海道的女人，特别勤劳，我的母亲就是。」

「原来，」河边抬起头来：「老爷爷也有妈妈。」河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不是废话吗？」

老婆婆带着几分腼覥，笑着说：「对，北海道的女人很吃苦耐劳，每个人看起来都好能干。」

老爷爷和老婆婆聊了好一阵子。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才知道老爷爷的爸爸以前是铁路局的技师。他们说，小时候去上学，都是穿着塑胶长靴，再套上冰刀的。另外，他们还提到盛产山葡萄的秘密地点、腌鱼卵的趣事，以及夏天在冰凉的河川游水、全家一起晒鱼干、用腌青辣椒配饭等等美事。老婆婆还说，有一天，她亲眼看到一名从网走监狱逃出来的人被抓。另外又说，半夜下山时，都会听到狐狸的叫声，那声音听起来好凄凉。他们滔滔不绝，好像永远说不完似的，说到北海道的夏天，他们都齐声赞叹那一整片连绵不绝的花海。说到冬天，他们便都想起那

些专拉木材的马匹，据说，它们在拉动一马车的木材时，身上所冒出来的水气，非常惊人。一到冬天，每隔一段日子，就得清理石炭暖炉，老爷爷和老婆婆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另外，他们也都曾经用雪块堆出一个小小的跳台。还有、他们会在冻成冰块的牛奶上头，洒上砂糖，一边舔一边吃。老爷爷和老奶奶甚至谁也不服谁地，争说滑雪时谁可以飞得比较远。

从他们两人的这段精彩谈话，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心里都埋藏了许许多多的往事，而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年纪变大，就有可能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回忆就会增多。而就算有一天这个人消失了，他的回忆也还会在空中游荡，或是混在雨中、深入泥土……。如果，记忆真的可以不死的话，那它在四处飘荡之后，也有可能会再钻进某一个人的心里。当我们到一个生平不曾到过的地方时，常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依我看，那八成就是某些人的回忆在对我们恶作剧吧！

现在，老爷爷和老婆婆都静静地看着院子。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一对老夫老妻。有一阵凉风吹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被那饱受阳光与清风照拂的、又酸又甜的木莓果粒包住了。

第十一章

妈妈只吃了几口莴苣沙拉，就又开始喝酒了。餐桌上摆着像蜡雕般的汉堡肉以及红萝卜浓汤，外表虽然好看，吃起来却没什么味道。

「吃点东西吧！」我放下筷子说道。妈妈还是像平常那样，两眼无神地看着我吃东西的样子。

「别管我，我看到肉就不想吃了。」她抓起饼干就往嘴里送。我听到嚼饼干的声音，然后，只见妈妈又灌了一口酒，咕噜一声，把饼干吞了进去。因为天天这样，所以，妈妈变胖了。她的眼皮看起来有些浮肿，走路时，步履蹒跚，就好像她正扛着很重的行李一般。

我离开餐桌，打开冰箱。在放果菜的那一格，我看到一把老掉牙的芹菜和发霉的南瓜，以及三个金黄色的梨子。

「你买了梨子？」

「对。」妈妈在另一头回答：「应该很好吃才对。」

「要不要吃？」

「不要。我什么都不想吃。」一看我到流理台的下方拿刀子，妈妈走了过来，伸手要我将刀子和梨子递给她。

「不用啦！」

我开始顺着圈圈削皮。当梨子露出它那多汁的白色果肉时，金黄色的缎带也跟着越拉越长。

「你很会削嘛！」妈妈惊讶地看着我削梨子的手势。我在老爷爷家，已经吃过好几次梨子了。老爷爷教我：「用右手的拇指紧紧按住刀子。」我只是照着做，刀子就自己向前动了起来。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削好生平的第一个梨子，这个梨子，被我削得都不成型了。虽然，山下看着削好的梨子说：「木山你的手好脏。」老爷爷还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进肚子里。

现在，我已经越削越顺了，我一边转动梨子，一边任由水滴沾湿我的手。梨子削好了以后，我将它递给妈妈。

「好吃。」水滴流到妈妈的手腕，再流到手肘，而且，后面还有新的水滴穷追不舍。然后，又是新的水滴……，就这样，妈妈站在流理台前，忘我地啃着梨子，我看着看着，突然有一股想哭的冲动。于是，我紧握刀子，又开始动作缓慢地削起梨子。

才一下子的功夫，妈妈就把两个梨子吃完了。也因此，那一天，妈妈没再喝酒。

晚上，我们和老爷爷一起搭电车。这是我们第一次和老爷爷一块儿出门。

「要去哪里呢？」

「不晓得。」

老爷爷一手提着纸袋，一手抓住扶手。今天这一路上，他都是挺直了腰杆，健步如飞地往前走。我们像小鸡一样，紧跟在后，尽管我们聒噪地问着：「到底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老爷爷都一律用「呵呵」的笑声回答。

白天，老爷爷自己一个人就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了。他用绳子把几个黑色的圆球串在一起。我们才要动手摸摸看，老爷爷就说：「不准碰。」然后，告诉我们：「今天晚上过来我这里。」我们只好串通好，跟家里的人说，我和河边要到山下家做功课，然后，山下则谎称他要到我家做功课。

我们在第三站下车。距离这个车站不远处，有一座铁桥。

「是要去川原吗？」河边说：「很久以前，我曾经来这里抓蝌蚪。结果，我还看到像手掌那么大的蝌蚪。爸爸说，那是牛蛙的。」

河边转头向后看。在月台的另一头，正是川原。一下楼梯，河边一边浏览百货公司的广告，一边说：「这个车站变漂亮了。」

「老爷爷，你想干什么呢？」山下有点不高兴了，他说：「你从头到尾什么都不说。」

一如河边所说的，我们正要去川原。老爷爷叫我们三个在堤防等他，然后，自己一个人拿着纸袋往下走。老爷爷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

而山下和河边也都说他们要去探险。我一个人等得无聊了，就躺在堤防上仰望星空。我发现有一颗闪着微弱光芒的星星，正在看我。再过十天，暑假就要结束了，我还在这种地方搞什么鬼呢……？

突然，传来女人的尖叫声，紧接着，是个男人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我跃身而起，朝声音的来处看去。在堤防下方、不见路灯的马路上，停了一辆汽车。有一名男人站在车子的前方，揪住另一个人的衣领。那被揪住衣领的人，竟然是山下。而河边则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

我慌慌张张跑了过去，男人看了我一眼，说：「原来，还有人啊！」他留着平头，穿了一件黑底白条纹的运动衫。他那黝黑的脸庞，看起来一副很凶恶的样子。

「你们，那么小，就学会偷看人家啦！」

「不是，你误会了。」像蜡像一般僵在原地的河边，在说完话以后，又开始抖腿了」。

「少罗嗦。要不然，你们在做什么？」

河边停止抖腿，再度变成了蜡像。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条路上，大概每隔十公尺就会停一辆车。但是，大家都躲在车子里面，不肯出来。车子里，恐怕都是成双成对的男女。真受不了。这个世界，贪生怕死的人一大堆，而且，净会做一些恶心的事。

「我们，我们……。」我壮起胆子开口说话。

「怎么样。」穿运动衫的男人一边瞪我，一边提起山下的衣领。

「啊呀！」

女人钻出车外。她的洋装皱成一团。

「算了啦！」女人张开五爪，顺着手势，将头发往后梳。

「你闭嘴！」

女人很识趣地钻进车内，不再多说话了。

「我们是和老爷爷一起来这里的。」我只好继续说道。

「老头子在哪里呢？你想骗我？」

事态似乎有些严重了。我突然觉得尿急。老爷爷到底在做什么呢？

害我们陷入这样的困境，真是可恨。

「啊。」女人嘴巴开开的，看着天空。「咦。」穿运动衫的男人也抬起头来。就在这时，整个川原传来响彻云霄的烟火声。

烟火不停地往上窜。虽然规模不及地区性的烟火大会，但是，那红的、蓝的、黄的、像菊花迸开般的烟火，看起来还是非常壮观。而且，这和一堆人挤在一起看烟火的感觉也很不一样。

「真好。」女人随口说道。躲在车子里的那些人，也都出来了。

「是老爷爷。」河边说：「原来他是放烟火的专家。」

「怎么可能？」

「没错。那个黑色的圆球，就是火药丸。我以前在电视上看过。」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老爷爷放的？」穿运动衫的男人瞪大了眼睛。

「是啊。」河边开始跩了起来。

「满爱现的嘛！」男人又说：「啊，忘了。」说完，才将紧揪着山下衣领的手放开。

烟火连发了六次。每一朵在刹那间盛开的花火，都在下一个刹那，于星空中缓缓凋谢，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朵花火绽放开来。而在这朵花火即将消失之际，新的花火又开了。我专注地看着这整个过程。我不想错过每一个刹那。

「原来，他想让我们见识这个。」山下头仰得高高的，说：「如果是我，也会想现给你们看。你不觉得，这很棒吗？」

「我爸爸以前也是个放烟火专家。」河边说。

「只有夏天，才最适合放烟火了，对吧！」穿运动衫的男人说完，女人拼命点头称是。

终于，烟火放完了，四周一片静谧，我们几个人，依然一动也不动地看着星空。

突然，河边冲下堤防，说：「我们来赛跑！」

于是，我们三人锁定目标，朝向在漆黑的川原中蹒跚走动的老爷爷处跑去。

在穿运动衫的男人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和老爷爷一起进了一家串烧店。店里到处都是喝啤酒的大人。要是被爸爸发现我在这种地方，那就糟了。我和山下害怕地说：「回家吧！」没想到，河边却说：「啊，我和妈妈来过这里。」说完，河边就大大方方坐了下来，而我和山下，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坐下，大概是因为那个用铁板围起来的桌子太吸引人了。

「请尽量点吧！」穿运动衫的男人心情好极了。

「那，我要花枝丸和炸洋葱，还要一杯橘子汁。」河边的脸皮还真厚。

老爷爷和穿运动衫的男人以及他的女友一起喝着啤酒。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爷爷在外头和大人说话。我原先以为老爷爷对这样的场面一定会觉得很不自在，没想到，老爷爷却好似乐在其中。老爷爷在谈话中透露，他年轻时曾经在烟火工厂工作，战后则换过不少职业，例如，他曾经在修车工厂待过，也曾经在园艺店待过。

我们在河边的指挥下，负责将烤好的咸饼分给三位大人，然后一边烤新的饼，一边吃，一边听大人说话，忙得真是不可开交。

「因为战争，害老爷爷吃了不少苦。」

「你在做什么呢？」老爷爷问穿运动衫的男人。

「我是柏青哥店的店长。店不是我开的，我只是个受雇的店长啦！」穿运动衫的男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最近，一些奇奇怪怪的客人特别多。也有西装毕挺、看起来像银行职员的人，操着流氓的口气说话。真叫人厌烦。」

「听起来好像满辛苦的。」河边一边嚼着咸饼，一边说道。

「对。我们的店就在车站前面。要不要来玩啊？」

「等我长大了就去。」河边猛吸果汁，吸完，吐了一口长气。

「你们，」突然，我们成了箭靶，穿运动衫的男人问道：「你们长大了要干什么？」

「我要卖鱼。」山下满嘴的丸子，他一边咬一边说：「我要跟爸爸一样，开一家卖鱼的店。」

「了不起。」穿运动衫的男人大声说道。

「我要当专门放烟火的人，这是今天才决定的。」河边才刚说完，就听到老爷爷哈哈哈地大笑起来。这笑声太大了，害得穿运动衫的男人差点打翻手中的啤酒。

「那，你呢？」

「我……，我还不知道。」

「没关系，做什么都好，只要努力工作就好了。」穿运动衫的男人说完，马上又笑了起来，说：「唉呀，我怎么有资格说这些呢？」他的女友在一旁听了，也笑了起来。

「我从来都不晓得，像你们这样的小鬼，也有这么不错的。刚才真是失敬了。」穿运动衫的男人有点醉了，他两眼茫茫地说道：「不过，刚才，一想到这家伙想偷看我的女人，我的火气就全都上来了。」

「不要再说了。」山下满脸通红。

穿运动衫的男人很有诚意地点头答应。但没多久，就接着问：「你不觉得，她的奶奶很有看头吗？」说完，就开始作势要扯女人的胸罩：「再让你看一次吧！」

「干嘛啦！讨厌。」女人装出生气的表情，但是，她的声音明明在笑。我们三人，只顾把头埋得好低、好低。

「你那么喜欢她，为什么不打算打算呢？」老爷爷说。

「和这家伙？」穿运动衫的男人拉高嗓门、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女人噘起嘴巴，斜眼看向穿运动衫的男人。

「这或许也是个好主意。」穿运动衫的男人说完，就大叫了一声：「老板娘，啤酒！」女人眨着大眼睛，微微低下头来。我在心里面想，她长得真美。

「到时，再请老爷爷做一个特大号的烟火。」穿运动衫的男人说完，就大口喝起刚刚端来的啤酒。

「没问题。就等你下订单。」老爷爷也喝了一口啤酒。今晚的老爷爷，还真平易近人。

「干杯！」河边把盛果汁的杯子举得高高的，大声叫道。

第十二章

足球队的集训，订在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到教练的老家住四天。在这个岛上，我们除了练练足球，就是到海里潜水。

包括教练和我们这群四、五、六年级的学生，我们一共是二十七人。我起了个大早，到车站集合。来到车站，就看到有五年级的，背着背包在附近跑来跑去，另外，我也看到有四年级的，和前来送行的妈妈依依不舍、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整个车站闹哄哄的。加上河边那家伙又像吃错药似地大叫：「整队！」所以，更叫人耳根不得清静。

我们一路搭了新干线、油轮，才抵达那个小岛。到了小岛，还得搭公车，才能到住宿的地方。夹在断崖和大海之间的马路，就像是一条好长好长的白色缎带。海从远方一步一步涌来，来到岸边，终于变成海浪。海浪一波接一波，像极了体态庞然的动物的呼吸。地球从出生到现在，到底呼吸了多少次？还有，要到什么时候，海的波浪才会停止呢？

在远方对我们招手的水平线，看起来好似一条弧线那样，环绕着小岛而行。我当然知道，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也到不了水平线的所在。我换了换坐姿。公车里，好安静。大概是因为早起的关系吧！每个人都在睡觉。刚开始和我们一起上车的本地人，都陆陆续续下车了，现在，车上就只剩我们这一票人，每个人都任由摇摇晃晃的公车在替自己催眠。我突然好想一直坐在公车里，让公车带着我去追那一条水平线。

「你在想什么？」坐在我旁边的教练问道。教练平常在美术班教画画。他的肩膀很宽，大腿很粗，而且，满脸的胡髭，看起来好像一只大熊。就在教练挨近我这边，想看看外面的风景时，我突然闻到一股橘子的香味。

「坟墓。」

教练看了看我。

「坟墓好多喔！那么靠近海，不怕被卷走吗？」

就在突出海面的一块岩地上，错落着许多的坟墓。有老旧到石块皆已荡然无存的坟墓，也有石块才刚立好的新坟墓。去年我来时，为什么完全没注意到这些呢？

「这地方不错吧，」教练说：「死了以后，还可以俯瞰整个大海。」

「怎么这么多啊！」教练点头并「嗯」了一声，就望向窗外。

「这个岛上的人很少。包括我在内，年轻人都离开了。唯一变多的，就是坟墓。」

「嗯。」我的脑中顿时浮现出「坟墓之岛」这四个字。话虽如此，不过，这个岛倒是不会给人阴沉的感觉。

这时，公车司机刚好做了一个急转弯，海更近了，好像要将我们吞噬掉一般。我望向前方，又看到了一片坟墓。

「这些睡在坟墓里的人，好像成了这个岛的守护神。」

「嗯，你说得一点也没错。」

那些死去的人，就住在人们生活的那块土地与海的中间。他们静静地吸着海风，无止无尽地吸着。

「木山已经六年级了，今年是最后一次了。」

「嗯。」

教练闭上眼睛。这时，公车正在缓缓地爬坡，我的耳间不时夹杂着车子的引擎声和海浪声。它们有时合而为一，有时则各自向远方散去。

公车继续前行。有一只飞蛾不断地扑向车内的日光灯，并洒下它的鳞粉。窗外是一片漆黑，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大概是路况变差了，车子震动得好厉害，不过，为了对抗黑夜，这辆公车只是摒着气，衔枚疾行。我独自坐在最后一排的最中间的位置。我怀疑，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睡着了？

「啊。」

我看到窗上映着一个人的脸孔。是我吗？照理说，映在窗上的人应该是我。可是，明明就不是。他看起来好老好老、而且，是我不曾见过的。我不认识他，可是，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公车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使得我根本没办法靠近窗边。我看不清楚老人的长相。到底是谁呢？那老人，是贴着窗户的吗？还是……，我虽然很想找回映在窗玻璃上的我的脸庞，但是，车子实在是摇得太厉害了，我从椅子上摔了下来，整个人跪在地上。

木山……木山……。

我吓得睁开眼睛，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一整片都是木板条纹的天花板。河边在摇我的肩膀。我想起来了，我们是来集训的。这里是教练的父母所经营的一家民宿。

「喂，木山。」河边压低声音叫道。我们的这间房间，除了河边、山下和我以外，还有三个四年级的，他们三个都已经在睡觉了。

「干嘛？」

「他说他要去上厕所啦！」

「他是谁？」

「山下。」

「那就去啊。」

「他说他不敢一个人去。」

「你陪他去不就得了。」

「我是要陪他去啊。你难道不想上厕所吗？」

「不想。」

「一起去啦！」

看我不耐烦地缓缓起身，山下在纸门边，只顾急得跳脚。「快点，我要尿出来了。」

纸门外，有一扇半开的拉门。据说，这里以前是贮藏味噌的地方。自从教练的曾祖父死了之后，他们就将它改建成民宿。里着一道厚墙的这个小房间，开着一扇小小的窗户，虽然现在的时序是夏天，屋里却格外地冰凉。即使是白天，走廊也是暗无天日，而走廊边一排相连的房间，看起来还真有一点像监狱。

厕所就位在在走廊的尽头，那里有一盏日光灯亮着。走在昏暗的木造走廊上，听着身后传来的脚步声，不免让人觉得后面好像有人，可

是，不知怎的，我就是没有勇气转头证实。白天我所看到的那些坟墓，现在想必也在夜幕中受尽风寒。那白天看似稳当的场景，这会儿，一定也因为鬼魂四窜，而热闹不已。

「你有没有听过味噌鬼？」河边紧张兮兮地说。

「什么？」山下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所以，连声音都在发抖。

「就是专门舔味噌的妖怪。它有像猫一样的长舌头……」

「不要说了。」

「你不觉得，它还住在这里？它的头，会伸得好长好长……。」

突然，山下停止呼吸，站着不动。我瞪了河边一眼，却见他也是满脸苍白，而且，又在那边抖脚了。河边真的是很怪胎，明明自己也怕得要命，却还要说。

来到了厕所，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在亮处松了一口气。我们穿上上面写有「厕所专用」四字的木屐，每走一步，木屐就发出吵死人的声音。我们三人，在便器前面一字排开。

「我在家里，也很怕一个人在半夜上厕所。我常常是忍耐到天亮，可是，刚才我的膀胱都快爆开了，根本睡不着觉。」山下说。

「我也会怕。」继山下之后，我也对他们吐露真言：「我家的马桶前面，就是一面镜子，我很不喜欢看到那面镜子。」

我们三人同时结束小号。这种时候，最能显现我们的默契了。

「你们两个实在很笨，」河边拉住我，脸朝向暗暗的走廊说：「如果那么不喜欢，就不要去嘛！」

「可是……。」

「我都是打开床边的窗户，然后，对着外面……。」

「外面？」

「是啊。」

「你们家不是在六楼吗？」

「笨蛋，还有一个阳台啦！那个地方长了好多青苔呢！」

山下皱起眉头笑笑，并噘着嘴说：「我就是讨厌暗暗的地方。」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河边压低声音：「为什么人会怕暗

呢？」

「我也……不知道。」山下陷入沉思：「总觉得会有鬼出现……。」

「这难道不是人的本能吗？」我说。

「我们应该把它想得更清楚。」

「嘘！」

河边又在抖脚了。好像有什么事让他灵光乍现。真受不了他。每次没头没脑的人都是他。偏偏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他又说什么「要想清楚」，这明明在证明，他根本就什么都没想嘛！

「是不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黑暗里面藏了什么？」没办法，我还是附和了一下。

「你说对了。」河边猛点头，说：「也就是说，害怕的根源，来自于无知。」

「害怕的根源？」

「譬如说——」

连半夜上厕所都记得把眼镜戴上的河边开始摩拳擦掌，他镜片后的眼神，跟着亮了起来。我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圆桌会议，而是名符其实的「厕所会议」。

「譬如说，幽灵、鬼、或妖怪之类的。它们的种类非常多。我有一本妖怪图鉴，光是那本书上写的，就有一百种以上。如果再加上国外的鬼，就更多了。」河边几乎是用气声在说话，他的声音，很快地就被厕所的那片水泥墙吸走了。远处，传来时钟敲了两下的声音。

「有那么多的妖怪，任由人们去想像、去命名、以及把它们画出来。这不正好证明，人最怕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真正形体的东西吗？如果把它们画出来，或是赋予它们名称，人们就会晓得鬼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稍微知道了以后，人们就可以不那么害怕了。你们说，对不对？」

「那，你刚才提味噌鬼，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说了，就比较不那么害怕了。」

「是这样吗？」山下又陷入沉思：「我还是很害怕。」

「会害怕才正常啊！」我说：「回去了啦！」

我们一口气冲过黑暗的长廊。如果，河边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那，这家伙一定还没把他的妖怪图鉴读完。

第十三章

好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云像海岛般浮在天上，鸢鸟在海空中游泳。秋天，已经悄悄地从天而降了。

在岛上的高台处有一座森林，森林里有一块空地。在这块几无一物的空地上，唯一看得到的，就是足球网架。通常，我们在这个被森林所围绕的场地练习时，都可以听到海的声音。

一整个上午，我们都在练习踢球、射球、传球。下午，则分成两组，进行比赛。我们这一队的六年级生一共有五个人，包括我、山下、河边和另外两个人。而为了公平起见，两队也都各自包含几个四、五年级的。

「山下，你当守球员。行吗？」

「又是我。」山下不平地说。因为跑得慢，所以，他老是被编派为守球门的。

「责任太重大了，我不要。」

「少罗嗦。我们会加强戒备的。」经河边这么一说，山下不再置喙。由于我也不想败给杉田和松下他们那一队，所以，我拍拍山下的肩膀，说：「就拜托你了。」然而，山下却只是摆出一张臭脸。

「只有你最适合当守门的了。」

「因为我的体积比较宽大吗？」山下丢下这一句话，就怒气冲冲地走到球门前面了」。

「整队了！」杉田叫道。这家伙最爱出风头了。我也很想大叫几声，但就在我思考着该说什么是好时，口哨声响了，于是，比赛开始。

河边跑得快极了。他像一道闪电那样，在敌人的中间快速闪过。他狠狠地甩开对他穷追不舍的杉田，然后把球传给我，我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球踢入球门，由于我的动作又快又准，守门的松下，根本来不及做任何的反应。河边和我，真是一对天生的拍档。

「你是木头人啊？」杉田气得大吼大叫，他那口气，像极了我们的

教练。那家伙，每次都是这副德性。只要有比赛，他就开始对人颐指气使，好像就他一个人最了不起似的。

杉田虽然不是河边的对手，不过，他跑起来的速度还真快。可是，他最厉害的，应该是他那细致的控球能力。光是射球，他就已经进了上百次。哪像我，顶多就是二十次左右。那家伙只要动起来，球就仿佛变成了他家的小狗，只会紧紧地跟在他的脚边跳来跳去。

他们那一队，就属杉田最受瞩目了。那家伙几乎已经把球占为己有，他独自冲破我们的重重包围，朝球门射了三次球。第一次，杉田是趁球从我的两腿间溜走时，把球抢回来，然后，马上朝球门射去。我觉得好呕。山下则是近乎绝望地愣在那里，他只顾东望西瞧，手脚却全未派上用场。教练大叫：「山下，动你的身体啊！」于是，这家伙露出一张哭丧的脸，很无助地，在球门前面晃来晃去。

杉田每在要将球踢出去时，都会不可一世地仰起下巴、甩甩额前的头发。河边只要一看到他的这些炫耀动作，就会开始抖脚。

「裤子要掉下去啦！」听我这么一说，河边发出怪叫声，并且还学练空手道的人，比划了几下手脚。一个身材比河边魁梧的五年生看了，在一旁笑了起来。既然想痛快大叫，我实在应该说点像「看我的！」「修理你」、「冲啊！」等之类的话，可是，我在大叫时，根本想都没想，所以，这样的结果，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们这一队，最后陷入了苦战。四年级的队员因为跌倒在哭，而我们的球，又老是射不进去。杉田正准备直趋球门。我在后卫的地方守住防线。河边则以紧迫盯人的方式，跟在杉田的后面。

这时，我发现就在我的斜前方，站着一个五年级的，他是杉田他们那一队的。他挥动两手，在对离球门还有一段距离的杉田做暗号。

「看住那个家伙。」我对着右卫——一名在挖鼻孔的四年级生叫道。就在这个时候，教练也跟着吼道：「杉田，球传出去！」而就在刹那之间，球从我的左方飞了过来。这是一个长射球。看来，杉田根本就没把那名五年生看在眼里。

「完了！」我转头一看，只见山下脸色难看地，站在球门前面。他

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好像是一双被汽车前灯的强光所震摄住的猫眼。那些，其实都是在一两秒之间发生的事，然而，我却可以将之分解成一个个单一的画面来看。我看到球逐渐逼近。至于山下的表情，则先是恐惧，然后是两眼无神，最后，山下紧抿嘴唇，并将眼睛闭了起来。

「快动，不要动，接球，接——！」

教练放声大叫了起来。而就在下一瞬间，球静止了。山下的脸好像突然僵掉似的，毫无表情。

然后，球在练习场上冲力十足地跳着，终于，在河边的脚下停了下来。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所有的人，都茫茫然地看着山下，而山下则红着一张脸，像一根棍子那样，站着不动。

「山下，做得好！」河边叫着，并举起脚来，将球踢得很高。

「你们三个，真不愧是最好的三重奏嘛！」

大概是不甘心输了，晚餐时，杉田来到我们三人的面前，用充满讽刺的口吻说道。而自从那次得分之后，我们这一队就开始转败为胜，占了上风。

「你们连小便也要一起去。」杉田不怀好意地笑道：「他们三个，因为怕鬼，所以一起去上厕所呢！」

「那是小便三重奏罗。」松下逮到说话的机会：「爸爸、妈妈，陪我上厕所嘛！」

山下竖起神经。由于他刚才被球打到脸，流了鼻血，所以，他的鼻孔还塞有脱脂棉花。

他们两个人的那些话，大概连四、五年级的都听见了。坐在隔壁的教练，爽朗地哈哈大笑。我看着教练，突然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有时候，大人就是这样，不是少了几根筋，就是没有神经。

「鬼有什么好怕的？」

「骗人！」我想起来了，杉田的房间就在厕所的旁边。昨天我们在厕所的那些事，一定都被他看到了。

「那我问你，你怕不怕？」河边口气凶恶地说。不过，那些在一旁偷笑的家伙，都还静不下来。

「我不怕。」杉田若无其事地说。这家伙真的很讨人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鬼啊！」

「如果有的话，你怎么说？」

「你太低能了吧？」杉田兴致勃勃地凑近河边：「去上幼稚园好了。」

松下在一旁诡谲地笑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有还是没有？」

「我爸爸说，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鬼不鬼的。所谓的灵魂啦、天国啦、地狱啦，都是软弱的人想出来的。因为自己程度不够，所以就想出这些东西，好安慰自己。」杉田像在对年龄比他小的小孩说话，故意一字一句，慢慢地说。我突然有一股冲动，很想把这家伙的鹰鉤鼻揍扁。

「有没有人要添味噌汤？」是教练的祖母。她弓着腰，提着一锅的汤过来。

「啊，我要。」山下伸出手中的碗，也表明了不再和杉田一般见识。老祖母舀了一碗里面都是鱼肉的味噌汤给山下。

教练的祖母到底几岁了？是八十岁呢？九十岁呢？还是更老？我怎么看就是看不出来。她的驼背非常严重，驼起来的背几乎都要比头还高了，看起来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世界来的。而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是我到目前为止所看过最老的一个人。

其实，我在去年和前年就见过这位老祖母了，只是，在去年以前，我对于她的老，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现在，我却觉得我之前的看法是不对的。换句话说，教练的祖母，和我们所熟悉的老爷爷是很不一样的。

她有别于一般的老人。她的年纪比谁都大，另外，因为住在海边，所以，许多的皱纹都深深地刻在她那黝黑的肌肤上。而她的嘴边，都被一条条的皱纹包围住了，也因此，你几乎分辨不出她的嘴唇在哪里。不过，她嘴里的牙齿，看起来都还非常坚固，不像老爷爷，掉的掉、摇的摇。在她的左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我发现，老祖母身上的特色还真

不少，而且，都很明显。

「味噌汤真的好好喝。」山下才接过碗，就一口气将它喝光。

「那是因为你白天流太多汗了。」

老祖母伸手要我的碗。老祖母的手指硬梆梆的，而且，还有一点变形。我轻轻地把碗传了过去。

「这味噌汤真的很好喝。」山下盯着朝天的碗，自顾自地点头。

「这个味噌，是自己做的吗？」

「我们家，已经不自己做味噌了。想做，也没法儿做了。」

「为什么？」

老祖母动作缓慢地把碗放到我的前面，「因为啊，」老祖母换了换坐姿，说：「啊，我看还是不要说比较好。」

「说来听听嘛！拜托啦！」河边大概是觉得事有蹊跷，所以，就忙着在一旁扇风点火。

我们都露出期待的眼神。老祖母最会讲鬼故事了。而且，她每年都会跟我们讲一些这个岛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没想到，今年的故事舞台，就要搬到她家了，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好兴奋。

「是是非非的，你们要听吗？」老祖母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们。

我和山下及河边，还有，杉田和松下，全都放下了筷子，并且，将身体往前倾。隔壁桌的那些人，应该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才对。

「我们家以前做的味噌，是这一带最有口碑的。可是，为什么后来不做了呢？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故事，是我姐姐以前说给我听的，我这姐姐呀，死得好早好早……。」

老祖母吸了一口气。如果，这个动作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那，老祖母的目的就达到了。

「曾经有女人在这个地方死了。」

咦，河边叫了一声，山下则像女孩子那样，用手掩住嘴巴。杉田一副早就胸有成竹的样子，他看了松下一眼，松下有气无声地还以微笑。

「在好几代以前，这个家的主人曾经是一名流氓。他是入赘到这个家来的，刚开始还很勤奋，可是，日子久了，他那懒惰的劣根性就跑了

出来，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游手好闲。死去的女人，是钱庄离了婚的女儿，据说，这家的主人和那个女的……。」老祖母突然将她满是皱纹的嘴巴合了起来。

「外遇！」杉田叫道。

老祖母的表情突然变得有点严肃。她看着杉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他让女人从后门偷偷地进来，然后，他们就躲在贮藏味噌的仓库里亲热。」

在周遭一片嘈杂的情况下，老祖母的声音虽然低沉，却仍然清楚地传到了我们的耳边。

「有一天，男主人听见仓库外大家都在找他。于是，他叫女的留在仓库里等他回来，然后，他独自出去，并将仓库的门锁了起来。不出他的预料，是他的妻子在找他。他的妻子说，在山的那一边，有人订了一桶的味噌，可是，刚好家里的佣人得了麻疹，躺在床上，所以，想请他送去……。男主人无可奈何，就推着车，准备将味噌送过去，可是……，这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有人晓得，总之……，他整个人连推车，从悬崖跌落到海边的沿岸，死了。」

河边冷笑了一下，说：「都是搞外遇的后果。」

老祖母闭上眼睛，并点了点头。那样子看起来好像是一只很懂得沉思的、又老又大的青蛙。

「据说，他死得很惨，被带回来的尸体，下腹全都是一些密密麻麻的伤痕。味噌仓库的钥匙，最后被送到女主人的手中。可是，女主人一直无意去打开看看。没有人晓得，女主人知不知道那里面藏了一个女人。就这样，连着好几天，厚厚的门老是传来指爪声，最后，就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家就再也没有做过味噌了。女主人把这里改成民宿，主要是因为钱庄的女儿突然消失以后，地方上开始有了一些谣传。而把这里改成旅馆，来的都是外地人，就不至于老是听到谣言了。」

「你们说对不对？」老祖母闭起嘴巴微笑，像在征求我们的同意。

她嘴边的皱纹因此而被撑平了些，不过，眼睛却也因此而没入更深的皱纹里。这样的表情变化，就好像是我看着一张习惯的脸，可是，这个人却突然对着我扯下那张「面具」，令我看了毛骨悚然。

「整个工程，都是由一个师傅独立完成的，房子盖好了以后，这名师傅就无缘无故死了。他在死前喃喃说道，在味噌仓库里，有个裸身的女尸……她的头埋在味噌里面，就这样断了气。真可怜，师傅最后一定是被吓疯了。他还说，因为那女人的头埋在味噌里，所以，头部一直都未见腐烂。」

「即使是现在，这个家都还不准放置过多的味噌。因为，味噌很快就会臭掉、或是长白点。一想到是那女的在借味噌报仇，我们也就都无话可说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老祖母的话匣子里好像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话要说。她把背弓得圆圆的，然后，像乌龟那样，伸出布满皱纹的头，再翘起她的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的姐姐还说她曾经听过指甲抓门的声音。」

「可是……，那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吗？」我故做镇静，想要用淡淡的语气发问，偏偏，我的声音还是露出马脚。

「虽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我姐姐确实告诉过我，她听到了那个声音。她始终忘不了那个声音。我认为，我姐姐会那么早死，一定跟听到这个声音有关。错不了的。」老祖母闭上眼睛，又自顾自地点头。

「那个贮藏味噌的仓库，」杉田吞吞吐吐地问：「在现在的哪一个房间？」

「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我听我姐姐说这些时，还很小。不过……，」

「不过什么？」

「前一阵子，有一位客人，说他在半夜……，」

「在半夜……？」

「听到沙沙沙……。」

「是哪个房间呢？」杉田急切地问道。

「妈，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是教练的爸爸，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我的身后说道。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些全是骗人的。是她自己编的。你们应该都知道，她最爱说这些了。」

「对哦，你说的对，哈哈哈。」山下作势大笑，可是他的笑声听起来很不自然。河边又在抖腿了。山下好像整个魂魄都被手上的碗吸走似的，怔怔地看着碗里的味噌汤。松下则是半开着嘴巴。

老祖母说了一声「我要走了」，就站起身来，抱着锅子准备离开。

「刚刚说的，都不是真的，对不对？」即使我这么问，老祖母也只是笑笑。

「老祖母实在很坏。她这样乱说，会招天谴的。」教练的爸爸也笑了起来。而我和河边、山下，以及杉田、松下，都没有人想去碰碗里的味噌汤了。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又是联袂上厕所。这一次，我们不再畏畏缩缩，反而是坦荡荡地，想要表明我们天生怕鬼的立场。

厕所里已经有人了。是杉田和松下。他们两人背对着我们正在如厕。换句话说，他们正在进行小便二重奏。他们甚至还抓来了两个同室的五年级生。很明显的，这两个人，是硬被杉田和松下从被窝里拉出来的，在亮亮的灯下，只见他们睡眼惺忪，而且，几乎是一边睡一边站着的。看来，这不只是二重奏，应该说是四重奏了。

我用指甲去抓门上的玻璃。唰唰唰唰。杉田和松下听到了，竟然被吓得魂飞魄散。他们还在小便，却同时往上跳了三十公分。也因此，两个人的裤子都被弄湿了。哈，真是帅呆了。

「喂，喂，别尿湿啦！」河边嘲笑道。

就在下一秒钟，杉田和松下揪住河边。因为太突然了，河边根本无从反击，只好任他们将自己逼到廊下，并让杉田夺走了他的眼镜。

「太卑鄙了。」杉田正准备将眼镜摔向地板，我赶紧抓住他的手腕，并朝他的身上扑了过去。

杉田放开手中的眼镜，抓住我的头发。我使尽了力气，朝他的脸颊揍了过去。杉田踢动双脚，紧抓我的头发不放，我感到头部一阵热。接下来，我们就扭成一团了。我们又是踢、又是挥拳，甚至，还用咬的。一股莫名的力量，不断地自我的体内涌出，好像是一个压抑已久的自己，突然清醒过来似的。

我事后在想，要是杉田不去碰河边的眼镜，我大概就不会那么气愤了。当时，我好像听到另一个自己发出了声音。而就在同时，我的脑海里也浮现出一个影像。那就是，有一次，河边抓住杉田，而我上前制止河边。河边之所以会那么生气，主要是因为杉田在嘲笑河边的爸爸……，我，想到这里，就在心中呐喊，这一次，我再也不让自己后悔了。

「你们在干什么？」即使教练对着我们大吼，我和杉田还是不肯松手。突然，传来一声惊人的响声，是教练朝我掴了一拳。

我和杉田终于休战，我这才发觉，不知何时，走廊已是灯火通明。山下和松下，还抓着彼此的睡衣领子不肯放手，结果，同样挨了教练的一记耳光。这时，河边不知所措地匍匐在地，教练把眼镜捡起来交还给他。而那两个五年级的，就仿佛是失了神的幽灵一般，只知呆立一旁。

杉田在流鼻血。看到他的睡衣皱巴巴的，我露出几分得意，不过，低头一看，我发现我的扣子竟然全都掉光了。

教练气得七窍生烟。

「你们晓不晓得现在几点了？」

时钟像在回答问题似的，缓缓地敲了一下。那些从房间探出头来看热闹的家伙，都幸灾乐祸地笑了。

「不相干的人都去睡觉！」

那些人都把头缩了进去。

我的嘴唇好烫。我用手摸了一下，却没什么感觉。「木山！」教练两眼瞪着我。我心有未甘，也回瞪教练一眼。「木山，去照照镜子，你看你的脸……。」

我好不容易站起身来，对着厕所里的镜子一看，发现我的脸真是惨

不忍睹。我的嘴巴肿得像腌渍过的鱼卵一样。

接着，我们全被带到教练的房间擦药，只要有破皮的地方，教练都为我们擦上双氧水。那种伤口被浸蚀的感觉痛极了。所以，当教练才轻轻碰了一下松下的手腕处，松下就呜呜呜地哭了起来，结果，又遭到教练的一记拳头伺候。我一边瞪着杉田，一边咬紧牙关忍耐。至于鼻孔塞着脱脂棉花的杉田，也不甘示弱地瞪着我。

「我看，你们是因为白天的训练不够才会这样吧！如果精力还这么旺盛的话，那就一起去扫厕所吧！」

咦！山下、河边、松下，齐声叫了起来。

「明明是木山他先的。」

「杉田，你太差劲了。」我和杉田，几乎是同时叫了起来。

「住嘴！」像打雷一样，在场的人都被吓坏了。「连浴室也一起扫。要扫得干干净净，才可以去睡觉。听好，要干干净净。」

我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大家应该知道，这种时候，唯有干脆、不耍手段的人，才是赢家。

第十四章

「快看，快看这边。」蹲在地上的山下，兴奋地叫了起来。原来是花苞。才四天不见，大波斯菊又长大了。

「啊，这边也有。」

已经悄悄从天而降的秋天，正等着在大地好好地一展它的容颜，突然，一阵凉风吹来。看来，再过不久，庭院就会是一片花海了。

「给他一个惊喜。」河边从书包取出一只毛绒绒的青蛙玩偶。那是我们在岛上的一家艺品店买来要送给老爷爷的。那青蛙的眼睛，像极了不戴眼镜的河边，只是，河边本人并没有发现。在坐新干线回东京的路上，河边说：「它的脸怪怪的，可是，我看了，就是喜欢。」我和山下听了，都相视而笑。

「喂，来打赌。」河边说：「赌老爷爷现在在做什么？」

「睡午觉。」山下说。

「我猜在洗浴室。」河边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中一片空白。「我想不出来啦！」

「怎么这么没有想像力？随便说一个嘛！」

「那，我猜他在剪指甲。」

于是，我们靠近阳台边。

窗户微微开着。我们透过纱窗往里面看，看到老爷爷盖着一条夏被，躺在垫被上头，而交握的双手，则轻轻地放在肚子上面。我们慢条斯理地打开纱窗。

「我赢了……。」山下小声地说。可是，就在下一刹那，我们都觉得不太对劲。奇妙的是，那纯粹来自于直觉。那样子根本不像是在睡觉。

房子里弥漫着一股属于葡萄的甜味。就在老爷爷的枕边，有一个盘子，里面盛了四串葡萄。葡萄的颜色就好像是被远方的火势映照着的夜空。看来，老爷爷把葡萄放在枕边，就是在等我们回来和他一起享用，

只是，等着等着，他竟然睡着了。

「把要吃的东西放在枕头边，跟要去远足的小学生好像。」山下用T恤的袖口去擦他那哭肿的眼睛。河边蹲到墙角，背对着我们。但我不时可以听到他的叹息声。

我静静地摘下一粒葡萄，慢慢地把皮剥开。那多汁的果实，在我的手上一边颤抖、一边滚动。

「吃吧！」我把葡萄拿到老爷爷的跟前。「老爷爷，吃葡萄。」

书上说，人死了就像睡着一样，可是，我怎么看，都不觉得老爷爷像在睡觉。

倒不是说，他的面容不够安详。甚至，我还觉得老爷爷的面容，带着一抹满足的微笑。只是，那和睡着很不一样。他死了。现在，在我面前的，只是老爷爷的躯壳，不是我所认识的老爷爷。老爷爷再也不会用这个身体和我说话，和我一起吃东西了。老爷爷的脸好像变小了些，他那原本光溜溜的头顶，现在看起来也只像是上面长有几根杂草的干瘪土地了。

这虽然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可是，我丝毫不觉得害怕。那些曾经令我们又怕又好奇的鬼、幽灵和妖怪，此刻都自动从我们的脑中消失。老爷爷的身体，就像是一件穿旧了的衣服被摆在床上，带给人的，是一种亲切的感觉。

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老爷爷说。我想告诉他我们比赛时的情形，以及我们从老祖母口中所听到的那个关于味噌仓库的恐怖故事。另外，我还要告诉他，我生平第一次和人打架就被教练罚扫厕所的糗事。当然，我还想对他描述我在岛上看到的坟墓，以及像鱼背那样闪闪发亮的大海。最后，我还要偷偷地告诉他我的新发现，那就是，当我把身体潜入海里时，我就可以听到身体的声音了。……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我的眼前不断地浮现出老爷爷的反应。记得在不久以前，要我凭空去想出老爷爷的样子，都还有几分困难。不过，在这次参加集训时，我每天睡觉之前，就都可以在假想中，和老爷爷展开对话了。那过程像极了是在进行演练。虽然，老爷爷并没有真的在我面前，但我自己却很能乐在

其中。我总是蒙在被窝里面独自偷笑、发脾气、沾沾自喜，或是觉得想哭，最后，才慢慢地进入梦乡。

我想把葡萄按进老爷爷的嘴里。我满心期待，果实的汁液可以让老爷爷那紧绷的嘴唇再度软化。我在心里对着老爷爷呐喊：你说话啊。不管说什么都可以。只要老爷爷肯对我说点什么，那我愿意当老爷爷的奴隶。不论是拔草，或是按摩、洗衣服。还有，我愿意每天倒垃圾、每天请老爷爷吃生鱼片。所以，老爷爷，你不可以离开……。

由于我听不到任何的回应，所以，我第一次对着老爷爷哭了。

在福祉事务所的人带医生过来诊断死亡之后，一切的事情就在来不及让人思索的情况下，匆匆进行。突然，老爷爷的家被一群大人占领了。我们能做的，就只是对警察人员简短地回答一些问题。譬如：我们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和老爷爷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常来这里？

「想来就来，不为什么。」河边很不耐烦地喊道，结果，接下来就没有人再问我们问题了。

尽管必须忍受住在附近的那些欧巴桑的眼光，我们还是执意守在老爷爷的身边。天黑时，我和山下都被妈妈接回家。其实我不想回家。可是，我整个人好像虚脱似的，连说「我不想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一整个晚上都面向窗口，却老是觉得往事历历在目。老爷爷的家被公寓、大楼挡住了。不知道那间房子的灯是否开着？是不是还有人在那里？我仿佛看到房间里没有开灯、却开着电视，而老爷爷则背对着我，在跳动的蓝光下，静静地洗着葡萄。我用很小的声音说：「我在这里哟。」说完，我突然觉得，在我心底的那个黑洞，好像有块地方被补起来了。于是，我又说了好几次。我在这里哟……。

远处传来放烟火的声音。在暗暗的空中，只闻声响，不见烟火，一个……两个……然后，在不知不觉间，我睡着了。

隔天，老爷爷家的纱窗被拆掉了，玻璃窗户则开得大大的。从大开的门户往里面看去，可以看到一个小神宠、白菊花、以及一个让房子变

得有点局促的的棺材……。

老爷爷的哥哥的儿子从乡下赶来，他和社区协会的人，一言不发地坐在阳台边。邻居的那些欧巴桑，三三两两地聚在院子说悄悄话。大概是满身的黑衣服使人酷热难当，大家的手上不是拿着扇子，就是握着手帕。她们不停地抬起脚来驱赶脚边的蚊子，然后，又毫不在意地往大波斯菊的身上踩了下去。大伙儿等了将近半个钟头，终于，和尚出现了，在经过诵经与捻香之后，棺材的盖子被打开了。没想到，老爷爷会变得那么小、那么僵硬。我真希望我没有看到这一幕，因为，我所认识的老爷爷不是长这样的。河边和山下开始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哭了。但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一层薄膜包住一般，整个人恍恍惚惚的，不知道孰真孰假。

我们跟着大人一起来到火葬场，那里有一扇铁门，只见铁门张着大大的嘴巴，正等着把老爷爷吞进去。

「真的只有一点点烟雾。」

「嗯。」

我坐在椅子上，仰头看着火葬场的烟囱。突然，我发现，今天天气好热。真的好热。就好像是有人把刚刚离去的夏天又叫回来似的。

「还好，我们买了青蛙。」是河边把我们买回来的玩具青蛙放进老爷爷的棺材里。

「你们，过来一下。」老爷爷的哥哥的儿子一边松开领口的黑色领带，一边往我们的方向走来。「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们。」这位叔叔挤进我们的椅子，说：「我叔叔……。」

我花了好几秒钟，才搞清楚他指的是老爷爷。这个人虽说是老爷爷的侄子，可是，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而就算老爷爷死了，这位叔叔也是面无表情，老实讲，你很难从他的脸上猜出他目前的心情是什么。

「我叔叔留了一笔钱要给一个女人。」

我们三人互看了一眼。依我看，一定是古香弥生奶奶了。

「他存了一大笔钱，我还真被吓到了呢！」这位叔叔一边擦去鼻子上的汗水，一边说道。他那条格子手帕，实在不怎么好看。我真不懂，

像今天这样的场合，他为什么不用白色的手帕？「我叔叔提到，如果想知道这个女人现在住在哪里，就要问你们三个。」

「是老爷爷写在信上的吗？」河边精神为之一振。

「是啊。」这位叔叔淡淡地说：「他在信上说，如果他死了，一定要想办法联络到你们。」

我们听了这段话，都无言以对。

隔了一会儿，河边用鼻音发声：「都是我不好。都是因为我说我想看死人的样子，才……。」

「不要哭好吗？」我抬头看着烟囱。如果是老爷爷，他一定也会这么说。可是，河边却径自哭了起来，而且，还越哭越激动。

「他在信上写了你们三个人的名字，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你们。」

「你没想到会是小孩？」听我这么一说，叔叔转过头来看我。

「对，你说得没错。」这位叔叔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说：「他一直都没有人陪吧？也怪不得别人，只怪他一向就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叔叔丢下这一句话以后，就离开了。

从烟囱口冒出来的白烟，在青空中渐渐地看不见了。我睁大了眼睛，在搜寻那缕漫漫的烟雾。而此刻，清烟正在天际舒舒服服地随风摇摆。我一定得仔仔细细地目送它们才行。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定要看紧那些清烟的行踪才行。

老爷爷的骨灰像雪一样白，有平的、弯的，也有看起来像贝壳化石的。我们每两个人一组，轮流用筷子将骨灰夹到坛子里。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和河边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看起来像是兰花花蕊的骨灰。葬仪社的人告诉我们：「这是位在喉咙的骨头。形状还能够保存得这么完好，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我们三个人听着听着，都变得戒慎恐惧起来。老爷爷已经到了一个我们永远也触摸不到的世界去了。我发现，在我刚看到老爷爷的骨灰时，我似乎还在寄望老爷爷能有复活的一天。可是，现在我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了。不可思议的是，当我知道了这个事实以后，我的心好静，而且，整个人也变得踏实起来。

要是老爷爷能活得再久一些，那我就可以跟他说好多好多的话，甚至，也可以把我的烦恼告诉他。我为接下来的升学考试感到不安，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我真希望老爷爷能听听我的这些烦恼。等夏天来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吃西瓜，说不定，老爷爷还会为了我们，再放一次烟火。等我长大了，我们就可以像上次那样，一起去喝啤酒。一想到这些事情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我就觉得好沮丧、好寂寞。不过，这毕竟都是我个人的问题。老爷爷已经过完他精彩的一生了。我是在看到老爷爷的骨灰之后，才恍然大悟的。老爷爷真的是尽全力了。我忍不住在心里对老爷爷说：「我也会努力的。」

终于，骨灰坛被盖起来了，而我的暑假也随之宣告结束。

第十五章

「今天不用去补习，真好。」这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四，河边在中午休息时说：「好像明天就动工了。」

我和山下默默地点头。

下了课，我们到老爷爷的家集合。庭院的大波斯菊，开得好不热闹。虽然，它们的个头不高，花也小小的，但是夹在杂草当中，看起来就像是星星之火正在燃烧。

「这里，会变成怎样？」山下用手抚摸紧闭的遮雨窗。「他们会在这里盖公寓吗？」

玄关的门窗锁着。门把上全都是灰尘。河边默默地在庭院中走动，突然，他蹲了下去，然后，又开始不停地抖腿。

明天，这间房子就要被夷为平地了。才一个月左右没有人住在里面，这房子就变得好不荒凉。原属于茶色的墙壁，全都褪色了。洗衣绳也不翼而飞了。我不知道，在丧礼那天，洗衣绳是不是就已经不见了？

我们三人背对着院子，静静地在摘大波斯菊。来到玄关附近，山下盯着一块石板，目不转睛地看了良久。那块石板就是山下之前放生鱼片的地方。

「走吧！」河边前倾着身体向前走，他那模样，看起来就好像是整个头要栽进大大波斯菊的花束里面了。

「我好担心，」山下说：「我会把这个房子忘掉。」

关于这一点，我也有同感。我常常在自己的房间里，怀想老爷爷。可是，只要我很努力地想要想起什么，我就觉得，有好多地方都变得不完整了，而这样的感觉，最容易造成我的不安了。

「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块石板记住。我的脑子虽然不好，不过，如果要我只记一样，我想，我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紧闭眼睛，泪水都快被我挤出来了。这时，在我眼睑的内侧，有一些光在晃动，我睁开眼睛。而就在刹那之间，我仿佛看到老爷爷从门

内探出头来。甚至，还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我要把这一束花放在我的房间。」说完我背对着深锁的门，走了出去。

「我要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

「这样，会比较用功。」

「你说得对。就这么办。」

距离考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已经不再抱怨连连。我每天就像饿鬼一样，拼命地啃着测验题。

当花瓶里的大波斯菊凋萎时，妈妈住院了，大概是因为酒喝太多了，妈妈得的是肝病。爸爸第一次听到妈妈的病情时，非常生气。他狠狠地痛骂了妈妈一顿。妈妈哭着说：「对不起，对不起。」不过，妈妈住院后没多久，爸爸就常常在下了班以后，到医院去陪妈妈。以前，爸爸总是拿工作忙当做借口，没想到，现在爸爸下了班就回来了。虽然，妈妈不在家，而我补习班的下课时间也越来越晚，不过，我和爸爸却慢慢地建立起一套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存法则。每天晚上我们几乎都是买便当来吃，但偶尔，我们也会看着妈妈的食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来吃，譬如烤鱼、生菜沙拉等等。有一次，我还做了蛋包饭，虽然，这蛋包饭被我做得一团乱，爸爸还是对它赞不绝口。最让我难忘的，是爸爸在某个周日所做的烩饭。那是爸爸花了半天的时间才炖好的。我们把整锅好料带到医院和妈妈一起享用。伤脑筋的是，妈妈竟然一边吃一边哭，不过老实讲，当爸爸用极其温柔的口吻叫妈妈吃时，我也曾经鼻酸了一下。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问我：「你将来想做什么？」

我吓了一跳。因为，从我懂事以来，我就不曾听过爸爸问我这样的话了。

「我也不晓得。」我想了一下，又说：「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想写写东西。」

「要当作家吗？」这回轮到爸爸被我吓到了。「小说家吗？」

「对。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我的耳朵开始发热。「我

真的很想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尤其，是一些我不想忘记的事，如果，我能够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然后，给别人看，那不知道该有多好。」

爸爸静静地在听我说。

「有好多事情我都不想忘掉。像今天的事，我也一定会把它们写下来。」

说完，我在心里继续说道：「除了这个之外，我还要把今年夏天所发生的事记下来。」

「听起来很不错。」

爸爸抬头看看天空。远方的猎户座闪闪发亮，看来已经是冬天了。

由于秋后的努力，我考上了私立中学。爸爸高兴极了，他送给我一本有皮封套的笔记和一支国外的钢笔，另外，还附了一张写有「给未来的作家」字样的卡片。我心想，爸爸实在是太夸张了。不过，看他那么高兴，我也就不好再说，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一台电脑了。

我利用这本笔记，构思了一篇叫「关于小Y」的故事。因为来不及在毕业文集中发表，所以，我一直等到送别会那一天，才誊好稿子，当作当天我要拿出来跟所有人一起分享的东西。前一天晚上，我紧张得睡不着觉，不过，没想到我念完以后，却得到很大的回响。教室里的笑声不断。老师甚至还要求我在谢师宴时，再念一次。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得意过。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我故事中的主角人物——山下——不太高兴，他说：「你这故事，不就是在说胖男生永远都交不到女朋友吗？」

很遗憾，山下没有考上学校。

他说：「这么一来，我妈也只好认了，她大概不会像以前那样，老是反对我以后卖鱼了。」山下的体重丝毫未减，加上最近长高了些，所以，越来越有「卖鱼老板」的架势了。

河边没有参加考试。她的妈妈要再婚了，因为对方工作的关系，他们全都要搬到一个叫捷克的国家去了。

毕业那一天，我们手握毕业证书，一块儿走出学校。

「真可惜。」山下喃喃说道：「河边好不容易才收到田岛送给他的

情人节巧克力，却要离开了。」

我好羡慕山下和田岛友子、酒井绫子，因为，他们可以去上同一间国中。

想到上中学，唯一可以让人开心的，就是穿长裤了。我还是瘦巴巴的，看起来像竹竿一样，不过，如果能穿上长裤，一定会比现在好看一些。

「到了新学校，应该还会结交到好朋友的。」看我沉默不语，山下俨然像代言人那样，替我开口。

「而且，也一定会有像杉田、松下那样的家伙。」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这六年来我所遇到的家伙。

「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遇到。」河边说。

「捷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山下一边走，一边用放毕业证书的滚筒在腿间打拍子。

走着走着，我们一起停下脚步。因为，我们又来到老爷爷以前住的地方了。附近的房子也全都被铲平了，目前，这一带是停车场。

「我呢，」山下低头看着已经铺上柏油的地面，支支吾吾地准备开口。在这层柏油的下面，是那片曾经种满大大波斯菊的庭院。

「最开始我妈跟我说她要再婚时，我很不能接受。虽然，我一直想要一个爸爸，可是，一旦有个陌生的男人说要当我爸爸，我又不想了。而且，那一阵子，妈妈常在星期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让我更加反感。不过，我也是在那天晚上才认真去想这个问题的。我心想，如果是老爷爷。他会怎么说呢？」

「就这样，你想通了？」

河边点头。河边的心情，我很能够理解。我到现在，也都常常在想：「如果是老爷爷的话……。」我只要这么一想，就可以跳出混乱的思绪，当下找到答案。这和一般人所说的「活在回忆当中」，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其中还包含了很大的回馈。

「我想我应该可以做好才对。即使是到遥远的国外，我们一家三口，也可以一起展开新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地过，而且，不这么做不

行。」河边像在自言自语，说完，还自顾自地点头。

「你好像大男生了。」山下说。

「是吗？」

「是啊！」

再说下去，就会令人感伤了。我们静静地往前走，来到转角，三人开始互道「保重」。我们都找不出其他的话。于是，我们兵分三路，我往右、河边往左，山下往前。一步、两步……，我一边缓缓走动一边数着步伐，不明究里的人还以为我是个正在与人决斗的武士呢！我原本打算就这么一路走回家，可是，还走不到十步，就听到山下大叫的声音。

「等一下！」

这家伙还站在刚刚的那个转角。我想，当时的我，一定用充满期待的眼神在看山下。掉头而来的河边也跟我一样。看来，我们都觉得刚刚的分手方式，好像少了点什么。

看到我们两人的反应，山下似乎有点受宠若惊，不过，他马上露出一个最圆满的微笑。

「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半夜敢一个人上厕所了。我已经不怕了。」

我和河边简直要昏倒了，没想到，山下继续叫道：

「因为那边有我们的好朋友了。一想到老爷爷，我就好像打了一剂强心针！」

经过短暂的沉默，河边把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发出令人感到唐突的声音，说：「说得对啊！」

我也跟着猛点头。我一边点头，还一边用力槌着山下的前胸跟后背。山下，你这个混小子，我真是服了你，你怎么永远都少一根筋呢？

山下很满足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了一声「再见」，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和河边一脸茫然地目送着他的背影。然后，我看了看河边，我发现，这个一向很会抖腿的家伙，今天露出了我从来都不曾看过的灿烂表情。我觉得有一股沁人心脾的凉风吹来，我对着河边，说了一声「再见」。

「我们还要再见。」

「嗯，一定。」

我说完，就朝自己的方向，全力跑了起来。

后记

我七岁那一年，外公去世了。外公生前很爱喝酒，他常常喝醉。曾经，他倒好一杯满满的日本酒，对着我说：「这是水，你要不要喝呢？」结果，惹得妈妈气愤不已。由于他是个喜欢我行我素的人，所以，连到车站附近买东西，也常穿着及膝的宽松内裤，而这常使得做事一板一眼的外婆，摇头蹙眉。外公以前是电气技师，他的身上常常带着一堆包有黄色或红色塑胶皮的电线，我记得，他老是用电线把五块钱硬币串起来，做为他给我的零用钱。可是，由于父亲管我甚严，所以，当我看到外公把零用钱弄得像夏威夷花圈那样，就不免担心害怕，觉得外公好像玩得太过火了。总之，对我而言，外公和我身边其他的大人——外婆、爸爸、妈妈——是不同「人种」的。我不太知道要如何面对这样的外公，他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老爱说一些没头没脑的笑话，我总觉得，这样的外公，好难靠近。

有一天，外公来我们家玩。外公常常利用爸爸上班不在家的时间来看妈妈，所以，我像平常那样，照样到朋友家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笼罩着不安，我玩得很不起劲，走出朋友家的大门以后，便一路跑了回去。到了家，外公正要离开。我看着外公，哭道：「我不要你回去！」看到一向不会跟外公撒娇的我哭成那样，外公着实为难了一阵。就这样，我第一次和外公手牵着手，一起走向公车站牌。那一天，外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酒味。因为，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了，他不能喝酒了」。

之后，一个月不到，外公就去世了。我常常会想起那一天在公车亭等车的外公，他出奇地沉静，却喜形于色，我每一想起他的那张表情，就会生出无限的悔意，为什么我不多跟外公撒娇、多听外公说话、多和外公相处呢？就因为外公身上的酒气，而极力疏远他？我开始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厌恶。而渐渐的，我的内心起了自然的作用，我开始努力地想要将外公自记忆中挥去。

二十年以后，我遇到了一个人，他和外公一样都是秃头。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秃头的种类不胜枚举」！那个人的「秃法」，正和外公同一类型。

人的记忆，实在是很不可思议。沉睡于记忆底层的外公，逐渐苏醒了。我开始可以看到外公的各种表情。外公每次来家里，都会提着西瓜或香蕉，远远的，会先听到他的叫声，然后才见外公晃呀晃的走来。他看着住在檐下的蛇，说：「有蛇住的家，会有好运。要好好照顾这蛇才行。」就在外公丢鸡肉给蛇吃时，我发现外公的头上有一块肉瘤，从此，外公每次都会一脸得意地看着我，说：「这里面有宝物哦！」……我开始看到了外公的眼神、闻到外公身上的酒味，并慢慢认识了穿宽松内裤、不修边幅的秃头外公。外公死后，我花了二十几年，才终于可以说：「在另外一个世界，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在那里。」

为了想和那曾经被我自记忆中抹去的外公重逢，我提笔写了这个故事。那一阵子，我成了外婆家的「食客」，我在放外公神坛的房间写作。在那之前，我是不敢在放有佛坛的房间睡觉的，但现在，我已经没有这层障碍了。在写作期间，我常常在半夜醒来，对着外公的遗照说：「明天还要加油。」说完，又继续蒙被大睡。通常，这种时候，我都会舒舒服服地作个好梦。

我要把这个故事献给我的外公。另外，我要感谢编辑上村令先生以及督促、鼓励我写成的ひこ·田中先生。还有，也要谢谢相米慎二先生，他是在听我提及此一模糊构想时，叫我「写出来」的人。